此致青年

[illegible]著

90后最赋才情少女作家

[illegible]

[illegible]文化百角香传媒系列 一场浪漫清新的青春[illegible]

COAY Books

目录
Content

- 第1节：在劫难逃(1)
- 第2节：在劫难逃(2)
- 第3节：在劫难逃(3)
- 第4节：在劫难逃(4)
- 第5节：在劫难逃(5)
- 第6节：在劫难逃(6)
- 第7节：在劫难逃(7)
- 第8节：在劫难逃(8)
- 第9节：在劫难逃(9)
- 第10节：在劫难逃(10)
- 第11节：晴天霹雳(1)
- 第12节：晴天霹雳(2)
- 第13节：晴天霹雳(3)
- 第14节：晴天霹雳(4)
- 第15节：晴天霹雳(5)
- 第16节：晴天霹雳(6)
- 第17节：晴天霹雳(7)
- 第18节：晴天霹雳(8)
- 第19节：晴天霹雳(9)
- 第20节：破镜重圆(1)
- 第21节：破镜重圆(2)
- 第22节：破镜重圆(3)
- 第23节：破镜重圆(4)
- 第24节：破镜重圆(5)
- 第25节：破镜重圆(6)
- 第26节：破镜重圆(7)
- 第27节：破镜重圆(8)
- 第28节：破镜重圆(9)
- 第29节：风云变色(1)
- 第30节：风云变色(2)

- 第31节：风云变色(3)
- 第32节：风云变色(4)
- 第33节：风云变色(5)
- 第34节：风云变色(6)
- 第35节：风云变色(7)
- 第36节：风云变色(8)
- 第37节：风云变色(9)
- 第38节：雾色谜团(1)
- 第39节：雾色谜团(2)
- 第40节：雾色谜团(3)
- 第41节：雾色谜团(4)
- 第42节：雾色谜团(5)
- 第43节：雾色谜团(6)
- 第44节：雾色谜团(7)
- 第45节：雾色谜团(8)
- 第46节：雾色谜团(9)
- 第47节：雾色谜团(10)
- 第48节：雾色谜团(11)
- 第49节：真相大白(1)
- 第50节：真相大白(2)
- 第51节：真相大白(3)
- 第52节：真相大白(4)
- 第53节：真相大白(5)
- 第54节：真相大白(6)
- 第55节：真相大白(7)
- 第56节：真相大白(8)
- 第57节：漫漫长夜(1)
- 第58节：漫漫长夜(2)
- 第59节：漫漫长夜(3)
- 第60节：漫漫长夜(4)
- 第61节：漫漫长夜(5)
- 第62节：漫漫长夜(6)
- 第63节：漫漫长夜(7)
- 第64节：漫漫长夜(8)
- 第65节：漫漫长夜(9)

第1节：在劫难逃(1)

楔子

过去的单薄而酸涩的青春，

那些曾经爱过又恨过的人，

得到了一时，却失去了一世。

锦年，此至。

此致，锦年。

[Chapter1] 在劫难逃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如果，那么我会不会重新选择?

会不会放弃执着，放弃对你的锲而不舍，安静地过完我的生活?

只可惜——

从第一次遇见你的那一刻，如果就永远变成了假设。

——以上选自安夏沫的博客。

永远也不会忘记第一次遇见顾安凉的场景。

五月的初夏，樱花在小小的院子里缤纷飞舞，阳光透过绿色的爬墙虎悄悄投落在深深浅浅的地面上。

顾安凉穿过直直的弄堂，白色的旅游鞋踩在污浊的水迹中缓缓而来，最后停在安夏沫对面的一个赤色门前，门已经陈旧地掉了漆，门边还残余被撕了一半的对联。少年有着柔软如墨的黑色头发，眼眸若星辰，穿着白色衬衫的顾安凉勾勒出温和的微笑，眉眼如画。

他向她伸出手：“你好，我叫顾安凉。”

他的身后是大片大片的樱花花瓣，洁白如雪，晶莹剔透，整个世界在那一刻宛如透明。

安夏沫顿时觉得心里的某一个地方慢慢渗透出温暖来。

随着那一声的‘你好’，他们之间仿佛是夏季里生长的肆无忌惮的藤蔓，开始了无休无止地纠缠，很多年后的安夏沫曾经想过，如果那

时候就能够预测未来，那么她还会不会毫不犹豫地握住他的手，一如当初呢？

……

安夏沫看着手机，屏幕上定格着林未央和顾安凉亲吻的画面，地点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是在小树林，虽然说离学校不远但是却因为地势隐秘和隔着两条湖而鲜少被人发觉，曾经顾安凉也和自己约定过，不会告诉第三个人这个秘密。

安夏沫觉得心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挖去一块，生生地蔓延疼痛，再看一遍这个发送彩信的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的号码。

莫久久推开门走进来，她靠在墙边，长长的褐色头发掩饰住眼底的光泽，从口袋中抽出一支细细的女性巧克力烟点燃，烟雾弥漫地竟看不清此刻的表情。

夏雨晴从床上爬下来看见莫久久这副熊样顿时吓了一跳："怎么了？失恋了？吵架了？怀孕了？被人强奸了？"

莫久久没有说话，于是连一直埋头攻克英语四级的黎初七也奇怪地转过身来疑惑地看着她。

突然地，莫久久踩灭了烟头，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的，我怀孕了。"

……

瞬间，空气宛如冻结成冰。

夏雨晴突然干笑起来，扯动的嘴角生硬的有些滑稽："恭喜……恭喜你啊……"说话变得结巴："有没有算什么预产期？还有小孩叫什么名字？孕妇该怎么保护自己什么的知道吗？我帮你上网去查。"

黎初七摘掉自己的眼镜，眼底的忧伤一闪而过，她问："真的假的？确定了吗？"

第2节：在劫难逃(2)

莫久久没有回答，从口袋中拿出两个验孕棒扔在地上，上面都是清晰地两条线。

“你有没有看清楚保质期？其实有的时候化学这东西……”

“孩子……是洛亦辰的？”虽然有点难以启齿，安夏沫却还是打断黎初七的话，问出了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尽管她的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毕竟她自己也是亲眼目睹莫久久对洛亦辰付出的无与伦比的爱情。

莫久久的脊背很明显地僵硬一下。

“夏沫。”黎初七皱着眉头嘟囔。

安夏沫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走向莫久久低着头说：“对不起，我知道是他的，我没有那个意思……”莫久久用力地抱住安夏沫，大力地吸一口气似乎想吸取她身上的温暖，手抓在安夏沫的背上有些疼，莫久久的肩膀微微抽搐，慢慢地，安夏沫感觉到胸前是冰凉的一片湿意。

在安夏沫曾经亲眼看见莫久久狠狠地用脚踩在她第N任男朋友的脸上时，她觉得莫久久的心比石头还要硬上几分，可是当她今天竟然落泪时，安夏沫却仿佛被玻璃狠狠地划上了几道。

她慢慢地伸出手环抱住莫久久瘦弱的身体，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哽咽：“那个……嗯……他知道吗？”记得经历过高三的洗礼之后大家第一次在圣约翰大学这个宿舍见面时莫久久就曾经说过，因为父母离异所以跟了妈妈姓，妈妈希望她的爱情顺利长久于是就叫做‘久久’。

莫久久的爱情一开始是纷乱而复杂的，因为她的美本身就是一种纸醉金迷，不像安夏沫那么单一，黎初七的平淡和夏雨晴的哈帅哥，她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地方有各式各样的男朋友，颇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可是这一切都在遇见洛亦辰的时候戛然而止。

听说他们是在一个酒吧里第一次遇见的，彼时的莫久久正穿着红色的超短裙高筒靴和自己不知道第几任男朋友喝酒，而这时洛亦辰拿着吉他在台上轻声哼唱，长长的发丝几乎遮盖住了眼睑，声音沙哑而动听。

洛亦辰是很帅的，这种帅气和顾安凉不一样，顾安凉是少年的一种俊美，而洛亦辰则更增添了几分男子的霸道，沉稳和野性，那时候莫久久突然像触电了一般，尽管她知道他并不好被驯服却还是固执地推开身上的男人走到台上拉着洛亦辰在众多惊讶的人中大步离开，而洛亦辰，眼睛微微泛着狡黠，任由她拉着离开。

只是，莫久久不知道的是，这次她不再是猎人的角色，被驯服的人，是她自己。

安夏沫看见真正恋爱的莫久久，幸福的完完全全是一个小女人，会经常像猫一样慵懒地眯着眼睛出神，会在深夜起来给他准备第二天的早饭，会因为几天见不到他而魂不守舍，她像是一只飞蛾，不剩理智地冲向那簇燃烧的极为旺盛的火苗，却心甘情愿，至死不渝。

那一夜，月亮如水，谁也没有再说一句话，寝室却也整夜都没有熄灯。

等到接到顾安凉的电话时大概已经第二天早上，安夏沫穿着鞋踏顶着一头乱蓬蓬的稻草头打开窗户，太阳刚刚升到云彩里，周边还有没散的雾气，顾安凉安静地站在楼下，手中拿着白色的塑料袋，温和地微笑。

第3节：在劫难逃(3)

顾安凉。

喉咙里重复着三个字，身体慢慢升腾出暖意，安夏沫擦擦眼角关上窗户飞快地跑下楼。在他有了喜欢的人之后还要待她好……而她竟也还是舍不得放弃他的好……

“安夏。”顾安凉喊她的名字，所有的人都叫她‘夏沫’，她自己也是这么介绍自己名字为‘夏天的结束’，但是只有顾安凉固执地叫她‘安夏’，解释说‘安好如夏’。

他伸出手揉揉她的碎发：“给你。”把塑料袋递过来给她，上面清晰地是‘余记’两个字，他知道她最爱吃‘余记’的包子，可是学校的附近是没有的，所以他每天都会骑着自行车来回四十分钟地买来，风雨无阻。

“今天好像买的格外的多。”安夏沫疑惑地拎了拎重量。

顾安凉有一瞬间地僵硬：“……”脸微微有些红：“你可以分给你的室友吃。”

“可是……”安夏沫皱着眉头，已经若有若无地闻到了里面的芹菜味儿：“你竟然买了芹菜的，明知道我最讨厌这个味道……”

顾安凉搔搔柔软的墨色黑发：“总是有人爱吃的。”

安夏沫低头看着自己没有穿袜子的脚趾头不说话，手却紧紧地握住了袋子。

“记得来上课，我帮你占位子。”顾安凉的微笑好像冰凉的薄荷，“我先走了。”少年转身，阳光在他的背影后黑了一片，安夏沫突然抬头问：“安凉，你没有话要对我说吗？”只敢在他转身的时候问出这句话，害怕看见他对她有所隐瞒时特有的闪烁的眼眸。

顾安凉停了一下，半响：“没有。”

安夏沫仿佛听见了旧时隆隆的火车声，伴随着的张狂袭卷而来的风，那时安夏沫也几乎听不见顾安凉说话，只是看见顾安凉好看的薄

唇在上下地蠕动，眼底干净如一汪海水，等到火车驶去，铁道再次恢复宁静的时候，安夏沫听见顾安凉说：“以后，我们不会再有欺骗，我们要永远在一起。”说句话的背景是在顾安凉家的小猫死了却只是告诉安夏沫被送到乡下奶奶家而被发现的时候。

那一年他们都只有15岁，这个约定却像烙印一般深深地刻在安夏沫的身上。安夏沫看着顾安凉渐渐远去的背影，她从口袋中拿出手机，手机的屏幕上依旧是林未央和顾安凉亲吻的画面，唯美的仿佛是一张画卷。

顿时，仿佛身处在从顶楼一直降落的电梯，快速降落下去。原来，那句话，他已经全然忘记了。

安夏沫走回寝室的时候其他人已经都起来了，她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给你们的早饭。”

“哦？什么时候你男人也能想起我们啊，真是不容易。”夏雨晴开心地拿着包子不客气地咀嚼，突然‘哇’地一口全部吐出来，用手大力地扇着舌头：“搞什么啊，怎么是芹菜馅的？”芹菜总是有一种特殊的中药味道，一般在青春的女孩子中很少有可以接受这个味道，这在医药学中是可以说的通的。

“久久，快来吃饭吧，你现在是一个人吃两个人补，多赚啊。”夏雨晴总是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心情，或许和她生活的环境有关，父母都是高干，就连考上这所大学都是被校长的额外点招，生活就是这样，有的时候你不向权势低头是不行的。

第4节：在劫难逃(4)

莫久久走过去看了半天，终于拿起一个包子回到床边悄无声息地吃，目光没有焦距，似乎有些漫不经心，可是安夏沫知道，那个是芹菜馅的。安夏沫一直都知道另外两个人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莫久久其实很喜欢芹菜难闻的味道。

吃完饭后，黎初七带着还想发表世界长谈的夏雨晴去占上课的位子了，宿舍里只有安夏沫和一直好像都没有存在感的莫久久，她一直在吃芹菜馅的包子，今天芹菜馅儿的包子也特别的多，她却一直吃完了，曾经人家说孕妇能吃，今天安夏沫才发觉了莫久久的海量。

“久久……”安夏沫想了半天终于问：“你打算怎么办？”生下来？还是做掉它？

莫久久抬头露出淡淡的笑意，她的笑容像绽放的罂粟，她说：“夏沫，我们做一个游戏吧。”游戏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安夏沫从口袋中拿出一枚硬币，正面就是留下，反面就是放弃。

“不行。”安夏沫的心一颤，顿时觉得浑身冒冷汗：“这不是我的事情，你必须自己解决……要不然的话……”安夏沫吞吞口水：“其实你可以找他商量商量的。”

莫久久躺回床上，狠狠地用被子捂住了头部：“记得帮我喊到。”

“……”安夏沫把她的被子铺平，小心地盖在莫久久的身上，莫久久露出了脑袋，漂亮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安夏沫，手突然抓住她的。

“安夏沫。”莫久久很少这么连名带姓地叫她，她从床上坐起来问：“我们是不是最好的朋友。”这句话本就不是问句，莫久久也没有带着疑惑的语气，只是仿佛更加确认一下。

“是。”毫不置疑。

“那如果有一天，我背叛你了，你会不会原谅我？”

“会。”

“哪怕抢走了你最心爱的东西？”

“……”安夏沫涌出莫名其妙的恐慌，却在迟疑片刻后还是轻轻地“嗯”了一声。

莫久久突然大声地哭了，哭的声音大到让安夏沫觉得有点刺耳，她紧紧抱住安夏沫的身体，眼泪打落在安夏沫白皙的脖颈上，她一直不停地重复：“傻孩子，傻孩子，傻孩子……”

安夏沫心疼地反抱住她：“久久，一切都会过去的。”

不知道过了多久，莫久久终于平静下来，她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安夏沫同样充满湿意的脸颊，好像喃喃自语：“我何其幸运地遇见你，你又是何其不幸地遇见我呢……”莫久久的眼睛很亮很亮，她的手用力地按住安夏沫突出的蝴蝶骨上，很用力地说：“安夏沫，你听着，我莫久久就算是粉身碎骨也不会伤害你。”

安夏沫看着莫久久此刻的表情突然记起十二月份的圣诞节，那时候的她也是这样的一脸固执地抓着自己的手说：“我想和你成为最好的朋友。”仍旧是坐在这张床上，她们俩个缩在一个被子里拥抱着彼此，冬天的南方，空气是干冷干冷的，两个人都将对方包裹的密不透风，好像只要有一寸肌肤裸露就会结冰，外面是学校的圣诞舞会，黎初七和夏雨晴早早地打扮好离开，于是宿舍只有两个人安静交错的呼吸。

第5节：在劫难逃(5)

莫久久说：“安夏沫，你是这样好的一个孩子。”

那个晚上，窗外是所有人的欢呼笑语，也许是因为太过孤独，也许是因为太过寒冷，莫久久将自己曾经用力紧锁的心扉悄然打开。她告诉了安夏沫有关她的一切，她的父母，她的家庭。

她有一个精神病的母亲和一个抛弃妻子的父亲，父亲在外有了女人，母亲隐忍多年却终究没有保全家庭被迫选择了自杀。最后母亲在醒来之后便忘了许多事情，经常神志不清地拿刀对着墙壁乱砍，眼底血红，莫久久吓的半夜不敢回家，最终却也还是没能逃过厄运，在一天深夜，她的妈妈终于把刀指向了她。

说完这些的时候莫久久的眼底慢慢地湿了一层，雾气一般的瞳孔美的令人心碎，她把自己的袖子揽起来，指着手臂上一道道纵横交错的伤口说：“你看，就是这些，现在虽然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妈妈打的，但是却都消退不了了。”嘴角还留着笑，一脸的满不在乎。

安夏沫小心地抚摸她的伤口，心口像是被撕裂开，这些丑陋的歪七扭八的伤口在她美好如花盘的容颜下是那么的不合适，她突然觉得刺眼，竟一下子用被子盖住她的手臂。

“没用的。”莫久久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嘲讽：“根本就挡不住，冬天过去还有夏天的。”她只是用力地抱住安夏沫，声音略微有些停顿，最后却还是说了出来：“不过，我从来没想过，冬天还可以有个人相互拥抱着取暖。”她的妈妈早已经被社区人员送去了精神病院，好像真的很多年没有看见她了。

安夏沫紧紧地搂住她，莫久久的呼吸浮在了安夏沫的胸口，竟然热热的宛如暖流，突然莫久久大笑：“夏沫，你不觉得这个画面无比淫荡吗？还是你根本就是愿意被我吃豆腐？”

安夏沫叹息：“我……只是想让你有爱。”

莫久久怔怔地看着她半响才说：“安夏沫，你是这样好的一个孩子。我怎么可以伤害你？”那时安夏沫很疑惑，可是却还是忍住了没有去问莫久久，为什么莫久久会觉得可能伤害到自己呢？

“夏沫。”莫久久的手轻轻地梳理安夏沫的长发：“我想成为你最好的朋友。”半天都没有听到安夏沫的回答，她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在告知莫久久她已经睡着了，莫久久把安夏沫身旁的被子又拉紧了一些也缓缓地睡去。

黑暗中，安夏沫睁开双眼，小心翼翼地抚摸着莫久久手臂上的一道道疤痕，仿佛有盐的水洒在了伤口上，她轻轻地附在莫久久小巧的耳边说。

“我也是。”

那一晚，她们两个人就这样相互蜷缩着，像个婴儿一般沉睡过去，安夏沫昏昏沉沉中仿佛听见莫久久说的一句话，“夏沫，我要报仇。”

中午放学的时候，安夏沫在林荫道里再次看见了顾安凉，他的手里拿着两本书，头微微左侧，正在温和地笑着听身边一个女孩子说话。阳光透过薄薄的云朵洒落在林荫道上，温柔地将两个人的影像勾勒的立体而深刻。

第6节：在劫难逃(6)

这个女孩子就是昨天安夏沫手机里收到彩信的主角之一，林未央。关于她的来头，恐怕要比夏雨晴还要厉害许多，她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劳什子的点招，她就是圣约翰学院校长的独女，长相美丽，性格温柔，留学在外多年精通四国语言，的的确确是琼瑶阿姨小说中才貌双全的女一号。

安夏沫低下头，瞬间就觉得自己已经黯然失色。她除了比林未央拥有更早以前的时间认识顾安凉之外，并没有其他更多的砝码，但爱情本来就不是可以用时间来衡量的，这场无声的战役，本就不是势均力敌，自己注定会输得灰头土脸，惨不忍睹。

“你男人怎么在和其他女人说话？”夏雨晴气愤地握起拳头，她自己早就适应了顾安凉是‘安夏沫的男人’这个称呼，现在看见这个画面对夏雨晴而言就像公然捉奸在床一般。

“他不是我男人。”再一次有气无力地解释。

“你男人太过分了，那个小三竟然这么光明正大，他妈的，以为自己是校长的女儿就了不起吗？夏沫你等着，我马上把你男人拎过来。”说完就气势汹汹地走过去。

然后就真的看见夏雨晴揪住了顾安凉的耳朵，旁边的林未央似乎在焦急地说着什么，隔的太远安夏沫完全听不见，只是突然想起夏雨晴对她们自我介绍时说的：“你们可听好了，我的名字可不矛盾，我妈妈告诉我那天本来下雨的，但是我出生的那一刻突然转晴，所以我就叫雨晴，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会因为遇见我而雨过天晴的。”

也许吧，也许现在那个长手长脚龇牙咧嘴的女人真的是个福星也不一定。

安夏沫在此刻竟然还能笑出来。

顾安凉有些狼狈地跟着夏雨晴向安夏沫走来，墨色的头发有微微地凌乱，远处的林未央正焦急地看向这里，夏雨晴走的雄赳赳气昂

昂，宛如革命胜利之时的百万雄狮。

“夏沫……”顾安凉开口时看见夏雨晴的拳头，他后退了一步。夏雨晴却又狠狠地一把把他拉回原位：“快点，快点向你的‘原配’解释你和那个狐狸精的关系。”

顾安凉微微皱眉头，看着安夏沫一如往昔平静的脸，海藻般过腰的长发微微有些泛光，他伸出手轻轻地梳理了一下：“中午去食堂吃饭吗？”

“喂，你怎么回事？你别以为对你的原配施点小恩小惠就让她原谅你们刚才那对狗男女的事情，快点从实招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夏雨晴好像真的看见他们在床上鬼混一般，但是由于嗓门过大，所有路过的人都以这个中心画圆，顾安凉的脸红了一块又青了一块。

“雨晴。”安夏沫制止她再说话，她看着顾安凉说：“我今天不去食堂吃饭，你……和她去吧。”说着眼睛瞥向了站在远方的林未央，解释道：“久久最近心情不好，我要回去照顾她。”

“哦，是这样啊，那我先走了。”顾安凉的微笑像是一根根尖锐的针扎在了安夏沫的皮肤上，如果，刚才没有看错的话，少年是明显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吧，他，本就不想让她去的，不是吗？

第7节：在劫难逃(7)

“安凉，你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安夏沫再一次固执地问，不远处的林未央正在奇怪地看着这里，似乎感觉到了不一样的磁场。

“没有。”再次肯定地回答。

“哦，那，我先走了。”安夏沫转身准备离开，用力地用手擦擦湿润的眼角。

“怎么了？夏沫？”不明就里的夏雨晴奇怪地看着她问。

安夏沫头微微仰起来，长长的海藻发低垂，阳光从云层里滑出来，大片大片地洒落在地面上，晶亮的光地刺痛她的眼睛，泪水止不住地湿润眼眶，她淡淡地说：“没什么，今天阳光太大了。”

阳光真的是太烈了吧。要不然怎么她脸上冰凉的泪水不停地流下来？

希望以后的夏天要温柔些比较好。

那天晚上，安夏沫做了一个梦，好像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彼时的顾安凉还是一个小小少年，却依旧眉眼清澈的样子，乡村一连几天下大雨，水漫过了桥边打湿了蓬松的泥土，脚踩上去仿佛沼泽般一下子就深陷到脚腕处，外面仍旧是雨气弥漫，顾安凉咬着牙背着安夏沫走完一个又一个巷子口，泥水沾满了脚脖，沉重的雨水打湿了顾安凉披在安夏沫身上的衣服，墨色的头发渗透着水滴，远处还能听见偶尔的青蛙叫声。

可能因为是太累了，可能是因为脚底太滑了，总之顾安凉被一块尖锐的石头刮破了小腿，很长的一道口子，血水混着雨水和泥水就更加显得混浊不清，安夏沫用力地咬住自己的手指害怕被顾安凉听见自己的哭声，豆大的眼泪混着雨水滚落到顾安凉干净的脖子里。

“安凉。”

“嗯？”

“你没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比如你受伤了，安夏沫问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月后的事情了，彼时的顾安凉穿着白色的长裤，看不见他那条长长的伤痕。

“告诉你什么？”

“那天，真的谢谢你，可是你受伤了吗？毕竟那么危险……”

“没有。”少年宠溺地摸摸安夏沫的海藻碎发，依旧温和地笑：“瞎想什么呢？”

等到第二天醒来，安夏沫发现自己的枕边湿了一大片，摸起来冰冰凉凉的，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改变的？还是眉目清朗的他，还是那句隐瞒着的‘没有’，却为什么有着赤道与两极的差距？

莫久久的手臂抱着双腿，长发无力地垂在两边，眼睛红肿的像两个核桃，她一夜都没有睡，床边放满了大大小小的一块，一毛，五毛的硬币。

“久久？”安夏沫疑惑地喊着她。

莫久久颓废地抬起头，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光，她的声音沙哑：“夏沫，我抛了很多次硬币，结果都是……不要。”

空气瞬间如胶片定格住。

良久，安夏沫轻轻地拍莫久久的肩膀说：“我帮你上网去查医院，明天我们就去做掉吧。”莫久久的身体微微地颤抖，头埋在安夏沫柔软的胸前低声说：“夏沫，我害怕……”

“没事，我会一直陪着你。”安夏沫说不清这句话是安慰莫久久的还是安慰她自己。

第8节：在劫难逃(8)

黎初七冲进门忽略掉拥抱着的两个人，只是静静地坐在床边，眼睛没有焦距地定格在远方。

安夏沫有些奇怪地看着黎初七，莫久久也在打量着她，两个人无声地询问着彼此，还记得黎初七对她们说自我介绍时那种洋洋得意的表情，“我的名字叫黎初七，因为我是七月初七的那天生的，我妈妈说我的人生一定会得到最好最坚贞的爱情……”那时候少女的脸上尽是棉花糖般柔软的笑意。

此时，黎初七孤独地像一只小鸟，她自言自语：“也许七月初七给我的爱情不是坚贞，而是爱而不得。”鹊桥上的牛郎与织女，注定了遥遥相望。

“初七……”安夏沫和莫久久走到她的对面坐下，安夏沫问：“沈若白是不是……”听到这个名字，黎初七的眼睛闪烁一下却又在片刻之间黯淡下去，她勾起唇角拉出一个大大的虚假的笑容说：“我失恋了。”

整个圣约翰学校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秘密，那就是父亲是这个城市知名富商的小开沈若白绝对绝对不止黎初七一个女朋友，尽管他也是干净而清爽的少年，但是也许是多年优秀殷实的家境给他带来与生俱来的无限优越感，他总是穿着各种世界的名牌，走马观灯地换女伴。

或许这么说也并不准确，虽然沈若白身边经常有各种各样的女孩子出没，但是只有一个人一直把‘沈若白的女朋友’这个称谓稳稳地保持了三年，可以说是一项打破世界纪录的奇迹，而这个人就是黎初七，他们是从高二开始交往的，沈若白甚至为了黎初七放弃出国留学而一起来到了这所学校。

如果沈若白说不喜欢黎初七那是假的，可是如果说喜欢，却谁也解释不清为什么他身边总有来来去去和他关系不清不白的女孩子，沈

若白，有着干净的宛如露珠滑过绿草般清澈的笑容，狭长的眉眼，深刻的轮廓，可是这样一个少年，你却偏偏看不透。

黎初七说：“我们分手了。”冷静的好像是一个在说旁白的人。

安夏沫和莫久久面面相觑，在她们眼里如果两人真的要分不会软磨硬泡到现在，不知道夏雨晴那个八婆多少次在宿舍内宣布‘今天在某某大街几点几分看见沈若白和身穿什么颜色衣服长发还是短发的女孩子亲吻足足十分钟直到交通堵塞’之类的新闻后。黎初七依旧是一脸淡然地继续看书，偶尔会轻轻地：“嗯”一声表示自己真的听见了。一开始所有的人都在可怜黎初七，后来的事情却证明黎初七是对的，在沈若白的心里，无论是谁，都无法与黎初七相提并论，对于他而言，黎初七是他的独一无二。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了？”

黎初七看着两个人，泪水在眼眶里闪烁起光泽，嘴角却仍旧是微笑：“没什么，就是看见他和别的女孩子在一起，所以就分手了。”

“黎初七。”莫久久变得严厉起来：“我们有那么不值得信任吗？”

黎初七垂下眼睑不再看她们，声音很低：“真的没什么，就是这样。”晶莹透亮的泪水直直地变速直线下落在地面上，渐起小小的水圈。

第9节：在劫难逃(9)

“他又不是第一次劈腿，也不是第一次脚踏N条船，最重要的是你也不是第一次知道或者看到……”安夏沫还想说完，黎初七却狠狠地一把推开安夏沫，大声吼：“你懂什么？你的顾安凉永远不会背叛你，你究竟懂得什么是心痛吗？你他妈少站着说话不腰疼，滚出去享受你的爱情去吧。”

……

你的顾安凉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你的顾安凉永远也不会背叛你。

……

这句充满嫉妒和愤恨的话像一个巨锤沉沉地打碎在安夏沫的脑海里，甚至让安夏沫觉得讽刺地有些站立不稳，疼痛像涨潮汹涌而来，只有泪腺发达地落下成串的泪水。

安夏沫也狠狠地推了黎初七一把，像受伤的小兽般怒吼：“你他妈的以为谁愿意管你是不是？你有什么资格说顾安凉永远不会背叛我？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

黎初七和莫久久都愣住了，她们也许都被一向安静淡定的安夏沫此刻无比泼妇的模样给镇住了。

安夏沫的疼痛就好像是自来水管被突然拧开了水龙头，全部都哗啦啦地流淌出来，眼泪甚至打湿了她长长的睫毛让她有些睁不开眼睛：“你们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不知道顾安凉的身边有林未央，你们不知道他们曾经在小树林里接吻，你们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我，连质问他的勇气和权利都没有……”从来都只是一起长大而已，谁也没有给谁确立过什么真正准确的关系，他们就像是同时待在两个区域，兄妹或者恋人，却同样暧昧不清。

时间像褐色的琥珀，凝结在此时。

黎初七轻轻地抚摸着安夏沫细致如瓷的脸：“对不起。”

三个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分不清楚是谁的眼泪落在谁的脸上，三个女孩子好像是藤蔓系的植物彼此攀爬彼此依附，如果说当年的白素贞可以引用长江水漫金山寺，那么今天的三个人完全可以重新建立一条长江。

黎初七说："夏沫，久久，这回我是真的累了。"安夏沫和莫久久都没有说话，她们看着黎初七淡然而悲伤的眼睛，知道她说的是真的。安夏沫突然想起顾安凉，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像黎初七一样经历过痛彻心肺的哭泣之后就将你狠狠地忘记呢?

她不知道她是希望那一天的到来还是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这时，宿舍的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莫久久看到了来电显示说："是沈若白，初七，你要接电话吗？"

"不要。"

莫久久叹息，她拿起电话说："对不起，黎初七小姐现在不在，不过她让我转告你，她不是一道门，只能选择等待有钥匙的人来开，她是一个人，一个可以放弃以前追求未来的人，再见。"说完不客气地挂了电话。

马上，电话铃声又固执地响起来，黎初七说："把电话线拔了。"莫久久抽出白色的电话线后卷起来放在了赤色书桌的抽屉里面："这下安静多了。"刚说完，黎初七的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黎初七利落地打开手机的后盖，拿出神州行的SIM卡掰成了两半说："这下子总算没问题了吧。"可是谁知道，不过十分钟，楼下就传出沈若白的喊声："黎初七，黎初七，该死的，你出来。"

第10节：在劫难逃(10)

脸慢慢变黑的黎初七仍旧无动于衷，安夏沫走到窗户边，楼下是站在宝马车旁边干净俊朗的沈若白，他把双手阔成喇叭状放在嘴唇边大喊：“黎初七，我有话要和你说。”

安夏沫犹豫不决，她看看楼下焦急地沈若白，又看看坐在床边不动声色地黎初七，最后无奈地冲楼下摆摆手示意他离开，她关上窗户甚至还拉上了窗帘，室内慢慢变成了一片灰暗。

黎初七轻轻地擦了擦眼角说：“今天晚上去上晚自习吧。”

安夏沫觉得至少沈若白还是在乎黎初七的，如果顾安凉可以这样，或许根本不用这样，只要和她稍微解释一下他和林未央的关系，她就不会有这么落败和孤独的心情。“初七，其实有的时候不必装的这么坚强，别到以后让自己后悔……”

黎初七突然笑了，嘴唇略显苍白，她恢复了刚才的神情，视线漫无目的地飘向四周，“如果我说，他根本不喜欢我，你们会相信吗？”

“……”

“他喜欢的不是我。”声音很肯定。

后来又加上一句补充的话，“就好像我喜欢的不是他一样。”

……

如果黎初七说的是真的，那么安夏沫不能理解，三年的交往如果不是建立在互相喜欢的基础上，那么这段时间该是多么的漫长，难怪黎初七说她累了，难怪黎初七丝毫不在乎沈若白身边的女孩子……安夏沫的头突然有些痛，最近太多事情像是洪水般涨进脑子里挤的都快要炸裂了，如果要是再这样想下去，脑子会长瘤也不一定。

一切的一切，从安夏沫收到那封匿名的彩信开始，天昏地暗。

第11节：晴天霹雳(1)

[Chapter2] 晴天霹雳

安夏沫快速地撕下贴在公共墙上的劣质纸张，像小偷一样确定周围真的没人之后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她把那张小小的纸团紧紧地捏在手里，似乎还能听到心快速地跳跃声。

莫久久站在校门口，她穿着一席白色的长裙，头发瀑布般柔顺，记得夏雨晴曾经说过莫久久的头发‘就是这样自信’。其实，哪怕在同性的眼里莫久久依旧美的耀眼。

“怎么样？找到了吗？”莫久久的声音也失去了平时的冷静稍稍变得尖锐。

“嗯。”安夏沫把手摊开，白色纸团安静地躺在手心里，莫久久深深呼吸后打开纸团，上面是一串号码，纸张的最左边不大不小的黑体字写着‘无痛人流。’

“真的没问题吧？”莫久久看着那串数字发呆。

“应该吧。”

“真的会无痛吗？”莫久久抬起头的时候光线将她的脸勾勒的苍白。

安夏沫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用力地握住她的手：“我们走吧。”按着那个地址，穿过了无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停在了眼前一个破旧的筒子楼前。

“应该就是这里了。”安夏沫再次核对了一下地址对莫久久说：“我们进去吧，是四楼。”刚准备走，却被莫久久的手拉了回来，她咬住了嘴唇：“我们回去吧。”

“回去？那你……”

“……”莫久久看着这栋楼，眼睛慢慢地向上最后停在了四楼的位置，手指微微发抖，她苍白的微笑如世界上最纯洁的向日葵：“算了，夏沫，我们进去吧。”

安夏沫和莫久久走到四楼的楼道，纸片上虽然写着是‘××诊所’但是找来找去却只有一个小小的房间，门牌号是‘4076’还是‘4079’已经看不清楚，安夏沫迟疑了一下还是敲了几下门。开门的是一个女子，穿的是护士的服装，冷冷地问：“你们有什么事情吗？”

“嗯……”安夏沫的目光向室内看去却被护士的身体挡住视线，护士不耐烦地问：“你究竟有什么事情啊？”

“我们听说这里是……诊所，所以我们来……”说了半天却还是说不出‘堕胎’两个字，安夏沫的脸阵阵青白，她看向莫久久，此时莫久久恢复了一贯的冷漠，淡淡地问：“这里是不是能堕胎？”护士鄙夷地上下打量了一下两个少女问：“是啊，成年了吗？来这里挂个号吧，不过要等一下，里面有个人没有做完。”

“多少钱？”莫久久问。

“看你需不需要麻醉，如果不需要的话只要五百元，需要的话翻一倍。”护士走进屋里拿出单子问：“几个月了？”

“不麻醉？”安夏沫顿时冒出冷汗，心好像被刀子划了一道……如果不麻醉的话，安夏沫似乎能够想象到被一把大剪子狠狠地剪碎皮肤的那种痛彻心肺。

“可不可以便宜一点儿……”安夏沫解释说：“我们都只是学生。”语气中强调了‘学生’两个字，却突然又觉得‘学生’这个身份来到这里的不合时宜，于是低下头不再说话。对于一般的家庭，父母每个月给的生活费不过是八百到一千元而已，这个手术确实是个很大的花销。

“那就别麻醉呗，又不是忍不过去的。”护士没有表情地说完就撕下单子说：“缴费吧，就在我这儿，五百。”

莫久久从包里拿出五百元递给护士，现在的她和站在楼下的她截然不同，她总是这样的，只允许自己有一点儿脆弱的时间，强硬的让安夏沫心疼。

“久久，我们……我们做一个麻醉的吧，我身上还有五百块钱，大不了我们这个月……”说这句话的时候安夏沫觉得眼眶里辣的快要流下泪来。

“没关系。”反而是莫久久宽慰地抱抱浑身冰凉的安夏沫：“你忘记我的手臂了吗？什么样的痛苦都是可以忍过来的，都能忍的。”说到最后一句好像是为自己打气一般，紧紧地皱起眉头。

安夏沫的眼泪落在莫久久的衣服上，此刻她就仿佛拥抱着刺猬，她说：“久久，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我都爱你。”莫久久的身体僵硬，随后好像听见了她轻轻地一声叹息和一句若有若无的‘对不起’。

屋子里面的门打开，走出的是一个男医生，大概三十岁的样子，满脸的络腮胡子，他看了一眼站在这儿的两个少女问护士：“她们也是来做的？”

“是的。”护士把单子给医生。

第12节：晴天霹雳(2)

“你们等一下，这个人刚做完，你们是要麻醉的吗？”医生开始摘下透明的手套洗手，手套上的鲜血几乎染红了整个水池，自来水‘哗哗’地流淌下来，将血水慢慢冲散至无形。

安夏沫的心顿时像一个漏斗，慢慢地沉淀下去。

“不要。”莫久久的声音清澈响亮。

医生惊讶地看了一下她说：“好吧，你去更衣室换一下衣服，等里面的人走了就进去，我去做个准备。”

“好的。”莫久久拍拍安夏沫的肩膀：“在这儿等我。”她走去准备室。

此时，里面的门渐渐地打开，露出来的是女孩子苍白而憔悴的脸和男孩子一脸心疼地擦去女孩鬓角上汗珠的情景，安夏沫突然觉得整个世界在瞬间都黑下去了，如果说用文字来形容安夏沫的此情此景，恐怕不是五雷轰顶也可以称的上天崩地裂了……

疼痛惊涛骇浪地袭来，冰凉的身体几乎突然之间失去了呼吸。

那是林未央和顾安凉。

他们两个人从手术室出来，林未央无力地靠在顾安凉的身上。

安夏沫脑海中一片苍白，嘴唇因为气愤而颤抖的厉害，她眼睛直直地看着顾安凉，手慢慢地抬起后重重地落在少年干净的脸上。

“啪！”地一声，手起掌落。

顾安凉依旧是眉目清澈的样子，每一个轮廓都是让安夏沫熟悉的美好，包括他身上无论冬夏都固有的清清的溪水般的干净味道，但是此刻，一切都这么令她心痛难忍。

顾安凉怔怔地看着她，眼里的忧伤弥漫，他蠕动了一下薄薄的唇最后却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眼底的疼痛明显的好像撕裂开来。

林未央看了看顾安凉又看了看安夏沫，她什么也没问只是身体瘫软地靠在顾安凉的肩膀上，顾安凉没有再看一眼安夏沫，径直地扶着

林未央走过她的身边。

“顾安凉。”安夏沫觉得自己的身体快要爆炸了，她止住自己的哽咽的声音说：“如果你和她从这里走出去，我就再也不想看见你了……”

顾安凉停下了脚步，他悲伤地转过身看着安夏沫，安夏沫并没有回头，只有海藻般的长发柔顺地贴在她挺得笔直的脊背上，现在的她，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依靠，所以只能让自己的身体站的笔直。

顾安凉又看了看身边的林未央，她依旧苍白，脸上甚至还渗出了更多晶莹的汗珠，轻轻地，顾安凉将林未央揽进怀里慢慢地走出门去。

门外是越来越远的脚步声。

安夏沫听着脚步声越来越远觉得自己的心也被慢慢地被掏空，就好像是书本里的蛀虫，一点一点将自己辛辛苦苦保存下来的一切在瞬间啃噬干净。很想叫一声疼，可是在这时才发现，真正的疼根本就喊不出来。

此时，莫久久从走廊外走进来，她拉着安夏沫的手说：“手术不做了。”说完拉着木头人一般的安夏沫头也不回地往出走，里面传来医生的声音：“就这么走了钱是不会退的。”

……

什么也听不见。

第13节：晴天霹雳(3)

什么也看不清。

安夏沫觉得自己好像被压在很深很深的海洋里，肺部因为受不了太大的气压而疼的几乎快要炸开，头部严重缺氧，快要窒息濒临死亡的感觉步步紧逼。

以为自己已经预测到了最坏的打算，以为最多只是站在远处看着他就好，却没有想到，一切的一切假象在刚刚的那一次相遇中轰然崩塌，因为这个诊所最不起眼，离学院最远所以才选择这里的吧，可是，为什么在她选择了这里的同时，他也翩翩选择了这里?

一切，再也回不到从前。

……

两个人一路上没有说一句话，等刚刚回到宿舍，夏雨晴就发疯一般地闯进来喊："夏沫，出大事啦，出大事啦。"她坐在安夏沫的身边说："我告诉你，你有危机了，你男人和那小三已经越来越光明正大了，你要是再不主动出击就要变成他的前妻了，那对狗男女，奸夫淫妇，我他妈的看到就来气，我听说啊，校长好像把两个交换生的名额给了他们两个，应该是去英国，而且还有机会本硕连读呢，怪不得你男人最近和那个狐狸精这么粘乎，像胶皮糖似的，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夏雨晴自顾自地说了一大堆，缺心眼的她并没有看见安夏沫越来越苍白的脸色。

慢慢的，意识变成灰暗的，眼皮越来越沉重，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安夏沫晕倒在床上，窗外稀稀落落的阳光打落在她纤瘦的身体上，像易碎的玻璃娃娃。

夏雨晴惊慌失措，她拼命摇晃着安夏沫，"夏沫，夏沫，夏沫……"眼泪红了眼圈："夏沫，你醒醒啊？"她叫着躺在床上的莫久久："久久，夏沫晕倒了。"

莫久久奔跑过来，两个女孩子混乱地将安夏沫背下宿舍楼，送到了校医室的时候莫久久额头上已经湿了一片，她粗声地喘息着，最后累的蹲在了门口。

“天，我忘记了你是孕妇，你要不要也给校医检查一下？”

莫久久狠狠地瞪了一眼夏雨晴。

校医奇怪地检查了安夏沫的周身，最后下的结论竟然是——中暑。天知道，现在只是三月份而已，可是安夏沫的鬓角上却不时地有热热的汗珠顺着轮廓像泪水般流淌下来。

夏雨晴一直低声喃喃着：“究竟是受了什么刺激啊。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在阳春三月会中暑呢？”

等到安夏沫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窗外残余着大片大片红色的火烧云，几乎燃烧透了整个苍穹，也许，这样的今天，将会化为灰烬。

安夏沫和莫久久一起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雨晴说你最近一定是营养不良，她出去帮你买水果了。”

“哦。”

“初七已经帮你抄好了这几天上课需要的笔记，到时候记得看一看。”

“嗯。”

“安夏沫。”莫久久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眼前这个苍白的像纸张的女孩子，然后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

“啪。”很响的一声，就像上午安夏沫给顾安凉的那一巴掌一样响，果然，打过别人之后自己也会得到报应。脸上像被碳烤，喉咙里隐隐上反着浓厚的血腥味儿。

第14节：晴天霹雳(4)

安夏沫用手捂着自己的脸，眼泪硬生生地逼回在眼角处打转，她淡薄地扬起嘴角微笑：“对不起，久久。让你担心了，我很快就会好起来。”

莫久久苦涩地笑着，紧紧地抱住她用力地揉她的头发，安夏沫微微吃痛，莫久久说：“知道痛了吗？知道痛了吗？如果你再这样好死不活的，我就是你现在这种感受。”

安夏沫搂住莫久久的温暖不肯放开：“对不起。”莫久久却放开安夏沫沉沉地说：“我看见他们了。”

“我知道。”

“我当时很想像你一样给顾安凉一巴掌，可是我没有。”

“为什么？”

“我不想让你心疼……”尽管不那样做，我会为你心疼，但是我宁愿你疼的少一些，因为不久之后你就会知道，我对你有多少个对不起……莫久久轻轻地眨眨眼睛，掩饰了眼眶里的暗潮涌动。

“我们回去吧。”

“嗯。”

“久久，孩子怎么办？”

“我刚才上网查过了，现在还不到两个月，是可以用药的。”

“用药安全吗？”

“……”

两个少女踩着夕阳的余晖走在回宿舍的路上，背后灰色的影子被拉的很长很长，道边的梧桐树叶被风吹起细细簌簌地响动，远处是几只小鸟扑展着翅膀滑过林间。

回到宿舍的时候黎初七已经削好了夏雨晴买回来的水果，夏雨晴以为自己闯祸委屈地躲在门边不敢看安夏沫，安夏沫咬一口红彤彤的苹果对夏雨晴说：“嗯，真甜。”

夏雨晴立刻被地狱升回天堂，她嘻嘻哈哈地跑过来搂着安夏沫，大大地亲了她一口：“我就知道我们家夏沫不会那么小气就生我的气的，对了……”夏雨晴从白色的塑料袋里翻了一会儿拿出了两个绿油油的橘子在莫久久的面前晃晃：“孕妇不是喜欢吃酸的东西吗？因为现在不是季节所以我走了好多地方才买到的，给你。”把两个橘子放在莫久久的手里。

莫久久低头看着这两个颜色翠绿却形象饱满的橘子，一时之间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一波波如潮水的暖意却充满了胸口，她低声说：“夏雨晴，你个白痴。”

“你还不如直接去给她买堕胎药比较省事。”黎初七哑然失笑。

“什么？你要堕胎？那小宝宝很可怜的……”

“那你帮我去生啊。”

“我只能考虑帮你坐月子。”

宿舍里一瞬间恢复了往日的温馨美好，可是安夏沫的笑容却是干涩的，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心里仍旧恐慌的厉害，总觉得一切好像巨大波涛暗涌前的小小风平浪静……

果然，此后的每一天，只要你是圣约翰学院的学生，并且住在A5栋女生宿舍，那么你一定会看见这样漂亮的两个男孩子站在楼下。

一个有着墨色柔软的头发，经常穿着白色的衬衫，干净透彻的眼眸里总是荡漾着缠绵的忧伤，他的手上拿着写有‘余记’的塑料袋从早上有雾水的时候一直等到夜晚星辰坠落天河的时候，然后他会安静地扔掉袋子，慢慢地按照原路走回男生宿舍，但是第二天，你一定还会看见他，斜靠在那棵最古老的梧桐树下，修长的腿，泛白的牛仔裤，碎碎的前额刘海依旧遮不住他的满眼忧伤。

第15节：晴天霹雳(5)

另一个全身上下都是世界的名牌，如果猜想的话说不定他的内裤最差也是CK的吧，他总是开着那辆银灰色漂亮拉风的宝马车，目光也总是看向三楼其中的某一个窗户，干净清爽，眉目清朗，偶尔也会从车里走下来斜靠着车身抽一两支万宝路，他也是从早晨一直等到暮色降临，最后失望地离开，第二天却又神采奕奕地继续蹲坑守株待女人。

夏雨晴偷偷地拉开窗角的一边看见那两个蠢货还是等在楼下的时候绝望地对着天哀号了几声："怎么会这样啊，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想我夏雨晴怎么也算是一个霹雳娇娃，天天这么躲在宿舍里会发霉发臭的。"

"你不知道真正值钱的古董都是被别人深埋后才值钱的吗？"莫久久凉凉地回复她。

"可是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啊，总不能天天吃方便面吧，本小姐已经残废苗条地像一根面了，你们他妈的还想让我变成粉丝啊，现在根本就不流行骨感，女人要有一点肉的懂不懂？"

"你要是再废话，我就让你变成麻辣烫。"

夏雨晴生气地撅嘴，最后还是学着像黎初七一样躺回床上继续睡觉："不管怎么样，睡觉也是可以美美容的。"

安夏沫一直在看自己的手机，手机的屏幕上仍旧是那条彩信，依旧美好干净，她将那张图片删除，胸口剧烈地疼了起来。

此时，一条短信飞跃在手机屏幕上。

顾安凉。

安夏沫的心轻轻地读着这三个字，暖意和凉意交汇，好像是秋天和冬天的临界限，手指颤抖地按了删除的键，却在手机上弹跳出'确定要删除吗'没有思考就立刻按了'否'。安夏沫讽刺地笑笑，终究还是舍不得，于是她打开了那条短信，只有几个字……

瞬间，安夏沫思维苍白。

规范的黑色宋体。

顾安凉说：安夏，孩子不是我的。

……

小时候，安夏沫问顾安凉，他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偏僻穷困的小山村上学？但是只要这样一问，顾安凉眼里就会涌出让人心疼的悲伤，于是，安夏沫懂得再也不去问，哪怕她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爸爸妈妈，哪怕与他相依为命的姥姥终于驾鹤西去，她都没有再问过，只记得，他姥姥死去的那天，顾安凉哭的晕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医生也只说了句过于悲伤才导致暂时失去知觉什么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却错过了姥姥的葬礼，醒来的时候手上只剩姥姥冰凉的照片和照片里苍老而慈祥的微笑。

安夏沫从来就知道，顾安凉其实是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孩子，而安夏沫也知道自己，并不是可以给人安全感的人，很久以前她隐约地就觉得，总有一天他会不属于她。可是当这一天突然就来了，在安夏沫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这么来势汹汹，她还是无法接受。

安夏沫走到窗边看了看站在楼底下的顾安凉，微弱的路灯下，少年还是那么固执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夜晚总是看不见云层，天上只有少许的星星，一轮孤月将顾安凉的轮廓衬托的更加清冷。

第16节：晴天霹雳(6)

终究不忍心，她说：“我出去一下。”走到门口被莫久久拉住手，半响，莫久久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衣服披在她的身上说：“晚上冷，别感冒了。”

“嗯。”说完，安夏沫快步地奔下楼去。

莫久久看着她的背影，长发因为她的奔跑而飞扬起来，小小的身体慢慢地融入了无穷的墨色之中，针扎一般的疼痛从神经里蔓延到四周，莫久久颓废地坐在地上轻声说：“亲爱的，对不起。”

安夏沫走到顾安凉面前，顾安凉刚刚扔掉了手中的‘余记’，看见安夏沫的瞬间，钻石般的瞳孔闪烁了一下，他微微地勾勒出笑容，温和地说：“你来了？”

昏暗的灯光，两个人的影子交织在一起，地上还有风吹动树叶晃动的光斑。

顾安凉张开嘴唇还想说什么，安夏沫的手轻轻地捂住他柔软而湿润的嘴唇，她微皱着眉头，透明的皮肤几乎能看见隐约的毛细血管，泪水晶莹若星。

“安凉，我只有两个问题，你可以选择任意回答一个，但是你的回答也许真的决定了未来……”安夏沫说完这句话时突然觉得特别的矫情，就好像是某些婆婆妈妈的港剧一般‘你有权保持缄默，但是你现在所说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般的啰嗦。

顾安凉默默地点点头。安夏沫收回自己的手。

他低头俯视着她，她抬头仰望着他，中间是彼此身高十七厘米的差距。

“第一个问题……”安夏沫仿佛听见了自己心跳的声音，她舔舔干涩的嘴唇，在黑夜中握紧了拳头固执地问：“你和林未央是什么关系？”

顾安凉的瞳孔猛地缩紧，手无力地垂在两侧，眼底是棉花云层般厚厚的疼痛，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问：“下一个问题是什么？”

空气停止了流动，安夏沫顿时觉得呼吸困难，用力地再次将泪水逼回眼眶，手已经不自觉颤抖，她尽量将自己的身体站的笔直说：“第二个问题……”

泪水还是顺着洁净的脸庞滚落下来，在黑漆漆的夜晚竟然闪着光泽。

“那么，你和我是什么关系？”

顾安凉猛地抬起头，看见安夏沫眼底隐忍的疼痛，心顿时就像是沾了水的抹布被狠狠地拧了一下，顾安凉苦涩地微笑，牙齿白如细瓷，眼泪在俊美的少年脸上滑下最美好的弧线。

慢慢地。

顾安凉转身，在安夏沫拉长的视线里一步一步地走开，画面慢的好像是定格住的胶卷正在慢镜头地调焦，但是，他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一走，便走出了世界，走出了他们曾经彼此的天涯海角。

全世界，在此刻，对于安夏沫来说，已经走到尽头。

她想放声大哭，她想蹲下来用手紧紧地抱住无力支撑的双腿，可是她没有，她骄傲地站在那儿，仿佛是一只洁白而高贵的天鹅，不染一点儿世俗之气。

十几年的相依相伴，在今夜，挫骨扬灰。

似乎注定了今夜的不平凡，很多很多的假象都会像纱布一样慢慢被撕裂，安夏沫走在走廊的时候就听见宿舍里夏雨晴的哭声，充满害怕恐惧的声音让安夏沫的神经一紧，难道……

第17节：晴天霹雳(7)

她快速地跑进去，莫久久已经昏倒在地上，大片大片的血在她的身体底下绽放出一朵朵诡异的蔷薇，细碎的汗珠顺着柔软的头发一路滚下来，牙齿咬破了嘴唇，满宿舍一片让人呕吐的浓重的血腥味儿。

安夏沫克制不住地大吼："到底怎么了？"

"不知道，不知道。"夏雨晴抱着昏睡的莫久久的泪流满面："她说她肚子痛，要去厕所，可是就晕倒在门口，为什么，为什么会流这么多血……"

"到底怎么了？什么事情……"黎初七也从宿舍外面回来，在看见地上的一幕时猛地倒吸一口气，她看看脸色苍白的安夏沫又看着明显已经没有思维的夏雨晴，半响，她说："药效发作了。"

安夏沫突然站立不稳地倒在地上。

"你们还待在这边干什么？会出人命的知不知道。"黎初七看着两个魂魄出窍的人怒吼："快送医院啊。"夏雨晴慌了手脚，她想抬起莫久久，却自己摔倒在地上。

血腥味儿浓烈得几乎充满着整个宿舍。

黎初七的头脑也好像是喷泉'哗啦啦'地迸溅着水花，她慌忙地跑到电话前给沈若白打电话："若白，是我，我是初七，你快点儿来我们宿舍……"黎初七潮湿的眼泪哽咽了声音："久久，久久，要死了。"

……

等到沈若白开着宝马车将莫久久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凌晨两点钟左右，莫久久安静地躺在安夏沫的腿上，无声无息，熟睡的样子好像纯洁的芭比娃娃。

沈若白背起莫久久跑向了急诊室，安夏沫夏雨晴和黎初七紧紧跟在身后，他们看见两个医生慌忙地穿上白大褂，在莫久久的嘴巴上放上氧气罩，就让两个护士匆忙地推进了手术室，甚至还听见挂号的医

生的埋怨："现在的孩子，真是胆大，什么药都敢吃，再晚一点儿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

手术室的灯大概亮了一个小时便熄灭了，医生疲惫地从里面走出来对站在旁边的沈若白说："要好好照顾女朋友，这样子胡来怎么行？"

沈若白脸瞬间红了，刚想解释什么医生就已经脱下衣服走回了办公室。沈若白看向坐在一边一直沉默不语的黎初七，他轻轻地叹息一声，小心翼翼地把她拥在怀里，黎初七闻到习惯的烟草香，听见他令人安心的声音："别再害怕，已经没事了。"

安夏沫和夏雨晴跟着莫久久的移动床走去了不远处的监护室，虽然医生说等醒过来就可以离开了却还是不放心地步步紧跟着，透过透明的玻璃，安夏沫看见莫久久躺在那儿，长长的头发披散在脑后，像睡莲一般安详，也许，这个时候的她，才真正地享受到了片刻的宁静和幸福。

就这样看莫久久很久，安夏沫说："雨晴，你在这儿看着久久醒过来，我出去有事。"她头也不回地离开医院，向远处的黑暗跑去。

时钟一点点地移动位置，窗外的夜色已经慢慢地逼近了夏季，竟然能听得见几声蝉鸣，医院内是明晃晃的光芒，打落在脸上显得格外的苍白。

第18节：晴天霹雳(8)

黎初七和沈若白一直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彼此交错的呼吸声均匀有致。沈若白说：“久久应该没事了，我想……”黎初七皱起眉，好看的眼睛涂满了不耐烦，沈若白没有再说下去，清澈的眉眼里是化不开的浓雾，他紧紧地握住黎初七的手，声音沙哑：“对不起。”

黎初七的眼眸缓缓地对上他的，她问：“她是不是也经历了这些？”

沈若白的身体一震，嘴唇抽动着却还是重复了一次：“对不起。”

“这句话应该不是对我说的吧。”

“……”

“你难道没有去看看她吗？现在说不定已经没有了……”

“初七。”沈若白慌张地解释：“那天我喝醉了，我根本什么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可是事情却已经发生了。”

“你总不会想说你是被她强暴了吧？”黎初七的语言变得尖锐讽刺。

沈若白皱眉，好看的眼睛里滚落着晶莹，他哑然说：“我没有想为自己开脱，可是，可是……那天只有我喝醉了，她并没有醉……”

“难不成你是说林未央在勾引你？”黎初七讽刺地笑出声音来，在这个安静的医院夜晚显得突兀而恐怖：“你也太会开玩笑了吧。”

“……”沈若白痛苦地拉起黎初七的手，将脸埋在她的手掌心，骄傲如狮的男孩子在女孩子柔弱的手心里流淌下滚烫的眼泪，湿了手掌，湿了手臂，也湿了心。

他说：“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黎初七突然有些心疼，眉目俊朗的沈若白，干净善良的沈若白，此时此刻竟然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乞求着她，拜托她，带他回

家。

心的某个地方渐渐变软，最后像是夏天的水蒸气一般缓缓蒸发失散，黎初七抬起自己的手臂轻轻地回抱住沈若白，眼泪落在他充满干净水草味儿的衣服上。

她说："沈若白，你是世界上最傻的孩子。"

沈若白紧紧地搂住黎初七，像是要把她禁锢在他的身体里一样，他说："只要能和你在一起，多傻我都愿意。"黎初七有一瞬间的恍惚，突然想起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情形，那时候他们都在高中二年级，那天的阳光很大，大到几乎要将黎初七的骨头烤化，她蹲在天台上，那是唯一一次撕心裂肺的痛哭，哭得觉得自己要虚脱了，觉得好像要羽化登仙了，忘却自己还剩下几分重量。

夕阳西下，天台上被灌了一次又一次的冷风，几乎让黎初七飞下去，是的，那一刻的黎初七贪婪地看着地面，那里有郁郁葱葱的树木，有小鸟的巢穴，不远处还有花费学校几百万的红色塑胶跑道，夕阳的红色照在这一片祥和里，多么的迷人，于是，黎初七站在天台最顶上，两只手慢慢地张开，感觉到风过耳，感觉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清凉，她慢慢地向前走，只要再跨一步，她的痛苦从此剧终。

却在与此同时，一只宽阔的手掌狠狠地用力一拉，将她带进一个宽阔而干净的怀抱，那个怀抱充满了溪水的清凉味道，也充满了淡淡的烟草香，黎初七狠狠地呼吸，希望将这仅有的温暖吸进身体里。

第19节：晴天霹雳(9)

然后，修长的手指轻轻地揉揉她齐肩的中长发，听见了宛如天使般温和的声音：“如果你放弃了生命，那么你生命里此刻的痛苦就成了永恒。”

那天的沈若白因为上课顶撞老师而被赶出了教室，他百无聊赖地走上了天台，从早晨一直到黄昏，他就靠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看着一个绿衣服长裙的女孩子哭了整整一个下午，不能说风云变色却也令人触目惊心，以至于沈若白在以后的很多很多年中只要一想到那个画面，心就像刀割一般的疼，然后他只能十倍百倍地去爱护她……但是在那时家境优渥的沈若白是从来都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可以这样忧伤，忧伤到哭的嗓子都沙哑了，忧伤到走上了最高的台阶，忧伤到准备离开这个世界。

突然有这个想法的沈若白顿时吓了一跳，他像爬树的猴子一般大气不喘地爬了上去，在最后一步的关键时刻拉住了黎初七的手，心跳几乎跳出了嗓子口。

从那一刻开始，两个人的世界出现了焦点。

他的手，将她整个人，全部拉入了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

不过，两个人之间还是有心照不宣的，黎初七没有主动说过当时想要跳楼的原因，而沈若白也从来没有问过，只是每次在黎初七身边的时候都格外地心疼她。

恍如隔世的时光，变化的是沈若白越来越坚毅的眉眼，不变的是他永远温柔而有力的胸膛，黎初七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沈若白，听见沈若白的声音颤抖：“初七，我们和好吧。像过去一样好。”

黎初七仿佛看见那天林未央哭泣着来找她的样子，穿着素雅高贵白裙子，清汤挂面的发型和柔弱的好像林妹妹一般的眼泪，她站在黎初七的面前深深地九十度鞠躬。

“对不起，请你原谅我们。”

黎初七顿时觉得血液凝固，她的骄傲不允许任何人触碰，于是她鄙夷地看着林未央说：“好，我成全你。”

“可是……”林未央抹掉脸上的眼泪：“你可不可以……让他不要离开我，我知道他很听你的话……可是我是真的很喜欢他……我毕竟有他的……”断断絮絮的音调，软软绵绵的语音，活脱脱一个受冤枉的秦香莲。

当时的黎初七恨不得冲上去狠狠地刷她两巴掌，大声地骂：“我操，你他妈把我当你妈啊，管你爷们还要管你儿子……”阳光洒落在她的脸上，黎初七有一瞬间的晕眩，她只是淡淡地说：“这些和我无关。”

……

和她无关，那么凭什么要她来承担后果?

黎初七闭上眼睛，泪水却依旧流淌落入手心，是谁说过只要闭上眼睛就不会流泪的呢，根本就是假话，她用力地抱着眼前的沈若白，青色的胡渣摩擦着她细腻的皮肤，无比地让她感到安心。

“嗯。”她说：“我们和好吧。”她不是什么观音菩萨可以普度众生，她只是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的小小女人，她需要依靠，她贪婪爱，所以为了眼前的这一切，她宁愿自私地什么也不要管，只想用力地抱住沈若白的温暖，希望溶化在他清澈美好的幸福里。

哪怕不喜欢他，哪怕心心念念的人不是他，可是黎初七知道，此后，她的人生中再也不能没有他。

沈若白，我们之间究竟是谁欠了谁的?

第20节：破镜重圆(1)

[Chapter3] 破镜重圆

安夏沫其实是去找一个人。

一个应该早就应该出现在莫久久身边，现在却像鬼一样失踪的人，已经凌晨4点钟，所有的酒吧都已经打烊关门了，安夏沫就在‘Dance’里面看见了正在收吉他和乐器的洛亦辰。

洛亦辰看见安夏沫的时候停顿了一下，手中的小音箱不经意掉落在地上，他无声地捡起来后又继续整理音乐器材，安夏沫曾经和莫久久来过几次这个酒吧，洛亦辰是这里的驻唱歌手，记得那时候的莫久久一脸骄傲地说：“夏沫，亦辰一定会红，他是最棒最棒的歌手。”

安夏沫也听过洛亦辰唱歌，他的声音沙哑而沉稳，就像是快速驶过去的火车会给周边带来强大的气压般，一不小心就会被吸进去，虽然是些悲伤破碎的歌曲，但是却有着风一般的飘逸。

洛亦辰走出来的时候看见安夏沫在门口等着他。

背着吉他的宽阔肩膀从左边换到了右边，其实洛亦辰真的很好看，就是那种让人永远看不够的好看，狭长的眼眸里是荡漾淡漠的水纹，在小女生的睡前童话里他可以永远饰演王子，无论黑马还是白马，总归就是王子，洛亦辰看着固执的安夏沫半天，没有说话径直地从她的身边走过去。

安夏沫也没有喊他，只是跟着他的脚步走，两个人中间大概有五米的距离。

大街小巷，高楼大厦，无数条斑马线，一直这么走着，他加快脚步，她也加快脚步，他放慢脚步，她就跟着放慢脚步，没有说话，就是这样不停地走。

慢慢的，马路上已经有出来买菜的妇人，出来晨练的老人和背着书包吃早点的学生，云层越来越薄，阳光从不远处的地平线缓缓地移动起来，将整个晨曦笼罩成了温馨的暖黄。

红绿灯交错地变换着，行人们来去匆匆，走走停停，洛亦辰也停在了十字街道口，安夏沫停在他身后五米处，不说话，就是固执地跟着，弯弯的眉毛在小巧的脸蛋上皱成了麻花。

此时，红灯缓缓地变成了黄灯，最后终于变成了绿色，在安夏沫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洛亦辰撒腿就跑，淹没在此起彼伏的自行车的车流里。

安夏沫大惊，不顾疲倦地用跟了他两个小时的疲惫双腿也追随着他的身影跑起来。

少年的跑步快而稳重，柔软的亚麻色头发在晨曦的微弱光晕中干净而整齐，随着自行车的车道，随着川流不息的人群，在路上不要命地奔跑，细密的汗水顺着少年深刻地轮廓低落，背后湿了大大的一片。

少女累的不停地喘息，肺部生疼，她的眼睛一直盯着前方的影子，觉得脚步越来越沉重，头发打落在肩头竟然有湿漉漉的感觉，安夏沫紧跟着洛亦辰，也继续不要命的奔跑。

穿过了街头巷尾，穿过了两所学校，穿过了市中心最大的那家博物馆，两个人就好像CS中的警察与土匪，都不要命地在继续着无声地追逐游戏。

第21节：破镜重圆(2)

终于安夏沫觉得自己有些缺氧，汗水已经彻底湿透了衣服，头突然觉得沉重，脚步慢慢停了下来，脚却在此时被狠狠地扭伤了，对面一辆巨型的卡车摇头摆尾地疾驶而来，巨大的车灯照射的安夏沫几乎睁不开眼睛。

手被用力地一拉，安夏沫被洛亦辰没有一丝温柔地拉到了马路的另一侧避免了这场灾祸，她有些惊魂未定，甚至思维还没有彻底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听见卡车上的人怒吼："操，不要命了，妈的。"

当一切都恢复平静的时候，安夏沫和洛亦辰坐在绿油油的草坪上，那时候已经接近八点，阳光晒干了草上的露珠，露出淡淡的泥土清香。

洛亦辰无奈地叹息，一副'被你打败了'的神情，其实他第一次见到这个看似安静的女孩子之后，洛亦辰就知道她的身体里有别人无可比拟的固执。

"说吧，找我什么事？"风吹乱洛亦辰的头发。

安夏沫看着蔚蓝的苍穹，远处是广场上放飞的成群的白鸽，她说："唱首歌听听吧。"

洛亦辰眼神里瞬间闪烁着惊讶，他撇撇嘴角，从琴盖中拿出心爱的吉他，稍微试了几声琴弦，清脆宛如风铃的声音回荡在空旷的公园里。

阳光从洛亦辰的身后打落过来，好像金色的雕塑被固定住，美好的眼睛里是水一般的跌宕。他的声音依旧沙哑而略带悲伤，是那首哈林的歌曲《情不自禁》：

"……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敢让自己靠的太近。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

声音飘荡的很远，仿佛是心里堆积了很久的一种爆发和倾诉，不知道过了多久，安夏沫才晃过神来时，洛亦辰已经装好了吉他，闭上眼睛安逸地躺在了绿油油的草坪上。

安夏沫问：“这是你想对久久说的话吗？”

“……”

“还是因为你不够喜欢她，所以不敢接近她？”

“……”仿佛没有听见般还是没有说话。

“或者是因为你太过喜欢她，所以才准备放弃？”

“……”

安夏沫对洛亦辰的态度不满，报复般地，安夏沫握拳连根拔起一把小草说：“洛亦辰，恐怕还没有人告诉你吧，莫久久怀孕了。”

洛亦辰猛然地睁开眼睛看向安夏沫，似乎想确认一下刚才听见的这句话的真实性。安夏沫挑衅地看着他，重重地重复一遍说：“是真的，只不过，已经打掉了。”

洛亦辰的身体僵硬片刻，他的眼睛转向他处问：“你想让我怎么做？”

“既然她有了你的孩子，而且现在她的身体很不好，所以……”

“直接说就行了。”洛亦辰粗暴地打断安夏沫的话，安夏沫看见他眼眸里徒然升起的怒气，说：“她，现在也许比以往的每一刻都更想见你。”

“……”洛亦辰再次闭上了眼睛，安夏沫看到一滴剔透的泪水顺着少年长长的眼睫毛一直滑落到地面上，他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抓住草皮。

第22节：破镜重圆(3)

云彩变得厚重起来，大片大片的灰色慢慢地盘旋在安夏沫的头顶上，像蘑菇一般层层叠叠，安夏沫知道，马上好像要下雨了。

洛亦辰问：“她在哪个医院？”

“我可以带你去，她现在还在观察室内。”

“嗯。”

安夏沫和洛亦辰走到医院长长的走廊，不远处已经听到莫久久病房里的笑声，夏雨晴一边给她削苹果一边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傻娘们，一副潘金莲寻找西门庆的样子，还趾高气昂的，没想到吧，和《水浒传》一样，现在她旁边站的标准一武大郎，不过听说是个卖猪肉的暴发户……”

此时，黑色的长廊内明晃晃的几下白色光线，安夏沫皱着眉头看着窗外，已经是闪电了，果然立刻就听见打鼓一般轰隆隆的雷声，像是被云层遮住了传递，音调很低。

“还有我给你说一笑话，超级A的，说是什么姐姐领着弟弟坐公共汽车，弟弟看见马路上两只小狗在交配就问姐姐那是在干什么，姐姐有些不好意思就说，它们是在打架。这时候身后的几个高中男生听见了这个解释就哈哈地笑，那个姐姐狠狠地瞪了他们一眼，没想到其中一个男生挑衅地说，看什么看，想打架啊。”夏雨晴眉飞色舞地说着：“怎么样，A不A？”

莫久久咬着苹果淡笑：“你就不能说一点儿正常的事情吗？”

夏雨晴的眼睛放光：“有啊有啊，你知道隔壁宿舍的那个王若旭吧，那个女的上个礼拜给咱们学院大三的一个学长写情书，可是没想到啊，那封情书昨天被退回来了，学长在上面写了几个字‘错别字太多，请订正’，订正完之后再拿去审批，那女的丢人丢的整个学校贴吧都知道了，可也不能怪学长啊，谁叫当时他正在研究学术论文呢。”

莫久久无奈地看着她：“算了，你还是讲你那些不正常的吧。”

安夏沫推开了门的时候莫久久的脸上还是带着淡淡的微笑，可是就在莫久久的眼光打落在另一个走进病房的身影时突然地僵硬住，灿然的眼眸突然黯淡。

洛亦辰站定在门口，不再走近。

莫久久手中的苹果滚落到地上而毫不知觉。

空气定格。

窗外终于滑破最后一丝阴暗，下起了倾盆大雨，雨水打落在透明的窗户上有着均匀的响声。窗外的爬墙虎在风中有着仿佛要滴落下的绿色。

夏雨晴赶紧去关窗户，她嘟囔着："真奇怪，为什么英语单词中的倾盆大雨要有什么下猫下狗呢？"一边还奇怪地摇着头，在转身看见洛亦辰地时候惊讶地"啊"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对夏雨晴天生自来熟实在没办法，她笑嘻嘻地说："你也真是的，洛亦辰，就算你拼命给你儿子赚奶粉钱也不能忽略她们娘俩啊，你看吧，这下好了，没有经过你的同意，你女人就把你和她辛苦缔造出来的共和体给'咔'地毁灭了，有你哭的呢。"

莫久久听见这话时，脸色煞地惨白，在明晃晃的闪电下，竟然有种让人战栗的感觉。洛亦辰却只是看着莫久久，握拳的关节在空气中吱吱作响。

第23节：破镜重圆(4)

夏雨晴看着两个人之间奇怪地磁场挠了挠头说：“有什么关系啊，不要这么悲伤，一个孩子而已没什么的，不要这么小心眼。”夏雨晴郑重地拍拍洛亦辰的肩膀说：“我相信你的‘能力’和‘活力’，你很快就会让我们再有好消息。”

洛亦辰狠狠地瞪她一眼：“出去。”

“嗯？”夏雨晴显然被吓了一跳，浑身一个哆嗦诧异地问：“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夏雨晴。”安夏沫拉住她细细的胳膊：“你知不知道你很无聊，跟我回宿舍去。”

“回宿舍？喂，大姐，外面在下猫下狗啊，你怎么要拉我回去，而且我要陪久久，要不然很孤单的。”

“回去。”安夏沫不容商量地将她往外拉，夏雨晴一脸地不情愿：“好啦好啦，走就走吧，手臂脱臼了你给我赔哦。”说完夏雨晴露出一个大大的暧昧的笑容给室内僵硬的两个人：“你放心，我们这两个‘瓦特’走了，你们就好好地……”夏雨晴给洛亦辰眨了下眼睛惋惜地说：“洛亦辰，不过我得提醒你，医生说久久需要休息，这一个月你就不要‘劳累’到她了。”

“夏雨晴。”安夏沫捂住她的嘴，夏雨晴只发出呜呜的声音：“跟我走，你个挨千刀的。”辛苦地把夏雨晴拉到门外，安夏沫小心翼翼地关上了门。

“夏沫。”夏雨晴眨眨眼睛：“你就不好奇他们会说什么吗？”

“回宿舍。”

“夏沫……”恳求的语气。

“回宿舍！！”安夏沫拉住夏雨晴：“我们管到这里就可以了，你再这样插嘴，恐怕好事也泡汤了，和我回去。”

“可是雨真的很大。”

“沈若白在外面等我们。”

“哦，小宝马啊，那我们快走吧。”说完跑的比兔子还快，安夏沫看着她蹦蹦跳跳的背影突然有些羡慕起来，如果每个人的青春都像雨晴一样简单而快乐，那么这个世界就会简单很多。

相对于走廊上渐行渐远的两个人，室内则是一片安静，莫久久低着头，双手无意识地蜷缩在一起，洛亦辰一直保持着站立的姿势定定地看着床上的莫久久。

“久久……”

“是夏沫让你来的吧，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你还来做什么？”莫久久的声音利落的有些冷酷。“你要多注意休息。”洛亦辰坐在她的床边，没有理会她的话继续说：“要懂得好好照顾自己。”

“那天晚上是谁说的呢？”莫久久仰起脸颊，眼睛里湿润出厚重的雾气，讽刺地说：“说，莫久久，我们分手吧。莫久久，以后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再管你，这是谁说的呢？”莫久久转头看着洛亦辰。

洛亦辰皱起眉头，他忧伤地轻轻抚摸着莫久久的脸颊，声音疲惫：“是我说的……”他紧紧地抱住莫久久，力气大到让莫久久有些窒息，他在她耳边吐出炙热的气息，他说：“可是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

根本做不到。

简单的五个字像是一股强大的洪流在瞬间冲破莫久久建筑在内心的封闭闸口。

第24节：破镜重圆(5)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莫久久觉得自己就是一道门，洛亦辰就是世界上最对的那一把钥匙，无论怎么改变外观，内外都是最最契合的一对。

果然，因为这五个字产生的强大的征服的能量，莫久久的眼泪决堤，她狠狠地抱住洛亦辰，手握成拳头用力地捶打着他宽阔的肩膀：“混蛋，混蛋，混蛋……”不知道是在骂谁，也许是洛亦辰，也许是自己，明明知道他是个混蛋却偏偏无法抵抗他。

洛亦辰一声不吭地任由莫久久捶打着自己，亚麻色的碎发在空气中轻微晃动遮住悲伤的眼角。

那天，在莫久久知道自己怀孕的那天，在洛亦辰租的大概十坪米的家里，洛亦辰愤怒地将吉他摔在了地上，两根断裂的琴弦在空气中发出颤抖的音符。洛亦辰已经分不清楚为什么会这么愤怒，是以前莫久久对自己的欺骗？还是现在莫久久对自己的供言不讳？或者是……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一切喜怒哀乐都被眼前这个张扬美丽的女孩子所影响时，对自己骄傲的那种亵渎？

总之，也许是所有这一切促使了他强大的愤怒，他甚至失去理智摔坏了自己最宝贝的吉他。莫久久冷静地说：“你说的没错，不管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洛亦辰看着她，伸出手想狠狠地甩莫久久一个巴掌，莫久久也固执地没有动，最后，洛亦辰的手徒然地放了下来。

洛亦辰在那天早上收到了一封匿名的邮件，他打开的时候只看见了几个字，‘这是莫久久的博客，密码是你的生日。’然后下面一排是博客的链接地址。洛亦辰好奇地打开博客的链接，他输入自己的生日就真的进入了属于莫久久的像日记一样的私人空间。

之所以开博是因为有很多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对身边的人说，于是她选择把这些记录下来，但她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洛亦辰会

来到这里，会看了她的全篇计划，而代价是，他们之间受不了一点风雨飘摇的爱情在瞬间粉身碎骨。

“莫久久，我们分手吧。”

“莫久久，以后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不会再管你。”

“莫久久，你想堕落就尽情地去堕落吧。”

洛亦辰说出这三句话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身体都仿佛被挖空了，心痛好像是几千只蚂蚁在内脏的啃咬，他颓废地坐在地面上，干净透彻的眼睛是湿润如珍珠。

“你说的是真的？”莫久久不可思议地问，疼痛好像把她的身体都撕裂，慢慢地，她的眼睛恢复了平常的波澜不惊，她再次确认一遍：“你说的是真的？”

“……”洛亦辰没有回答。

“好吧，如你所愿，我答应你。”莫久久的脊梁因为挺的笔直而有些生疼，她一步一步在洛亦辰悲伤的视线里走出这个房间，走出那条阴暗的走廊，走出有他的，美好而安心的世界。

莫久久不知道什么是乞求，她也不想在任何人的面前露出软弱，在走出洛亦辰家两个巷口的时候，她终于蹲下身体大哭起来，手捂着嘴巴，牙齿咬在手臂上不肯发出声音，只有眼泪像雨水一般滑落。薄凉如水的夜晚，天空中是厚厚的黑云，偶尔几颗小星星闪烁着微弱的光。

第25节：破镜重圆(6)

莫久久是孤独的，她从小到大已经无数次品尝到这种孤独而无力的滋味，小时候有一次自己好不容易存钱买了一块巧克力，却被路边的孩子抢走，自己还无力地被打倒在地上，那天，小小的莫久久看着那几个孩子的背影就暗暗发誓，自己一定要足够强大，强大到让这个世界不敢对她说‘不’，而她也做到了，在她高一的那年，那几个抢过她巧克力的孩子被拉到街尾狠狠地被她当时的男朋友打的遍体鳞伤，那一刻，莫久久的心里是从来没有过的淋漓尽致的快乐。

所以，莫久久的思想很简单，想要的东西只能靠自己争取，她深切地知道一个道理，如果在这个世界上连自己都不能够保护自己，那么，就真的没有人，可以再来保护你。于是，当她头也不回地离开洛亦辰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面前有一个巨大的屏障，硬生生地将自己和他分开在两个鲜明的区域。

也许，再也回不去了。

真的，回不去了。

……

窗外的雨丝毫没有停歇的样子，淅沥的雨丝像六弦琴的声音，地面上蒸腾出一片温柔的湿意。

莫久久轻轻地在洛亦辰的耳边说：“对不起，亦辰。”洛亦辰怔怔地看着她，少女的脸庞宛如白瓷般光滑如镜，她微笑的弧度，上升的嘴角都是他第一次见到她时的那种明亮与美好，她说：“我放弃了，这个计划我放弃了。”手指迅速地压住了洛亦辰的嘴唇：“不要再问我为什么，也不要太奇怪。”

莫久久靠在洛亦辰的怀中，手指抓着他的衣襟：“我本来就拥有的太少，我真的，真的……”说的很用力，莫久久擦去眼角的眼泪：“不想再失去了。”洛亦辰紧紧地搂住莫久久，她的身体纤细的好像风吹过

就会摔倒，他说：“你不会再失去了，我不会再让你失去任何东西。”语气沉稳而内敛。

莫久久淡笑，慢慢地她闭上眼睛，均匀的呼吸流连在洛亦辰的胸前，她安静熟睡的模样让洛亦辰忍不住地心疼，宽阔的手掌轻轻地拍打着莫久久的后背，像是最初相识的那种心疼，只不过不是她记忆的那个在酒吧的晚上。

其实，他们很久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或许只能说是，他认识她，那个时候，她还不认识他。

高中时，洛亦辰其实是住在莫久久家楼下的，他不止一次听见了楼上女人疯狂的嘶吼声，拿着刀的追赶声和莫久久惊慌失措逃离时错乱地脚步声，有一次两人正好同时下楼，洛亦辰第一次看见了莫久久的眼睛。

那里不是惊恐，不是眼泪，像深潭一般，黑漆如夜却闪烁星辰，是一种奇怪的固执和心疼。洛亦辰觉得莫久久的眼睛像是一个黑色的迷惑的漩涡，要不然为什么自己只见过一次就深深地陷进去了？

莫久久只是匆忙地看了他一眼并没有在意眼前的少年，以至于后来两人在酒吧里的相遇，只能说是相遇而不是偶遇，因为那全部是洛亦辰自编自导的一幕剧，甚至洛亦辰还以危害公共安全为名打电话给小区的管理人员，强行地送莫久久的妈妈去了精神病院，这个秘密他永远也不会告诉她。

第26节：破镜重圆(7)

莫久久熟睡的样子像个娃娃，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动，打落下扇形的阴影。洛亦辰无声地叹息，莫久久，她就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和血液骨髓融为一体的一部分，缺一不可，可是，他该拿她怎么办呢?

窗外的雨慢慢地停息，空气中弥漫着绿色小草般的甜味儿，洛亦辰抱着莫久久，两个人就这样慢慢沉睡，安静的地老天荒在纯白的世界里淡然流逝。

洛亦辰……洛亦辰……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其实我真的不想伤害我最爱的人。这个人不仅是亲爱的你，也是我亲爱的夏沫。

最最亲爱的。

以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在这个世界里，像两只蝉蛹裹在茧里，相偎相依。

再也不去管这世间的其他事情，哪怕是两个缩头乌龟，只要在某一个角落幸福地生活，也一切，现世太平。

……

时间已经越来越接近夏天，六月在南方这样的城市已经升温的很明显，蝉鸣声此起彼伏，宽阔的柏油马路旁边是一排排的香樟树或者法国梧桐，在细碎的阳光里悄无声息地晃动，臭美的女孩子已经穿起了薄薄的纱裙明争暗斗地开始比拼回头率。

夏雨晴，如果说除去她很欧巴桑的性格她其实是秀外慧中型的美少女，她有着南方人得天独厚的白肤，大眼和小巧的嘴唇，此刻的她穿着白色的百褶裙闷闷不乐地走在马路上。

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只是她嫉妒了，极大极大地嫉妒。

自从莫久久的‘流产’事件以来，莫久久就成为了整个宿舍的宝贝，好像是个鸡蛋壳，谁也不能多碰一下，而洛亦辰也总是来宿舍，

那时候黎初七就会很识趣地目不斜视率先离开，然后安夏沫就连拉带扯地也把自己拉出去，美其名曰‘日光浴’。妈妈的，如果三十多度也叫日光浴的话，那她现在整个就是一太阳能热水器。

手机铃响，夏雨晴气呼呼地接过电话：“夏沫，什么事啊？”

“你现在在哪儿？”

“干什么？”

“记得去学校旁边的沙锅店，我们在那儿等你。”

“你们让我去我就去啊，我本大小姐才不是……”

“十二点半，记得先去定位子，人太多了。”说完安夏沫就挂断了电话，夏雨晴看着手机屏幕慢慢地暗下去气的鼻子嘴巴全往上翘：“真讨厌，让我定位子还不客气点儿。”说完径直向沙锅店走去。

阳光直直地透过宿舍三楼的窗户打落在干净的地板上，安夏沫把打扫好的拖把和扫帚放在了门后，擦擦额角均匀的汗珠靠在墙边。

久久和洛亦辰出去了，初七和沈若白去阅览室了，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宿舍，她看着干净的被单被褥苦涩地闭上眼睛，自己一直在这样浪费时间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就好像自己拼命让自己忙碌起来，背英语单词，考计算机，上了好几门选修课，其实，都只是在逃避。

逃避顾安凉，逃避这个干净的宛如水墨画的少年，逃避他们之间十几年牵绊着彼此的往事。顾安凉，安夏沫即使现在轻轻地发出这几个音节，心还是会突然地疼起来。

第27节：破镜重圆(8)

也许不是最初的想法，可是到达了终点，谁也没有办法改变结局，就好像洛亦辰和莫久久一样……

安夏沫坐回到床上，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洛亦辰和莫久久依旧好像从前般如胶似漆，或者说两个人的关系比起以前更加亲密，但是为什么安夏沫感觉到洛亦辰的眼睛里充满了不可忽视的忧伤？世人总是说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无论什么事情眼睛总是骗不了人的，洛亦辰的眼睛总是深不见底，却让人莫名地觉得孤独和寂寞。

而且他们两个人……

安夏沫想起几个小片段，每次洛亦辰似乎都非常了解莫久久，他就真的像一个合格的贴心的丈夫，而她是一个柔情的美好的小妻子，他们之间的爱情平淡如水，或者说是相敬如宾的……但是，如果真的轰轰烈烈地爱着，就像她自己爱着顾安凉那样爱着，那真的可以做到相敬如宾这样的地步吗？

这样处处小心，处处逃避，处处遮掩，处处透着疏远和防备的生活，就好像是一个金玉花哨的外壳，仿佛一触即碎，这样的爱情，还能叫爱情吗？

窗外是薄薄的云层，打落下宛如蝉翼的晶莹，梧桐树干上偶尔有着深深浅浅的痕迹，不知道是比身高还是量尺度时留下来的。在夏雨晴吃了三份炒凉粉之后，三个女孩子像蜗牛一般慢悠悠地走到了沙锅店，摘下了太阳眼镜，屋外又是一片金黄。

“雨晴，你穿的很清凉啊？”黎初七取笑她。

“我哪里像你们啊，我没有爱情，只能用自己的薪水弥补自己的空虚。”夏雨晴说的眉飞色舞：“唉，你们有爱情可以滋养你们的×道，我只能用眼前的事物来滋养我的食道。”说完向站在柜台边算账的老板喊道：“我还要一碗牛肉凉皮。”

莫久久皮笑肉不笑："你还可以吃点泻药顺便再滋养一下你的肠道。"夏雨晴吃了满嘴的凉皮停顿下来，她艰难地咽下去："莫久久，你真他妈地恶心。"

黎初七无奈地摇头："我今天收到一个电话，打电话来的是你弟弟。"她好笑地说："雨晴，你弟弟要来谋杀你，说是因为一篇论文的事情。"

"论文？"夏雨晴纠结了一下才点头说："哦，我想起来了，这可是我有史以来最最绝唱的佳作，保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天地泣鬼神……"

"什么题目啊？"

夏雨晴眉开眼笑，一副崇拜自己的快要死了的白痴表情说："是这样的，题目是'以一只狗的名义诉说寄人篱下的生活'，然后我弟弟不会写就让我帮他写了一篇。"

"你写的什么？"

"我都有点佩服我自己了。"夏雨晴挤眉弄眼地说："我就给他写了一片巨作，保证名垂千史，全文一共三千字，通篇只有一个相同的字。"

"……"

黎初七笑了，从口袋中拿出那篇文章说："我看过了，还真的是绝唱，让人汗颜啊。"她说完就把白纸打开，安夏沫和莫久久在看见上面的内容时都有如被冰冻住般僵硬。

第28节：破镜重圆(9)

安夏沫看了很久后竖起大拇指，甘拜下风地说：“夏雨晴，你真是世外高人。”

文章的内容如下：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汪汪。汪汪!

汪汪。

……

（以下省略无数‘汪汪’）

署名：汪汪

莫久久感叹：“果然，这个世界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几个人嘻嘻哈哈的时候，夏雨晴突然拍着桌子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嗯，我想过了。”她说的郑重其事，“从现在起，在我面前经过的第十个男生我就要他做我男朋友，老娘也要享受一下爱情是什么劳神子的玩意儿。”

“是吗？那我们帮你数着。”

莫久久拿着手机，顺着从远处走来的男生一个一个地拍摄下来，夏雨晴紧张地看着，眼前的一个个不是脖子粗就是有张太过‘青春’的脸，她唉声叹气：“凭什么上天对我这么不公平啊。”

刚刚说完这句话，上天就从天而降了苏泽谦。

不过当时的苏泽谦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必杀美少年，毕竟他是摇摇晃晃走来的，明显是喝多了，手中仍旧拿着一个白酒瓶，像喝水一般发疯地灌下去，外面的阳光猛烈地站在他的周身，真的好像要烧着了。

莫久久冷静地指着苏泽谦说：“夏雨晴，就是他了。”

夏雨晴一脸地受不了："大姐，有没有挽回的余地，谁都有口误……"还没有说完，苏泽谦竟然径直地走向夏雨晴，尽管喝醉眼眸里仍旧是温柔的波光，温热而充满酒气的呼吸吹打在夏雨晴的脸颊上，他淡淡地笑着，然后在所有人成石膏状时突然吻上了夏雨晴的嘴唇。

他说："请不要利用我。"然后晕厥过去。夏雨晴呆愣着，嘴唇颤抖半秒，她狠狠地扇了躺在她怀里睡着的苏泽谦，怒吼："我操，老娘的初吻。"

莫久久两手一摊："这不是正好合了你的意吗？他睡着了，你可以为所欲为了，我们非礼勿视。"冲了老板喊了一句："我们的牛肉砂锅带走。"

夏雨晴不可置信地看着三个人："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她指着晕倒在她怀里的苏泽谦。

"不是你男朋友吗？难道还要我们帮你搞定？"黎初七拎过老板装好的塑料袋，然后手潇洒地一伸，一辆红色的TAXT就准确无误地停在了黎初七的面前。

三个人上车之后，黎初七潇洒地给了夏雨晴一个飞吻："祝你的第一次约会成功，最好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下手，你也知道的，世界上一切公的都喜欢赖账。"她摇上黑色的窗户对司机说："走吧。"

夏雨晴牙痒痒地看着红色的TAXT消失在眼前，"黎初七，你有什么好嚣张的，不就钓到一个凯子沈若白吗？娶你这样的窝囊废，早晚他破产要饭。"此后，腿上的'东西'皱着浓眉轻轻地哼了一声，夏雨晴捏着他的脸死命地掐："起来，你个猪头，老娘不是卖豆腐的。"

安夏沫在车开出很远的时候还在回头看，不安地问："雨晴一个人真的能搞定吗？"

莫久久挑眉："那婆娘有什么好担心的，我更担心那个男的。"

"就是，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黎初七的眼睛看向了窗外，安夏沫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心突然'嘎嘣'一声疼起来。窗外是通过

校园的林荫小道，很多对情侣都在中午吃饭的时间手牵着手来到这条小吃街，比如现在的，情侣之中最最耀眼的两个人。

顾安凉，林未央。

已经有多久没有看见他了，安夏沫已经记不清楚，只是，那‘余记’的包子每次在早晨她们出去上课的时候都工工整整地摆在了门房，白色的纸片上面是顾安凉刚劲有力的笔迹，安夏。

顾安凉。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却还是和你越来越远?

第29节：风云变色(1)

[Chapter4] 风云变色

越来越接近夏天，空气里变得稀薄而燥热，南方的梅雨季节会持续的很长，往往会一日三变天，安夏沫看着窗外滴滴答答地雨声许久都不说话。

黎初七从电脑前把U盘拔下来递给莫久久：“上次你不在，我正好用U盘就先拿了你的。”莫久久看着黎初七，脑海中突然像焰火般奇妙的恍惚，她接过U盘懒懒地问：“你的计算机四级过了？”

“嗯。”黎初七关闭电脑伸了个大懒腰，摘下学习时才会用的黑框眼镜，像滩泥般躺在椅子上，慢悠悠地说：“别告诉我没有提醒你们啊，明天好像要考高数。”

安夏沫诧异：“不是下节课考高数吗？”莫久久皱眉：“什么？那刚刚我们考完的那科不是高数吗？”夏雨晴猛地从被窝中钻出来：“什么？我们这学期有学过高数课吗？”

“……”

中国的大学生是社会光明正大的允许他们嚣张，就好像安夏沫和莫久久从来都没有上过早上的早读一般，大学生活除了考试前几天之外与学习是搭不上边的，记得在大学里有句话是这样的，‘运气差的是自己来上课，教授没点名，自己没有来上课，偏偏教授点名了；运气更差的是自己来上第一节课教授没有点名，而第二节课自己悄悄溜走的时候教授点名了。’

“马上要期末考试了，还有英语四级。”黎初七冷冷地提醒她们。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家沈若白吧。”夏雨晴透过窗户看向窗外打着黑色的雨伞与某位系花雨中漫步的沈若白撇撇嘴说：“这公子哥，真是浪漫。”

“沈若白又和哪个人在一起啊？”莫久久以一种极其平淡的口吻问。

“没看出来，现在的女孩子差不多都一样，不过男孩子总应该有固定喜欢的类型吧。”夏雨晴回头问黎初七：“为什么我觉得你家的小白全体通吃，毫不挑食呢？”

黎初七懒懒地打了一个喷嚏：“胃口好啊。你没听说过吗？‘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棒，吃嘛嘛香’，难道你不知道他每天都用冷酸灵？”

安夏沫坐回床上，手机在此时响了起来，仍旧是上次发来彩信的陌生号码，这次却是更加劲爆的让安夏沫恨不得一下子摔烂了手机。

第30节：风云变色(2)

阴暗的密闭的空间，墨色头发的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色衬衣，背影笔直地像一条线段，露出屏幕的是林未央的脸蛋，眼睛迷离成雾状，她躺在男孩子的身下，手臂像蛇一般紧紧地缠住少年的脖颈。

安夏沫毫不犹豫地从手机中拿出SIM卡狠狠地掰断，“久久，这个号码用了好久，我应该换了。”说完露出花盘一般明艳的笑容。莫久久愣愣地看着她一会儿，她走到安夏沫的身边，手臂轻轻地抱住安夏沫的身体：“乖。”也许，这个世界一开始想伤害她的，并不止她莫久久一个人。

“久久。”安夏沫也抱住莫久久柔软的身体，她轻轻地说：“你好幸福对不对？你一定很幸福……”莫久久的手用力地扣住安夏沫，她说：“所以，我也要你幸福，你会幸福，你必须幸福，你他妈的如果不幸福老娘就拿刀去劈了顾安凉。”

安夏沫突然觉得眼角干涩的连一滴泪水都没有，她摇头，声音很轻却字字确定：“久久，顾安凉，他，已经不再需要我了。”

此时，听见叩门的声音，夏雨晴前去开门看见了浑身是冰凉水珠的沈若白，他永远像溪水一般给人干净的气息，他笑着：“对不起，雨太大，我就过来了。”夏雨晴盯着他的牙齿：“真的很白，你真的用冷酸灵吗？”沈若白莫名其妙地：“啊？”

“你是不是顺便过来啊。”黎初七懒懒地闭上眼睛：“刚才又送哪个系花回去了？”沈若白笑的一脸阳光灿烂：“物理系的。”

“你倒真是大言不惭。”

“可是至少我很诚实啊，我确实送她回宿舍的，就在你们隔壁的A6栋楼。”

“那她们宿舍的其他人是不是太不通情达理了，就这样把你赶出来坏你们的好事？”黎初七讽刺他，沈若白倒也不生气：“她们是想集体闪开的，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已经分手了。”

“分手？”

“是啊，这是与我有关系的最后一个女孩子了，其他的全部都解决了。”沈若白走到黎初七的身边，他抚摸她柔软的头发，眼底是温柔的潋光：“再也没有了。”

“再也没有任何女孩子可以分开我们，因为……”他紧紧地抱住黎初七，声音低沉：“我只喜欢你，只喜欢你……”无论你的心是否还在他那里，无论现在我还只是一个你逃避他的工具，无论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但是这些对于我而言都没有关系，我可以全部原谅你。

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比我更喜欢你，所以，我要构筑属于我们的围城，让所有人都在我们的世界之外，感受着我对你的爱，无穷无尽。

夏雨晴打了一个哆嗦：“哇，六月的天怎么突然这么冷啊。”沈若白斜斜看了她一眼：“我听说有人趁某人酒醉之际下手，染指了这世界独一无二的纯情小少年，是吧，雨晴。”“什么染指那么难听，是那家伙他以为我是卖豆腐的好不好？我还没告他吓坏我这个纯情大姑娘呢？”

此时，门再次被敲响。

第31节：风云变色(3)

夏雨晴看着门嘟囔：“真奇怪，这个梅雨季节不好好在家里待着，跑我们这儿凑什么热闹。”打开门时却惊讶出了一身汗，她迅速关上门并且用身体抵住慌乱地看了一眼已经平静的安夏沫，她龇牙咧嘴地笑着：“夏沫，你没看见什么吧，呵呵，确实没什么，刚才那个人敲错门了。”

“雨晴，把门打开。”莫久久的表情生硬，几乎是命令，“可是……”夏雨晴的脸皱成了麻花：“夏沫的话……”却还是叹息地把门打开没好气地对着眼前的顾安凉喊：“你个缺心眼的，你是不是应该多补补钙，不是和你那个小三打得火热吗？为什么又来找你前妻？”插着腰像泼妇一般连珠炮地对准门口的顾安凉。

安夏沫的浑身猛然地冷起来，她坐在床上就这么直直地看着顾安凉，墨色的少年，眼底总是水般的忧伤，薄得几乎有些苍白的嘴唇张开嘴唇又闭上，没有说话，只是一直回望着她。

“安夏……”顾安凉站在门口，雨气顺着额前的刘海流落下完美的轮廓，他的声音云雾般不清晰，手指紧张地摸着裤边说：“安夏，我……很想你。”声音沙哑的好像哭泣。

安夏，我很想你。

仅此而已的一句话。

安夏沫突然被暖流袭进全身，一切竖起的准备对待他的尖锐的刺在此刻彻底脱落，这一秒之前的一切因为这一句话，变得一点也不重要。

安夏沫发誓，那一刻的顾安凉是世界上最最美丽的少年，那一刻的那一句话，比世界上任何一种甜言蜜语都好听，她瞬间感觉干涩的眼角充满了湿意。

顾安凉，其实我比你对我的想念更多更多，就好像是没了闸口的水源，每天都这样泛滥滔天。安夏沫刚想说话，林未央便出现在宿舍

的门口，她微笑地挽住顾安凉：“你怎么在这儿呢？不是说好在楼下等我的吗？”顾安凉皱着眉头奇怪地看着她。

安夏沫的眼底的火苗瞬间沉寂，她张开的嘴唇没有说出一个字。莫久久走到林未央的面前狠狠地甩了她一巴掌，声音格外地响亮，让整个室内的人都怔住。林未央像小鹿斑比一般捂着自己的右脸，眼泪在眼眶里晶莹发亮，她快速地躲在了顾安凉的身后。

莫久久说：“林未央，你他妈的到底要不要脸，你究竟知不知道礼仪廉耻？”莫久久转身看着安夏沫说：“难道你还要继续去做脑瘫的鸵鸟吗？你没有想说的话吗？”安夏沫看着门口的顾安凉，晶莹的雨水顺着他墨色的头发慢慢地流淌下来，眼眸干净的像海水般湛蓝清澈。

安夏沫慢慢地走下床，所有人的目光瞬间像闪光灯一般聚集在安夏沫的身上，她走到林未央的面前，修长的手指举起来，顾安凉却抓住她的手指，安夏沫说：“你放开。”顾安凉只是握住她的手不说话。安夏沫的声音充满威胁：“你把手放开。”顾安凉的眼睛弄弄的浮过一层雾：“安夏，如果你想打就打我吧。”

安夏沫怒吼：“顾安凉，你他妈地聋子吗？我让你放开我！！”顾安凉被这突然的一吼微惊了一下，他放开安夏沫的手，头垂的很低，他轻轻地说：“对不起。”

第32节：风云变色(4)

安夏沫的心突然变得很疼，她好像又回忆起那个曾经的少年，那个黄金般令人高不可攀的少年此刻竟然颓然地低头说‘对不起’，只是为了身后的林未央?

曾经也有这样一个雨天，安夏沫上了高一，顾安凉的成绩远远比安夏沫要好的多，所以很自然地上了重点的高中，只是路途很远，顾安凉要顺着街道走出巷口然后绕过两道大山才能到达学校。姥姥心疼他就让顾安凉住在学校，那也是唯一一次，安夏沫和顾安凉整整一个学期没有见面。

雨天，一样的雨，乡村的雨似乎更带一些诗意和情调，总是缠绵的打湿路边一颗颗透明的小石子，安夏沫坐在教室里写作业，室内只听得见‘沙沙’的笔纸磨擦声，顾安凉，干净的好像外面雨水的顾安凉就这样闯进了安夏沫的教室，老师说‘这是县中学习最好的孩子，他叫顾安凉，是我们的新同学，大家欢迎。’的时候，安夏沫还是呆呆地看着那个笑若晨星的纯白少年，直到顾安凉坐在她身边握住她的手，她才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她张开嘴唇想问为什么，顾安凉已经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安夏，我很想你。”声音是雨水冲刷一般的透彻带着少年变声时期特有的沙哑。

安夏沫的手起掌落，周围的人都一阵倒吸气的声音。

她打了自己一巴掌！

没有任何犹豫地，狠狠地打过自己的脸颊，顾安凉惊慌失措：“安夏……”安夏沫淡笑，笑容轻的有些看不清稀：“我不喜欢欠别人什么，所以刚才久久打你的那巴掌，我还给你，现在，你们要吃饭也好，要逛街也好，全都他妈地给我滚。”

安夏沫说完便走回床上，拿出被子盖住了全身，可是顾安凉知道，莫久久知道，所有人都知道，她在哭。安夏沫就是这样的，心里疼的越厉害表面就会装的越强硬。

莫久久怒吼：“林未央，你还不快滚？”

林未央终于哭出声音来，手指紧紧地捂着嘴唇，眼泪像窗外的雨水哗啦啦地滴落在洁白的手臂上，她声音沉痛地喊：“姐姐……”莫久久的脊背一僵，她讽刺地撇撇嘴唇：“林未央，你个野种……”

而这时，本就一片混乱的现场再次出现了一个俊美的少年，美好的轮廓甚至让人怀疑他存在的真实性，身后是一把大大的吉他，他擦干脸颊上的雨水：“久久，刚才这好经过你们学校，我就上来看看……”洛亦辰的话只说到了一般就在看见顾安凉的时候猛然地停住。

空气宛如结成冰。

沈若白在看见洛亦辰的时候脸色瞬间惨白。

瞳孔瞬间缩紧，洛亦辰深刻的脸部弧线在此刻变得生硬而愤怒，极度的愤怒，潮湿的头发贴在瓷玉般的耳鬓边，略显苍白的嘴唇不自觉地抖动，手指握成拳头在空气中铮铮作响。

“啪。”狠狠地一拳打在顾安凉的脸上，顾安凉失去重心地倒在了地上，浓厚的血腥味儿从胃里一路上升到喉咙，血迹染红嘴角。

“安凉。”林未央扶住顾安凉倒地的身体：“你怎么样？”脸上的焦急好像是火焰般炙热，她怒瞪着面前的洛亦辰：“你干什么？谁让你乱打人的？”洛亦辰没有理会林未央的话只是冷冷地看着顾安凉说：“如果再有下一次，顾安凉，你一定不会这么好运。”

第33节：风云变色(5)

此时宿舍内是安静的，好像能感觉到空气无声的流动，洛亦辰站在门口，眼眸里漆黑的有肃杀的戾气，墙上淡淡的灯光打落在他美好的面庞上如梦似幻地苍白。

而就在所有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之时，沈若白的拳头打在了洛亦辰的脸上，同样是‘啪’地一声，洛亦辰也倒在了宿舍光洁的地面上。沈若白的气愤似乎与洛亦辰是旗鼓相当的，他粗粗地喘着气，身体因为呼吸而大幅度地颤抖，手指关节也在灯光下略微泛白。

他冷冷地看着流出血丝的洛亦辰说：“洛亦辰，从今以后我要守护我的东西，我再也不会退让给任何人。”洛亦辰冷漠地擦擦嘴角，不屑的笑好看地绽放在脸上：“是吗？那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不过是不是你的东西我不管。”洛亦辰靠着墙角慢慢站起来，猛地回身又重重地还了沈若白一拳，沈若白疼痛地低吼一声。

“我只知道，我不要那个东西。”说的云淡风轻，冷酷残忍。

“若白。”黎初七快速地扶住他摇晃的身体问他：“你没事吧。”沈若白给了黎初七一个放荡不羁的痞子微笑，他用手揉乱她的头发：“傻子，我的抗击打能力很不错的。”莫久久走到了洛亦辰的身边从口袋中拿出白色的手帕轻轻地擦试他嘴角边的伤口，洛亦辰看着她，眼里平静的仿若一汪水。

黎初七看着两个人，她略带讽刺地说：“就算你们甜蜜也不用伤害若白吧，怎么，他又成为谁的障碍了吗？”说完，她扶着沈若白坐在床上，莫久久冷冷地看着黎初七，看了很久，黎初七莫名其妙地对上她的眼睛问：“我有哪儿说错了吗？”

“黎初七，你不要以为所有人都是瞎子。”莫久久眯着眼睛缓缓地说出这句话，黎初七皱眉冷笑反问：“什么意思？”莫久久说：“你是了解我的，如果我知道有谁欠我的，我会加倍向她讨回来。”

“你在怀疑我什么？”黎初七站在莫久久面前语气不善。

“我不是怀疑。”莫久久抖抖自己的手：“我是肯定……所以你最好离我远一点儿，我可不想让我的手碰到你的脸，我有洁癖。”

夏雨晴不明所以地看着两个人：“你们，究竟发生什么了？”她又将每个在场的人都巡视了一遍，最后她爆发地大喊了一句：“烦不烦啊，老娘才不陪你们玩呢，我要睡觉，闲杂人等一律回避。”这句话显然没有什么威慑力，大家都想雕像一般站在原地，夏雨晴颓废：“喂，人生这么美好，前途这么光明，你们究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没关系，说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嘛……”

此时通过宿舍的学校广播清晰地女人的听见：“现在播送通知，请08届工商管理系学生莫久久速到教导处，再播送一遍，请08届工商管理系学生莫久久速到教导处。”

安夏沫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眼泪的泪光还来不及擦试干净，她惊慌地看着莫久久：“为什么会去教导处？是不是因为……”莫久久一脸地无所谓：“没关系，别担心我。”

第34节：风云变色(6)

“可是……”安夏沫的眉头皱得很紧：“医院的收款和取药的病例和收据全都不见了。”莫久久看着黎初七，黎初七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我不想和你吵架，现在看看该怎么解决这件事。”

“……”莫久久再次对着林未央说：“你回头跟你家老头说，我就是堕胎了，问他能怎样。”

“姐姐……”

“滚，我操，少在这儿跟我装。”莫久久不耐烦地挥手：“其它的人全都给我离开这里，我要去教导处。”洛亦辰轻轻地拍拍她的肩膀：“有我在这儿。”莫久久突然地浑身暖和一下，她抬起头给他一个温柔的笑容。

“姐姐，你不用去，爸爸已经知道这件事了，他说他会打电话和主任说的，现在主任叫你过去可能是因为还不知道你是校长的女儿，所以……”

“我是校长的女儿？那你是谁？”莫久久的语气充满挑衅。

“我……我也是爸爸的女儿啊。”林未央莫名其妙地回答她。

“是吗？”莫久久挑眉：“那你妈是谁？我妈是谁？你住在哪儿？我住在哪儿？你吃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我吃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怎么……难道优劣是从精子开始就分的这么清楚吗？”

林未央因为莫久久的露骨而微微红了脸，她一直低头说：“对不起，对不起……”

“对不起？”莫久久的声音变得尖锐：“这句话你留着去精神病院和我妈说吧，不过我告诉你，林未央，你的好日子不会再有多久，就让我们看看那个男人的精子制造物谁比谁更狠吧。”

“姐姐……”

“滚你妈的，我嫌恶心。”莫久久一副要吐的样子。

“我……我已经要离开了，爸爸已经给了我交换学生的名额，我下个学期就要和安凉去加拿大学习，所以请你不要再这么忌恨我。”说完是大大地一鞠躬：“这也是我们刚才才知道的。”

安夏沫质疑的眼神看向顾安凉，顾安凉忧伤地回望着她却没有解释半句话，安夏沫觉得自己的心里的火苗正在一点点地燃烧殆尽，温度慢慢降至冰点。因为知道快要离开，所以今天才会来到她的宿舍吧，安夏沫不禁想要冷笑，能够在瞬间给于她从赤道到两极的翻天覆地的人永远只有顾安凉。

他是她的债，一个打了死结永远还不清的债。

莫久久气的身体直发抖，她说：“林未央，你当了婊子还想要立牌坊。”夏雨晴也奇怪地问顾安凉：“她说的是真的？”顾安凉没有回答，只是慢慢地低下了头，温玉的眼睛里滴落出晶莹的一滴泪。

夏雨晴立刻张牙舞爪：“你怎么回事？顾安凉，你是不是被这狐狸精迷的神魂出窍了，你究竟有没有看见夏沫啊，你不是对她的爱至死不渝的吗？可是这半路杀出来的潘金莲你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改变方向，心志不坚？还一起去加拿大？比翼双飞？真他妈地应该摔死你们。”

沈若白轻轻地叹息，他俯在顾安凉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什么，顾安凉漂亮的眉头越皱越深，最后，沈若白拍拍顾安凉的肩膀对两个人说：“祝你们一路顺风。”

第35节：风云变色(7)

窗外的雨似乎下了一些，却仍旧是稀稀拉拉地灵动的声音，夏天的气息已经越来越临近，到处是香樟树的味道，安夏沫就浑身觉得冰凉。

等到莫久久从教导处回来的时候宿舍里又只剩下安夏沫一个人，她孤独的好像是一棵树，静静地站在窗户边，淅沥的雨丝光洁而透明地打落在安夏沫海藻般的长发滚落在地面上。

莫久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走过去从背后轻轻地抱住安夏沫几乎被冷风冻僵的身体，她立刻关上了窗户："夏沫，你会感冒的。"安夏沫却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一样继续站在那儿，瞳孔却没有聚光。

"安夏沫，我们去吃饭吧。"莫久久命令的语气，她的手拉住安夏沫的手向外走，出了门口的时候顺手拿过一把黑色的雨伞。

安夏沫仿若幽魂，满无目的地被莫久久拉过长长的走廊下楼，消失在一片风雨中。

夏雨晴因为最近宿舍的低气压也实在是郁闷坏了，再加上这梅雨季节稀稀拉拉一点儿也不干脆的雨，心烦地又吃了一碗鸭血粉丝汤，正满足地添添舌头的时候，头上突然来了晴天霹雳："啊，是你啊。"夏雨晴差点噎住，辣椒沫正好堵在了嗓子口，她憋着脸整整咳嗽了很久才缓过气来，她怒视着那个自来熟现在坐在她面对的少年。

苏泽谦。

说实话眼前的少年长的还真的是不赖，唇红齿白的，听说是数学系的，夏雨晴这个从小没有理科细胞的人一听到数学恨不得当场晕厥过去，再加上第一次他就'色字当道'，对他的好感实在是称不上什么正数，有人不是说什么冤家是不会轻易成为情人的，夏雨晴的格调偏偏比说了这话的人高了那么一点儿，所以，她不知道的是，眼前坐在这儿的儒雅少年会是她大学时代里的最美好的爱情制造者。

"这位仁兄有何贵干？"懒懒地看着他一眼说。

“没什么‘贵干’。”他回头冲老板喊：“再给她加三碗鸭血粉丝汤。”喊完后，两个人顺利地称为整个店的焦点，夏雨晴猛地一拍桌子：“你丫的瞎了眼是不是，你看本小姐的身材是吃三碗鸭血粉丝汤的人吗？”她冲着老板大喊一声：“老板，再给我来五碗，我要多多的鸭血。”

夏雨晴一阵胡吃海喝，而苏泽谦也很有耐心地看着她的狼吞虎咽，不时地像个小二似地问‘需要餐巾纸吗？’‘需要白开水吗？’‘需要再喝点什么吗？’而夏雨晴也是照单全收的，在酒足饭饱之后，夏雨晴满足地连打了三个饱嗝，她说：“你不是付过帐了吗？”

“对啊。”

“那你认为你现在在我面前还有价值吗？”夏雨晴忽闪着美丽的大眼睛问。

“……”

“我已经接受你的道歉，所以现在请你起立，稍息，立正，向后转，起步走！”夏雨晴没好气地说。苏泽谦盯着她很半天，突然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因为我帅所以觉得我高不可攀？其实我海纳百川。”夏雨晴因为他这句话差点儿憋过气去。

第36节：风云变色(8)

这天，夏雨晴的日记里就写了几个字，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莫久久走在林荫道中，眼角不时地瞥过身后不紧不慢地跟着自己的那辆黑色的劳斯莱斯车，心中不禁鄙夷，就在去教导室的时候她已经看见教导主任桌子上自己的手术费用手术项目清单，也同时看见了一张处分通知书，可就在教导主任接了一个电话之后立刻心性大变，满脸堆出的皱纹褶子恶心地让她想吐。

用脚趾头也知道从天上到地下，只有一个人能做到。

果然，从车里走出的是毕恭毕敬的穿着黑色西装戴着深蓝色领带的司机，表情是经过严格训练的严肃，他微微低头说："小姐，老爷请你回家。"

"我们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了吗？怎么还有这样的阶级称呼？怎么，反党反政府吗？"莫久久挑眉冷笑。

"请务必和我回去，这是老爷交待的。"司机依旧面无表情陈述。

"如果我不回去呢？"

"那么就得罪了。"司机抬起头的时候眼里是尖锐的严厉。

"好，我和你回去。"莫久久打开车门娴熟地坐进去，"开车吧，还愣着干什么，他只是雇佣了一个雕像，还是一只公狗？"

司机的脸一阵青白，他打开车门猛地冲出校门。莫久久坐在高级的软垫上，看着窗外迅速飘过的一栋栋教学楼突然感觉到悲哀，眼角轻轻地擦出湿润，很小的时候，妈妈还有爸爸，中间是小小的自己，他们不止一次来过这个大学校园，爸爸说，宝贝儿，以后就考这个大学，那时候爸爸的脸上是一脸慈爱和宠溺，莫久久就点头答应了，事隔这么多年，终究还是来到了这里，却不再是单纯地初衷，她记得自己再次踏进这里就说过，她要夺回这一切。

车停留在山半腰的一个白色别墅前，欧式的建筑，周边有一个大大的庭院，两边是干净的几乎照人的喷泉，泉水里依旧是各种热带

鱼，庭院外的透明车库里停着林未央的白色宝马和林培源的黑色奥迪。

林培源。

一想到这个人莫久久的胸腔就潮湿地疼了起来。

她永远记得当初父亲离开家时的绝然，他对着妈妈说：“对不起，她怀了我的儿子。”然后看也没看莫久久一眼拎着自己的皮箱就踏着黑色的迷雾绝尘而去。

司机打开车门，莫久久站在这儿久久地伫立，贵族的地方就是不同凡响，恐怕连家境丰厚的夏雨晴也不会亲眼看见眼前的不止富丽堂皇可以形容出来的小区，层次柔软的好像波浪一般的层层叠叠的别墅楼，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的润泽。

“小姐，进去吧。”司机推开别墅的大门，莫久久顺着门的弧度越来越大视线也越来越大，手指甲狠狠地穿进了皮肉里，疼的钻心。她的父亲似乎老了很多，黑色的根根强硬的头发有了花白的痕迹，他在喝咖啡看着手中的资料，整体看上去仍旧那么……历练。

十五年的空白记忆，如今的莫久久也只能找到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眼前的老人。

第37节：风云变色(9)

老人虽然没有看向莫久久，却放下了白色高瓷的咖啡杯和手中的资料，他的头靠着背后的椅子淡淡地说：“坐吧，若灵。”‘若灵’是莫久久以前的名字，听说是因为长的很有灵气而得名的，这个名字在漂泊着的苍白岁月里，竟然已经让莫久久有些忘记了。

莫久久坐在距离老人最远的沙发上问：“林董事长，请问你找我来有什么事情吗？”

这一句话像是雷击一般，林子杰猛然地睁开眼睛，他看着面前的莫久久，一如从前的是白皙而干净的脸蛋，可是却多了嚣张的气焰，像一只不服从命运的小兽对待外来侵略者狠狠地撕咬。

“若灵……”

“你不知道我的名字叫做莫久久吗？”莫久久好整以暇地微笑：“也许林董事长或者是圣约翰林校长太过日理万机，所以根本没有时间来查看一年前的新生登记表吧。”

“若灵。”林子杰的声音有一丝不悦。

“我叫莫久久，难道林董事长已经老的连耳朵都不灵了吗？”

“林若灵。”林子杰气愤地站了起来，却因为腿脚无力而又重新坐回了软皮沙发上，粗粗地喘着气，高傲的男人永远不允许别人的不敬，哪怕是自己先背叛。

“对了？你的腿脚还是不灵活？是不是那次车祸的后遗症？不是听说你去看你家那位老婊子去医院生产的时候出了车祸吗？”

“林若灵。”林子杰气愤地指着趾高气昂浑身是刺的莫久久，红着脸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怪不得你变成了这个样子，肯定是你那个没素质的妈……”

“你说的没错。”莫久久抬起头，精致的像瓷娃娃的脸颊上隐约看见因为气愤而凸起的青色血管，她气的发抖：“你知道妈妈在哪儿

吗？”莫久久的腿狠狠地踩着地面：“她在这底下，在这底下，她的心早在二十年前就埋进土里了，死了！”

林子杰怒吼：“够了，你不要东扯西扯的，你应该知道我今天叫你来这儿的目的。”

“对。”莫久久的脸上露出笑容，像是沾了血的猫儿慵懒而惑人：“他们说的都没错，我怀过孕，并且堕了胎，而且啊，还是堕胎的途中看见了你的宝贝女儿也躺在那张手术床上。”莫久久拉开自己的包，拿出另一张薄薄的化验单和手术单一把扔过去，轻轻地纸张顺着风飘落到林子杰的脚面，她可以想象的到林子杰看见之后的表情，就像是一把坚韧的刀狠狠地扎在心上。

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自卫，那么人生未免太被动了。

果然，林子杰喘气的声音越来越沉重，他的手颤抖地碰到了茶几上的花瓶，那个叫唐三彩一样的东西就这样狠狠地摔在了黑色的大理石地面上，碎成了无数的碎片。

“怎么？奇怪吗？诧异吗？”莫久久的微笑像是阴谋得逞的野兽，她继续从包里拿出一张白色的信封：“这里还有更劲爆的东西，想不想看？放心，我包你看过之后，血压喷张，心肌梗塞，运气好点儿就直接一命呜呼，怎么样，要不要试试？”

莫久久在阳光下，像是一盆巨大的红色食人花，伸出无数红绿色尖锐而锋利的枝叶狠狠地缠绕住别人脆弱的血管，出其不意地令其窒息。

“爸爸……”干净如泉水的声音传过来，林培源穿着白色的NIKE运动服，手中拿着一个绿色的网球拍站在半高的楼梯上，温柔的眼睛像斑驳的阳光，璀璨如辰。

林培源看向莫久久时，微笑的单纯如水晶，淡泊的嘴角滑落不为人知的忧伤，他轻轻地说：“姐姐，你回来了。”莫久久突然地心一疼，她转过脸背对着阳光不再看这个光洁如玉的少年。

第38节：雾色谜团(1)

[Chapter5] 雾色谜团

室内一片安静，几乎听得见三个人彼此呼吸的声音。

窗外是一大片柔柔的阳光，像是有很多触角一般慢慢地攀爬进明亮的窗台上。

夏日里到处是香樟树木的气息。

莫久久轻哼一声："既然没有什么别的事情，那我就先走了。"她想快速地离开这个让她窒息的空间，她似乎能够感觉到这是一个漩涡，只要再待一会儿，她的身体就会被融化。

"姐姐，我送你回学校。"林培源放下手中的网球拍，眼眸里是干净露珠般的清澈，莫久久鄙夷地看着地上那款在香港才有的卖的限量版球拍，说："不必了，去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若灵。"林子杰似乎慢慢平息了胸腔里的愤怒："我知道你讨厌我，但是你误会了，我今天让你来不是想讨论你是否会怀孕这件事情。"

莫久久回头看着他没有说话，等待着他的下文。

"这么私密的一件事情却还是被这么传了出来，仅仅是'不小心'恐怕不能说服别人吧，你就没有想过身边的人不一定可靠吗？"

莫久久眯起眼睛看着悠闲地继续喝着卡布奇若的林子杰淡淡地说："这个我心里有数，不用你操心了。"

"你……"林子杰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灵儿，告诉爸爸，你喜欢洛亦辰那个男孩子吗？"

莫久久几乎接近愤怒地看着眼前这个似乎沧桑垂暮的老人，就算自己以为自己做的很高明，其实，他还是什么都知道。他永远高高在上地喜欢掌控别人的生活。

"不关你的事。"莫久久再次转过头准备离开。

“灵儿，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喜欢他，真的想永远和他在一起，那么他在酒吧驻唱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我可以帮忙包装他。”

莫久久停下脚步，这无疑是非常诱人的条件，她觉得自己的心好像轻轻地倾斜了一下，但是莫久久很清醒，她知道她的父亲，没有让他白白付出的东西，所以如果她接受了这个，那么势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但是如果洛亦辰能在绚烂的五彩灯下，王子一般美好的样子唱着忧伤的情歌，底下坐着疯狂尖叫着的少男少女，莫久久还是忍不住地问：“你有什么条件？”

……

林子杰抽着烟蒂遮挡住忧伤的眼睛，他看着美丽的女儿几乎沙哑地恳求：“只要你回家……”

第39节：雾色谜团(2)

……

“好啊。”莫久久微笑起来，像是一个巨大的花盘在阳光下温柔地颤动，她说：“除非我死，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开始做梦。”

“你不是想要报复我吗？”林子杰立刻恢复了商场上叱咤风云的一面，他面无表情地说：“只有靠近讨厌的人，并且拥有他的资本才可以实施报复吧，否则，不过痴人说梦。”

莫久久突然觉得脚底像是扎了一根狠大很大的刺，有看不见的血慢慢地渗进了身体里，落在身后的还有林培源清澈的视线，莫久久站在阳光下，笔直地像一棵小松。

此时，门被从外面推开，阳光大面积地洒落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刺眼的让莫久久只是模糊地看见门口两个欣长的模糊身影，两个人看见莫久久的时候似乎愣了一下，却还是走了进来。

穿着白色衬衫的顾安凉，带着NIKE的新款运动帽，洗得泛白的牛仔裤，整体看起来就像一个干净的高中生，林未央握着他的手，微笑安静而淡定：“姐姐，你回家了。”

“原来是您女儿和‘女婿’回来了。”莫久久鄙夷地哼了一声径直地走出家门，外面的阳光很大，晒得她几乎都要落下眼泪来，林培源跑到莫久久面前，光洁的额头微微渗出晶莹的汗珠，他就好像是水草一般干净而柔软，他拉住她的衣袖：“姐姐，请你……答应爸爸吧。”

“……”

“因为，爸爸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他得了肺癌晚期，医生说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日子了。”

莫久久突然有些站立不稳，有一个巨大的藤蔓在身体里狠狠地扼住自己的喉咙，她皱着眉头说：“培源，你不能喜欢我。”

“呃？”少年似乎没有意料到她会说这个，白嫩的脸瞬间红了起来。

莫久久不再说话，两个人站在欧式的别墅前伫立的宛如一张优美的画卷，莫久久轻轻地拍了一下林培源的肩膀，然后大步地跑出去。林培源看着莫久久的背影，绿色的柔软长裙好像要飞舞起来，忧伤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断在他的目光中慢慢扯远。

莫久久走到半路上的时候打电话给顾安凉，她说："你他妈的如果不出来我就把事情全部都抖出去。"果然，顾安凉站起身对着林伯父说'告辞'，理由假的让林未央皱眉，'教授的论文在自己房里，要按时去交。'在三个人疑惑的目光下顾安凉像小偷一般跑出去，在香樟树下看见哭得乱七八糟的莫久久。

顾安凉站在原地，手指蜷缩半天，终于还是一把把莫久久抱在怀里，他的脸摩擦着她的，声音低沉地像大提琴的声调："久久，别哭了，对不起。"

莫久久紧紧地抱住他说："顾安凉，夏沫该怎么办？"顾安凉轻拍莫久久的手瞬间僵硬，他苦涩地自嘲："该怎么让她知道，我是这么的喜欢她……"

莫久久在顾安凉的手臂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顾安凉痛的轻呼，她抬起头的时候眼睛里已经倔强的像一只初生的牛犊："你真的很喜欢她吧。"

第40节：雾色谜团(3)

“嗯。”

“……我们谁该向谁说对不起？”

“……”顾安凉苦涩地皱起浓浓的眉毛，他大口地喘着气说：“已经太晚了。”

“你真的要和林未央一起出国吗？”

“我没有选择。”

“你告诉我。”莫久久的声音慢慢降低：“沈若白和你是什么关系？”顾安凉像没有听见一般将脸转向了一边，俊美的轮廓在阳光下干净清澈。

“难道不可告人？”莫久久的声音平静的有些不可思议。

顾安凉好像被《哈里波特》里的摄魂怪被石化般，湿热的眼泪在水色的眼眸里打转，却只是更加皱紧眉头看向另一边，一片又一片的香樟树将附近掩饰的层层叠叠，就像很多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事情一样。

也许你以为你是知道的，那么事实上你也许是最被瞒在鼓里的。

“不要告诉我现在BL太过猖獗，所以你也喜欢那个小开沈若白。”莫久久讽刺地说，“顾安凉，你以为你的几个芹菜陷的包子就能掩饰住你对我做的一切吗？”

顾安凉再次抱住莫久久颤抖的身体，他不想再说对不起，他根本就没有被她饶恕的权利，两个人就像吸盘一样被紧紧地粘在了一起。顾安凉温热的眼泪滴落在莫久久的脖颈里，烫的炙人，他的声音像玉一般温润：“久久……”

风吹动香樟树，散动的叶子将阳光切割的支离破碎。

转角的安夏沫戴上黑色的墨镜安静地走开，悄无声息到几乎没有人感觉到她的存在，风吹乱海藻般的长发，安夏沫玩弄垂落的一丝，

想起顾安凉曾经最爱的这柔顺的触摸，也许该找时间去剪掉了吧，她抬头看着苍白的苍穹，几只小燕子穿过斑驳的电线网翩然远去。

莫久久美的那么嚣张，她永远像一朵怒放的玫瑰，更或者她是蓝色妖姬，只要出现在她周围都会被她强大的磁场吸引进去，而她却总是高高在上地不屑一顾地看着那些跟随者前仆后继地倒下。

顾安凉却安静的像水，灵动而安稳，只要待在他身边的人都会感觉到那种从他的身体里散发出的好像是净化之后的空气一般的新鲜味道，永远是温和如玉的轮廓，好像只有他悠然见南山。

这样两个完美的人。

完美的好像不存在在这个污浊世界上的人，那么完美地搭配，不如真的，一起随着这种肮脏消失吧，彻底地消失，彻底地去死吧……

安夏沫抬起头的时候，眼泪顺着墨镜掉进嘴巴里，咸咸的。刚才听说莫久久被她父亲强行带回去后她立刻就赶了过来，却在转角的时候看见莫久久和顾安凉沉稳如山的拥抱。

世界在安夏沫的心里彻底而快速地崩塌陷落。

剧终吧，让这个世界快点走向终结。

安夏沫没有听见莫久久的后一句话，她松开顾安凉，少年的肩膀宽阔而有力，她微笑地说："安凉，其实夏沫并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坚强。"

顾安凉好看的眉头再次轻皱起来，干净的少年在阳光下的轮廓有些不清晰。

第41节：雾色谜团(4)

“我要告诉你的是，女人的心就像是一个有容积的容器，伤心和痛苦就像是不断被打气筒打进来的气体，气体慢慢注满之后，容器就真的会爆炸了，再也找不到了。”

“安夏只是一只没有小爪子的猫。”

莫久久打量顾安凉半响，那种眼光让顾安凉有些发毛，她轻轻地揉揉他墨色的黑发叹息：“顾安凉，你总算还是喜欢夏沫多一点。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孩子，干净的就像是蒸馏水。”

“……”

“所以不要去管林未央，不用去管沈若白，你只要好好地爱着夏沫，好好爱她就够了……”莫久久的眼睛里湿润了一层雾气：“其它的，我来做就好。”

顾安凉低垂下眼睑，碎碎的头发遮挡住前额，他好像在问自己：“真的还可以吗？”莫久久拿出手机拨打安夏沫的号码，在响了三声之后听见了安夏沫温柔以往的声音：“久久，是我，夏沫。”莫久久胸腔突然涌出一大片暖气，安夏沫仿佛是一汪平静的水，永远温馨安宁。

莫久久有些哽咽：“夏沫，你在哪里？”

“我在去图书馆的路上，晚上要吃沙锅吗？我帮你带了一份牛肉的，要快点回来，很快会凉的。”安夏沫手里拿着两个白色的袋子，热气腾腾的蒸汽向上涌，她坐在TAXT里，眼泪止不住地流淌。

“夏沫，安凉有话要和你说。”

好像是雾气一瞬间冲进大脑，安夏沫的脑海中炸裂出千层浪花。

“他在哪里？”

“呃……”莫久久的眼睛忽闪一下：“大概在宿舍吧，他刚才打电话给我的。”

“……嗯，我知道了。”安夏沫没有说话，尽管她知道莫久久在撒谎，但是她却什么都没有说。

“林未央的孩子是沈若白的。”莫久久看着面前顾安凉苍白的脸，美好的轮廓像漫画一般完美的不可思议，她轻哼一声说：“你一定想问我，为什么顾安凉要这么帮助沈若白吧，可惜，我也不知道。”

“……”

安夏沫放下手机的时候大脑还处于一种休克状态，就好像是刚刚攀登上珠穆朗玛峰上那种欢欣雀跃却又因为缺氧而窒息的双重反应，她说：“司机，我现在要去‘Dance’，越快越好，谢谢。”

无数郁郁葱葱的树苗在夏日旺盛的阳光下摇曳闪烁。

窗外是几声知了的鸣叫声。

黎初七正在书桌上背着外语四级的单词，身边是满脸贴着黄瓜正在睡的天昏地暗的夏雨晴，此时，宿舍的喇叭响起，“306。夏雨晴，有人找。”

夏雨晴猛地一下子醒了过来，她揉揉睡意朦胧的睡眼说：“谁找我？”

“你的Mr Right。”黎初七眼睛也不眨地翻动一张书页，“下楼的时候记得把我英语六级考试的钱交好。”夏雨晴打开窗户看见站在楼下穿着Parda白色衬衫的苏泽谦：“天呢，又是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

黎初七淡淡地向窗外看了一眼说：“苏泽谦，男，20岁，数学系，人称数学王子，座右铭只要有我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解不出的数学题，至今没有女朋友，长相阳光俊朗，性格幽默大方，母亲是有名的数学系大学教授，父亲则是《缘你风尚》公司的总裁。”

第42节：雾色谜团(5)

夏雨晴瞪着铜铃的眼睛看着黎初七："我的上帝，你这丫的不是要移情别恋了吧，怎么把人家的祖宗八代都找出来了，还背的这么溜。"

黎初七不耐烦地翻白眼："这是若白告诉我的，他爸爸和苏泽谦他爸爸有过不少合作，沈若白和苏泽谦也很小就相识了，虽然男的不应该这么形容，但是他们确实是青梅竹马。"

"那他们……"夏雨晴眼冒金星："哈哈，他们是不是睡过啊。"黎初七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你个八婆还不快点下去，你家男人望眼欲穿呢。"

"什么我家男人……"嘴里虽然嘀嘀咕咕，却没有掩饰住眼睛里盛大的笑意："我先走了，亲爱的，你的午饭自己解决吧，我有免费的饭票了。"夏雨晴走出宿舍楼的时候被宿舍大妈谨慎地提醒道："过了9点一定要回来。"夏雨晴吐吐舌头，手指捂着额头挡住热烈的阳光："知道了。"

苏泽谦微笑地看着走出来皱着小脸的夏雨晴："今天你想吃什么？"

夏雨晴想了半天："好像能吃的全部都吃完了，嗯……"在脑子里纠结了半天："我们去吃哈根达斯怎么样？就是那种三小勺几十块的那种。"苏泽谦眼里盛出水般柔软的笑意："好，走吧。"他拉开黑色凯迪拉克的车门，夏雨晴突然问："下次你能不能骑机车？"

"为什么？"

"我觉得那是男人力量的延伸。"说着夏雨晴还做了一个大力士的动作。

苏泽谦伸出手指，表示了'OK'的手势，黎初七在窗台上看着两个人慢慢离开校园，她一个人静静地靠在窗边，身后的床上放着一个大大的快递纸箱，里面是沈若白买给她的一个黑色LV女式包和一件粉红色的香奈儿晚装，手机里是他刚刚发来的信息：亲爱的老婆，今天晚

上是我们家族的宴会，请务必到场，我要向所有人介绍你。PS：我很想你，而且我打了很多喷嚏，你一定比我想你更想我。

黎初七甚至能够想象到沈若白在发这条短信时做鬼脸的表情，她不自觉地微笑起来，但是一想到晚上却又开始不停地恐慌和紧张，不管是怎样的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即使，黎初七对自己的容貌已经很满意，她深深地叹息一下，拿过莫久久的化妆品开始在脸上涂抹。

沈若白。

谢谢你在我的身边，虽然我每次只能给你带来悲伤，但是……一路上有你，真好。

黎初七本就精致的脸庞瞬间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白皙的面庞，纤细的脖颈，水般柔软的双眸流转千回，她淡淡扫过娥眉，羞涩中更添妩媚，就好像是迎风招展的一朵玫瑰，在空气中安静动人。直到她觉得自己满意了，她才发短信回复沈若白：革命胜利在望，保证包君满意。

很快就收到沈若白的信息，好像是一直等在手机边的那种速度。

简单的五个字。

我永远爱你。

黎初七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五个字，心口剧烈地像有刺般疼痛了起来，她知道无论她在心里对他说多少次对不起，都不能诠释对他的哪怕万分之一的愧疚和心痛。

第43节：雾色谜团(6)

……

夏雨晴对着镜子哀叹："红豆不是生南国的吗？什么时候不小心生在我的脸上了？"

"你相思谁呢？"苏泽谦淡笑着。

夏雨晴无力地靠在椅背上："你都不知道我们宿舍那三个死女人有多么的让人压抑，我现在只要一回到宿舍就好像回到了蒸笼里一样，感觉自己马上就是快出笼的包子。"

"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顾安凉吧，就是学校最著名的校草之一啊，或者去掉'之一'也行的那个。"夏雨晴无聊地嘟嘟嘴巴。"什么叫去掉'之一'？那我呢？"苏泽谦夸张地指着自己："我也是一个优良品种好不好？"

"是是是，你优良，你全家都优良。"夏雨晴无聊地打着哈欠："那个顾安凉吧，本来是我们家夏沫的男人，后来不知道怎么的竟然和林未央鸳鸯戏水了，唉，真他妈地都该被淹死。"

"林未央？"苏泽谦不由自主地重复这个名字，眼底渐渐黯淡下去，他轻轻地说："嗯，是这样啊。"大条的夏雨晴根本就没有听出少年因为心情突然晴转多云而变化了的低沉声音，她只是一直看着车外，看见哈根达斯店快速地从自己的身边经过，夏雨晴大吼一声："喂，你神游去哪儿了？店早就过了。"

苏泽谦才反应过来，他猛地刹车，夏雨晴没有准备狠狠地撞在了车门旁，却又不小心被后面的车追尾，'啪'地一声，两辆车来了一个亲密地接吻。

这下苏泽谦郁闷坏了，就算是接吻也就算了，但是他好歹也算是一辆说的过去有家有势的凯迪拉克吧，怎么人生中的第一次初吻竟然给了一辆……桑塔纳……MY GOD，真是太亏待自己了。

夏雨晴狠狠地赏了苏泽谦一个毛栗子："喂，小子，你究竟会不会开车啊，虽然我是绝世红颜，但我作为有志青年还要为祖国的大好河山献出我的超人才能，我要是短命中国很损失的好不好。我要算算……"她拿着自己的手指数了一下："天呢，你知道我算的结果吗？"

苏泽谦怔怔地看着她，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夏雨晴惊讶地说："真的没错，如果你现在把我报销了，那么中国的经济至少倒退十年，中国的政治停滞不前，而中国的文化，我的妈呀，至少比现在落后20年。"夏雨晴惊讶地捂捂胸口，自我陶醉一番："天呢，我真的是太重要了，怎么可以这么重要呢，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苏泽谦叹了一口气，他看着倒车镜发呆，那辆红色的布满灰尘的桑塔纳显然已经彻底毁容，可想而知自己的车屁股也一定有个窟窿，这种感觉就好像预知自己以后会便秘一般地难受。

后面的传来骂声："我操，前面的会不会开车啊，哪有这样急刹车的。"车主走下来用力地敲打黑色的窗户，苏泽谦慢慢地按下窗户，露出他那张干净而温暖笑意的脸："对不起，你的损失我全部赔给你。"说完便拿出纸笔写了什么递给车主："这是修理站的地址，回头我打个电话给他们，你的修理费用一切全免。"

第44节：雾色谜团(7)

“真的？”车主疑惑地看着这张纸条，夏雨晴不耐烦地靠在车座上，捂着饿了很久的肚子，拜托，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啊，真是天煞的。天没降大任于我，却还要苦我心智，劳我筋骨。

直到苏泽谦把一切处理好的时候已经快一点钟了，夏雨晴愤愤地看着他：“你个大灾星，遇见你就没有好事儿过，快点去吃饭啊。”

“我们恐怕要先去修车。”苏泽谦好脾气地笑笑，眼眸里却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他看着夏雨晴认真地说：“你知道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依旧对我不屑一顾。”

“……”夏雨晴呆愣半响大笑起来。

苏泽谦说：“这回高兴了吧，那我们先去修车。”说着苏泽谦启动车子，他不会告诉夏雨晴，此刻的他突然觉得胸口闷的好像堵了棉花。

林未央。

一想到她，那张干净的好像是向日葵一般灿烂的面孔，心脏就像被火烧般疼痛，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见面，她穿着白色流苏的裙子，长发宛如墨色瀑布，她站在舞台的最中央，无数到灯光都打落在她的周身，就仿佛是童话里睡美人千年苏醒后的舞会，她的笑容淡淡地挂在脸上，像是沉静的水被风吹起着的涟漪。

苏泽谦觉得那一刻自己身体有一部分渐渐融化。

好像有一种特别快乐的因子在生命和骨血里像涨潮一般奔腾而来。

可是苏泽谦还是晚了一步，等到再一次见面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他最好的朋友沈若白的女朋友，她的手臂挽着沈若白的手臂，郎才女貌的一对璧人，她的笑容依旧像那晚一样，璀璨如昼夜星。对于苏泽谦更是如此，她是与他相隔万里的两颗宇宙尘埃，只能望尘莫及。

虽然两个人因为黎初七的出现而分手，可是这并没有让林未央将自己的眼光转向自己，她仍旧追随着沈若白，甚至不顾一切地，用着公主的外貌实施着巫婆的肮脏手段。

苏泽谦在沈若白那儿知道了事情的一切始末之后，他突然觉得山崩地裂，好像在他周围有无数双尖锐的眼睛在嘲笑着自己，讽刺着自己，有一根根隐性的针将自己身体里唯一的骄傲，自负，全部扎的千疮百孔。

心，突然之间脱落了，疼的几乎失去了感觉，于是那天，他喝了很多很多的酒，喝的自己都没有了意识，只是一味地将手中辛辣的带有自残性的液体狠狠地灌进身体里，来折磨身体似乎要膨胀的疼痛。

却在此时，遇见了身边这个，可爱的像天使一般的，夏雨晴。

苏泽谦用眼睛偷偷地瞥瞥身边还气呼呼的夏雨晴，心中不禁一暖，不知道为什么苏泽谦会觉得夏雨晴是天使。只是当时，他看见夏雨晴的时候，她好像正在灿烂地说着什么，干净的眼睛里好像是透明的水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温暖的让人想要落泪。

于是，他慢慢地走过去，想要靠近她，想要吸取这种美好的感觉，却也在疑惑，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这么丰富的表情和语言。

第45节：雾色谜团(8)

公主与天使在本质上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一个给人高贵而不可攀的感觉，一个则是干净纯洁美好的象征，那么，林未央就是前者，而夏雨晴则是后者。

最后，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是在圣约翰大学红色的塑胶跑道上，夏雨晴正拿着自来水不停地往自己的脸上浇，口中念念有词：“哼哼，老娘看你还不醒是吧，泼了三瓶自来水都不醒，好啊，等会儿我去小卖店买硫酸。”

然后苏泽谦就猛地坐起来了，虽然头脑还是昏沉地想要像死猪一样继续睡在温柔的太阳下，但是硫酸这东西还是让夏雨晴省点儿零花钱比较好。苏泽谦感觉到宿醉的胀痛，他揉揉自己混乱的黑色清爽短发：“那个……请问你是谁？你为什么在我身边？”

“啊？”夏雨晴听到他的问话生气地叉腰指着苏泽谦的鼻子说：“你竟然忘了我是谁？你丫的刚才不是还在求我不要离开你的吗？男人果然是没有进化完全的非自然生物。”

“……”苏泽谦不知道该说什么，愣了一下说：“我什么时候睡过去的。”

“1999年”夏雨晴装作很郑重其事地说：“那是一个春天，在你昏睡的这些年中我必须告诉你一共发生了多少事情。”夏雨晴两只手撑着地面平视着苏泽谦美少年漂亮的鼻尖：“世界出现了SARS危机，印度洋出现了海啸，中国的汶川8级地震很悲惨，中国的奥运会很成功，美国的总统竟然是黑色奥巴马。”

苏泽谦突然感觉整个世界在头顶上旋转，上帝，不如让他再晕死过去一次。

车子快速地行使过无数商业楼，道旁的行道树闪烁着星星点点的光泽。

车内时亮时暗，夏雨晴无聊地带着她美丽的香奈儿墨镜睡觉，手指无意识地蜷缩几下竟然放在了苏泽谦修长的腿上，苏泽谦看着睡的正香的夏雨晴，她很像洋娃娃，就是很欧式的那种，阳光的明暗闪烁之下，尤其是不说话的时候就好像是精美的陶瓷艺术。

这样的季节，闷热的让人恨不得永远钻进冰箱里去，确实容易让人熟睡，他拿过后座的衣服小心翼翼地给夏雨晴披上。

自从遇见她开始，自己的世界好象真的变得轻松极了。

由此自然而生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像装满液体的容器一样慢慢地溢出来，融化在自己的身体里，感觉到整个世界，一片安好。

……

下午的阳光似乎比早晨还要炙热很多，行人快速地走过斑马横道线，整片地面都冒出火辣辣的蒸汽，不远处几辆大型笨重的洒水车带着幼稚的音乐缓缓地向漫长的路前进。

安夏沫走进‘Dance’酒吧的时候是下午两点，酒吧才刚刚开门，里面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有很多的实习生正坐在酒吧的舞台上胡乱地弹着吉他自我陶醉。

她打电话给洛亦辰：“洛亦辰，你在哪里？”

“睡觉呢。”声音是男孩子刚刚睡醒时的那种朦胧语气。

“我有事情找你，你能出来吗？我在‘Dance’酒吧。”安夏沫坐在高脚椅上随意地看着各种鸡尾酒的价格，随后对着一直站在自己身后的服务生说：“我要这杯，蓝色和黄色的这种。”

第46节：雾色谜团(9)

“那是最烈的酒，你不要喝这个，换一个浅蓝色的那种。”洛亦辰在电话的另一边穿好衣服说道：“你等我，我马上就到，我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好的。”安夏沫刚刚准备挂断电话就听见电话那边门‘啪’地一声关上了。

……

顾安凉和莫久久坐在校园一棵最古老的榕树下，那棵榕树没有人知道究竟存活了多少年，哪怕几个人合抱都会很困难，苍老的树皮在炙热的阳光下被烤的有些焦味。

“你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顾安凉看着一直低头不说话的莫久久问，莫久久叹息，她看着远处平静的湖面，阳光洒落在波光粼粼上，一片温柔的暖黄。

“如果我说是林未央干的，你相信吗？”莫久久似笑非笑，世界上的很多人都习惯以一个人的外表来确定这个人的性格，思维，甚至人品，这并不显得奇怪，在外人眼里，莫久久就像是一根刺，狠烈而剧毒，林未央就像刚才那潭水，温柔而清澈，但是，谁也不知道，这水下究竟有多少惊涛骇浪。

“嗯？”顾安凉疑惑地看着她，俊美的面孔上忧伤的眼睑依旧璀璨如星。

“是她下的药。”莫久久平静地说完这句话，眼眶慢慢变得潮湿，她紧紧地搂着自己的膝盖，像一只受伤的小兔子般蜷缩着，张扬的美丽在此刻也宁静几分。

……

洛亦辰赶到‘Dance’的时候，安夏沫已经喝完了那杯鸡尾酒，洛亦辰看着杯底浅浅的黄色痕迹，讽刺着：“你真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我只喜欢我自己的感觉。”

洛亦辰把吉它放在舞台上，对着安夏沫做了一个‘过来’的手势，安夏沫疑惑地跟在洛亦辰的身后，走过一条长长的有些幽暗的走廊后竟然有一个小小的大概十平方米的小屋子。

一张窄窄的单人床，白色的床单和枕面，窗帘是一抹淡淡的暖黄色，通向外面的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野草，丛生的异常茂盛，书桌上放着一台白色的电脑，电脑旁边是几本有些杂乱的乐谱，再向左边靠墙的地方是一个书柜，上面零七零八地摆着不同种类新新旧旧的书。

洛亦辰打开灯，随手拿了一个椅子给安夏沫：“坐吧。”安夏沫有些拘谨，她把椅子拿的离洛亦辰远一些后才坐在角落里，洛亦辰不甚在意地撇撇嘴角问：“说吧，你想知道什么？”他随手拿出一杯白酒喝下去，火辣辣的感觉几乎可以让他忽略身体里的仿佛有蚂蚁在啃噬的疼痛感。

“为什么……久久，会和安凉在一起？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安夏沫看着很快见底的一杯酒皱皱眉头，转身看向窗外苍白惨淡的天空。

很久很久，室内安静地只能听见窗外一点点隐约的蝉鸣。

洛亦辰没有说话，只是一杯一杯地喝着酒，酒分子无规则运动到安夏沫的鼻翼里，安夏沫打开窗户，整个室内瞬间就流通的顺畅起来。

“你不要喝了，这样会醉的。”安夏沫提醒他。

洛亦辰微笑，他薄薄的唇角慢慢向上扬起所勾勒的弧度，安夏沫竟然有一秒钟的不可思议，他真的是上帝太完美的杰作，似乎是没有一点儿瑕疵的艺术，脑海中突然一片空白，经常用在嘴边的‘美好’‘英俊’‘俊逸’这些庸俗的词语在洛亦辰的身上都显得有些亵渎，博大精深的中文汉字，她竟然语屈词穷地找不到一个形容词。

第47节：雾色谜团(10)

只是……

为什么他沉浸在眼眸里温柔而令人眷恋的波光，是干净而卑微地疼痛?

安夏沫张开嘴巴想说什么，最后却还是没有说出来，洛亦辰怔怔地看着安夏沫，语气平淡：“安夏沫，你或许根本不知道吧。”

“……”

“莫久久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

洛亦辰眯起浓浓的深邃眼眸，皱着眉头好像是思索挣扎了很久，睁开眼睛的同时，安夏沫看见他眼底染上一层白雾。

！！！！

安夏沫手中的包无意识地掉在地上。

时间好像被暂时按成了暂停键。

窗外几只小鸟像是受到惊吓一般突然都急冲冲地扇动翅膀‘扑扑’地飞远，树枝一颤一颤地震动着嫩嫩的叶片，纹路在阳光下清晰可见。

安夏沫觉得自己才是一个已经喝醉的人，瞬间没有了思维的敏捷度，‘莫久久的孩子，根本不是我的’这句话好像是一条传送带慢慢地顺着她的耳膜一直到达了大脑皮层。

它是一个隐性的炸弹，将一个伤痕累累的战场炸的不复存在，安夏沫大口地喘着气，突然觉得呼吸困难，却又在低头的一瞬间，意识像是有一道白花花的闪电猛然地灌进脑子里。

洛亦辰见到顾安凉时狠狠地给了他一拳。

顾安凉每天买来的‘余记’都有芹菜馅的包子。

莫久久不止一次在自己耳边说‘亲爱的，对不起。’甚至还问了那么多奇怪的问题。

安夏沫的思维慢慢恢复了运转，将曾经的一切一切慢慢地像是镜头回放一般在自己的脑海中一遍又一遍地排序，连接，然后放映……

记得有人说过，如果你在经历了一件很坏很坏的事情之后，那么一定是有更好更好的事情马上要到来了，那个坏事情是上帝与你开的一个玩笑，那么，在安夏沫认为最坏不过‘顾安凉和林未央去加拿大或者英国的时候’竟然又听到了这个更坏更坏的消息……

那么，谁能告诉她，这个，也是上帝的玩笑吗?

安夏沫突然觉得很冷，周身的毛细孔都像是一个个小蝌蚪般颤抖起来，外面炙热的阳光唯独照不到她，突然，她的胃里一阵翻腾，痛苦的好像是有一个绞碎机在身体里狠狠地搅动。她立刻跑到不远处地垃圾桶里，大口大口地吐出白花花的污秽之物。

最后，她觉得自己的整个身体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给掏空了，胃里只剩下酸涩的胃酸。

一瓶水伸到她的面前，安夏沫毫不犹豫地大口大口地喝起来，似乎因为急促有小小的水流顺着嘴角滑落到衣服上，洛亦辰转过头不忍心继续看她的狼狈。

……

“为什么是林未央？”顾安凉靠着那棵大树，不知道为什么，此刻的心脏竟然狠狠地疼痛起来，他咬着嘴唇借由此来忽略掉心底的疼。

“她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是不是？”莫久久的笑声有些尖锐，眼泪顺着微笑的嘴角一直滑落到绿色的草皮上，她说：“因为她讨厌我，就好像我讨厌她一样地讨厌我。”

第48节：雾色谜团(11)

“……”

“她在我们的杯子里下了春药，然后还帮我们定好了房间，看，多么完美而天衣无缝地计划，至于她自己就可以和他心爱的沈若白在一起了。”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顾安凉觉得自己像一个胶皮气球，整个身体都闷热膨胀的透不出一点儿气来。

“她知道我最最亲爱的夏沫……”莫久久的声音突然有些哽咽，她用力地抹抹眼角里的眼泪：“她只是想让我痛苦，因为，她知道我有多在乎夏沫。”

“……”顾安凉没有说话，干净的好像澄澈水光的眼底也缓缓地落在一滴眼泪，炙热的，滴在了白皙的手臂上，他抬头看着天，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一直被笼罩在灰蒙蒙的天色里。

“她做的还不止是这个……”莫久久躺在草坪上：“我估计她还算好了自己的排卵期，在那个时候刚好和沈若白上床，要不然她怎么不事先做好准备？”

“就这样拴住沈若白吗？”顾安凉的声音有些沙哑。

“不是的。”莫久久无意识地摇头：“你还是太单纯了。”如果有人说莫久久是狐狸精变的，那么恐怕相信的人绝对是占多数的，她淡淡地说：“她不会傻到用怀孕去拴一个男人，想要留住一个人，不是威胁，而是让他永远地感觉愧疚。”

……

莫久久的话让顾安凉觉得刺耳，美好的少年在此刻竟然想笑，想大声地笑，可是无论自己怎么努力，都笑不出声音。他身上干净的好像青草一般的气息也渐渐被浓重的忧伤取代。

……

好吧，让我们借用一下多拉A梦的时光转换机，以现在的北京时间为准，慢慢地拨动时针直到三个月前，灯红酒绿包裹下的叫‘纸醉金迷’的酒吧开始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

第49节：真相大白(1)

[Chapter6] 真相大白

乡村和城市最大的差距……嗯，或者说的含蓄一点儿，乡村和城市最大的差别就是夜晚的生活，不记得是谁说过一句话，如果农民也可以在一天晚上花400块钱包一个KTV的话，那恐怕中国已经变成了共产主义社会了……红男绿女，每个人在夜晚都仿佛兴奋地变成了猫，一个个眼睛晶亮地向最繁华的那条大街走去。

纸醉金迷的夜晚像一块巨大的黑幕，彻底地掩盖住这城市白天的苍白与灰尘。

莫久久抽着女式的巧克力烟，曾经她是很不喜欢抽烟的，但是因为在夜晚生活的女孩子都喜欢修长的手指夹着烟蒂，眼睛满足地眯起来，久而久之，莫久久也就贪恋了这种独特的巧克力味道。

她穿着红色的紧身裙，红色的长靴，整个身躯美好的轮廓在绚丽的灯光下一展无遗，她轻松地吐出几个漂亮的烟圈，慵懒的样子仿佛是一只勾引人的小狐狸，脸上是浓烈的烟熏装，嚣张的美丽在密闭的空间被扩大了无数倍，不少路过的男士都吹起了口哨。

林未央走来的时候还是一如往昔，公主一般的步伐，慢悠悠地坐在了高脚椅上，她看了看周围的人群不禁皱眉："姐姐，今天我约你来的主要目的是……"

莫久久捏灭手中的香烟打了一个响指，服务生恭敬地走过来，她说："我要这里最烈的酒……"莫久久不知道这句话会让她以后无限地后悔。林未央的视线一直看到服务生离开，她拿起自己白色的LV手提包说："姐姐，你等我一下，我想先上一个卫生间。"

莫久久淡淡地看了她一眼后眼光看向别处："这里没有熟人，不用装了。"林未央的脸红了一下，她匆忙地站起身向卫生间走去，莫久久的视线一直跟着她，直到她真的走过拐角才收回来。却在灯红酒绿的此时，看见了从包间里走出的沈若白和顾安凉。

莫久久招了招手，沈若白看见她一愣：“你怎么在这儿？”沈若白和顾安凉走到莫久久的身边坐下，莫久久打量着两个人，疑惑从眼底升起：“这应该是我问你们的话，你们两个很熟吗？”

“……”沈若白看看身边的顾安凉：“也不是啦，只是有事情要商量。”说的很敷衍，像是怕被洞悉一切的莫久久发现什么。

此时，莫久久的手机响了，上面清晰地显示两个字‘沫沫’。

顾安凉在看见这两个字的时候眼睛闪亮一下，不自觉的有微笑轻轻地绽放在嘴角，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自己安静的手机。

“喂，夏沫，怎么了？”

安夏沫正躺在寝室里背单词，她无聊地看着床头上的灯发呆：“久久，你们现在在哪儿啊，我一个人在宿舍，真是寂寞死了。”

“我现在听不见你说话。”莫久久周围的音乐过于嘈杂，震耳欲聋的声音让在电话这端的安夏沫都有些受不了，莫久久拉沈若白一下：“去你刚才的包间。”三个人走回包间里，莫久久才又问：“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

“没有啦，谁知道你们现在又在哪儿快活，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安夏沫看着窗外的夜空，很安静很安详的感觉，她趴在窗台上：“久久，你今天一定要回来，她们两个因为英语四级的事情今天都不回来了。”

“嗯，好，我办完事就回去。”

“那你路上小心。”安夏沫轻松地挂断电话，整个人轻松地躺在床上，她发短信给顾安凉：安凉，你在哪儿呢？还发了一个^_^的符号。

顾安凉贴着裤子的手机震动起来，他赶紧拿出手机看短信，当看见‘安夏’两个字的时候心里立刻被温柔幸福涨的满满的，修长的手指按着键盘，快速地回复：我和沈若白在酒吧，你晚上睡觉要盖好被子，还有一个人害怕的话就把灯打开，学习也不要太晚。

当他看见短信以一个‘飞’的形式跳出手机后才又将手机放回裤袋里，那时候的他同样不知道，今晚也将是最后一次这么安静这么不可

置疑地喜欢夏沫。在此之前，顾安凉虽然从来就没有和安夏沫说过什么或者表明过什么，但是他早就知道……

他和她，都已经知晓彼此对彼此的重要。

顾安凉在那一夜之前，一直坚持地相信着，他会牵着安夏沫的手，直到，天荒地老。

第50节：真相大白(2)

没有经历过任何风雨的时候，人往往觉得自己无比的强大，什么事情都会像电影中的大力水手一样迎刃而解，所以往往就随口说出‘天荒地老’‘天长日久’这样没有建设性的词语。

但是生活毕竟是生活，它永远也不是安徒生的故事，永远也不是蜘蛛侠的编剧，永远也不是J?K罗琳笔下的哈里波特，在电影的屏幕上，无论主人公在面临着多少的困境和痛苦，有多少命悬一线或生死危机，但所有的观众都知道，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胜利战胜邪恶。

生活永远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它变化莫测，没有谁是谁的主角，也没有必然的胜利或失败。没有人可以预测，下一秒钟你的世界会发生什么。

就好像此刻的莫久久和顾安凉。

林未央走进来的时候有些气喘吁吁，她看见沈若白的时候脸瞬间煞白，站在门口不知所措，瘦弱的样子让人忍不住心里一疼。莫久久冷冷地笑：“我还以为你走了呢，怎么上厕所上了这么久？”

“姐姐……”林未央的眼里饱含着晶莹的泪水：“我以为你走了，所以我就跑出门找，后来还是服务生告诉我你和两个男生进了包房……”服务生走进门来，放下了四杯颜色鲜艳的鸡尾酒，并且一一地摆好了位置，在上面点上了火焰，火苗是微弱的蓝色的光，一蹿一蹿的，有点像夏夜里的萤火虫。

“这个就是你们这儿最烈的酒？”莫久久问。

“是的。”服务生恭敬地回答：“这个酒一共有七层，是赤橙黄绿青蓝紫所组成的七色，所以叫做彩虹酒，但是每一层的烈性都很高，再加上做起来很需要酒保的个人能力，所以就是‘纸醉金迷’中最最具有烈性的酒。”

莫久久品尝了一口：“嗯，确实是不错。”

沈若白和顾安凉也看着手中颜色鲜艳的有些诡异的酒慢慢地喝了一口，沈若白舔舔舌头：“这种酒真是辣，好像都辣到了嗓子口。”

服务生继续回答：“先生，这种酒可不能快喝，因为它的烈性太强了，一开始喝进去可能不会有什么感觉，但是等过了不久，恐怕就会感觉整个身体都烧了起来，那样就会醉了。”

“醉？”沈若白好像很讽刺这个字：“我从十几岁就跟我爸到处应酬，我还没有遇到能让我醉的酒呢。”说完，在众人的诧异下喝完了整整一杯，他放下空空的透明的水晶杯炫耀一般地摇晃一下：“怎么样？根本没事，我又不是被吓大的，少唬人了，你再去给我拿两杯来。”

“这个酒，每个客人只能卖一杯。”服务生很为难，沈若白了解地一笑，拿出黑色的皮夹子掏出两张红色的钱放在他的手上：“现在总可以破坏规矩了吧。”

“好的，好的，请稍等。”服务生快步地跑出去。

莫久久等到服务生关上门才说：“看你的样子，好像是这里的常客啊。”沈若白不咸不淡地回答：“彼此彼此啊。”然后看着仍旧站立在门口的林未央说：“既然来了就坐吧。”

第51节：真相大白(3)

林未央坐在了沈若白的身边说："那个服务生应该是了解酒性的，你还是不要喝了吧。"沈若白抽出一丝笑容："今天是你请我来的，我怎么也得给你面子啊。"

林未央瞬间尴尬的脸成一张白纸。

莫久久怀疑地看着林未央："原来沈若白是你约来的，那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情吗？"林未央好像欲言又止的样子，莫久久不耐烦地又点燃一支烟："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林未央突然站起来对莫久久鞠了一个躬："姐姐，对不起，我为我妈妈曾经对你妈妈做的事情深感抱歉，所以请你原谅我，不要讨厌我，我从小真的很想有一个姐姐的。"

"……"莫久久怔怔地盯着她看了半天，突然放声大笑起来，笑得莫久久竟然流出眼泪来，她说："天呢，林未央，到今天我才发现你有这种本事，当年你怎么不去考北京电影学院啊，否则现在的四大花旦之首怎么也不可能是赵薇啊。"

沈若白和顾安凉奇怪地看着两个人，沈若白说："林未央，如果你没有别的什么事情，我和安凉就先走了，我们还有事情。"两个少年站起身来。

林未央紧紧地抓住沈若白的手，她抬起头，眼睛像小鹿斑比无辜而悲伤地闪烁着晶亮的光泽，嘴角抽动，整个人无助地就好像是被人操纵的人偶，沈若白突然一下子心就软了，他安静地坐了回去，却还是往旁边挪了挪。

顾安凉在沈若白的耳边偷偷地说了一句话，沈若白摇头："不行，你今天必须和我回家，我妈妈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后面的声音两个人越来越小，莫久久和林未央都没有听见。最后无奈的顾安凉也坐回了原位，默默地喝着已经火焰熄灭的鸡尾彩虹酒。

林未央说："若白，你现在就这么讨厌我吗？"

沈若白扯扯嘴角，露出的是玩世不恭的笑容：“未央，你知道的，我最讨厌纠缠不清的女人，既然要和我玩的人，那么至少要玩得起，放得下，女人嘛，总不能死皮赖脸地跟着男人后面一辈子吧。”

“可是……凭什么黎初七就可以，我不可以，我也能像她一样……”

“够了。”沈若白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低吼了一声，他干净的眼眸里愤怒地烧成火光：“不要提初七，你有什么资格提初七。”他拿过林未央面前没有动作的彩虹酒再次一饮而尽，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为什么想起黎初七心中就有一种莫名其妙地烦闷感，那种感觉像是影子一样如影随形地跟在他的身后。

他不知道答案。

也或许，他早就知道了答案。

……

顾安凉拿出手机又给安夏沫发了一条信息：安夏，你睡了吗？要记得睡前喝一杯水，还有把被子盖好了，三月份夜间还是很冷的，晚安。他看着手机平稳地发送短信，突然心烦的心情也就平复下来了，他紧紧地抓着手机，似乎觉得顺着它就能感觉到安夏沫。

此刻，顾安凉的心静止如水面，相比于沈若白，他拥有着另一种更让他心安的幸福，他没什么好忌恨的，上帝总是公平的，对于这一点，顾安凉在今晚之前就没有怀疑过。

第52节：真相大白(4)

手机传来安夏沫简单的几个字：安凉，你要按时回宿舍，不要和若白待的太晚，好好休息，明天早晨八点钟还有一节必修课呢。

顾安凉偷偷地笑起来，周身都因为这种快乐而血液顺畅，刚才被沈若白和林未央搅乱搅烦的心情彻底不复存在，他快速地发送一个‘是’字过去。这次，安夏沫没有回复，可能已经睡着了。

……

幸福的时钟开始了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

闹钟准时在时钟指向六的时候跳起舞来。

晨曦的光泽透过半透明的浅紫色窗帘轻轻地打落在干净的红色地毯上，空气中流动的细小尘埃清晰可见。

莫久久烦躁地按掉了身边的闹钟，嘴里不清不楚地嘟囔着：“夏沫，这才几点啊，怎么就……响了……”她的手臂碰触到一个温暖的身躯，莫久久轻轻地搂抱住他：“又是谁跑到我的床上来，讨厌。”莫久久的头埋在了那个赤裸而温热的胸口上继续睡觉。

突然？？

莫久久浑身的神经猛地像琴弦一样绷紧。

思维在定式了一秒钟之后立刻像烟花一般炸裂，莫久久猛地坐起来，发现自己赤裸着身体盖在一个白色的被单上，她此时像是一个机器人一般，机械地低头看见地上凌乱的衣物，从外套到内衣内裤，乱七八糟地堆在红色的地毯上，显得非常刺眼。

一种不好的预感让她的毛细孔都竖了起来。

尤其是当她看见自己身边躺着同样赤裸着的正在安静地熟睡着的顾安凉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血液都凝固住了。

有那么一瞬间，她不知道该怎么反应，只是愣愣地看着自己枕边的少年，在清晨的微弱阳光中，顾安凉墨色的头发微微有些泛着浅紫色，狭长的眉眼，让人永远感觉是温和的样子，高高的鼻翼下是有些苍白的薄薄嘴唇，白皙的皮肤上有着细微的汗水。

这样的美少年，永远有着世界上最最干净的轮廓和味道，却在此时，就像是一辆行驶的四平八稳的火车一般，偏偏脱离了轨道。

“顾安凉……”莫久久怔怔地喊着，安静的少年睡觉时的样子竟然美好的让人不忍亵渎，莫久久突然觉得胸口痛的好像有几十把刀在狠狠地切割，她用牙齿咬住握成拳头的手，眼泪一颗一颗大滴大滴地落在手臂上，腿上，和床单上。

炙热的泪水烫的莫久久好像在一个巨大的将要喷涌的火山口，自己好像也要随着那巨大的温度而毁灭了。

此时，门突然被推开，门外是穿着干净整洁的林未央，她挥一挥手上的黑色带子，笑容里像是全身长满爪牙的红色食人花，莫久久忍住作呕的感觉，她冷静地穿上衣服裤子，甚至还在酒店里特有的梳妆台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才跟着林未央走出房间。

两个人站在了清冷的露台上。

早春的爬墙虎已经长的很茂盛，大片大片的层层叠叠，远处看起来好像是一层层此起彼伏的波浪，就好像莫久久此时不断跌宕的心情。

第53节：真相大白(5)

“你究竟要怎么样？”莫久久冷静地看着林未央手中的带子，傻子都知道那里面会是什么样限制级的内容，她冷冷地问：“你要怎么样才能还给我？”

“不愧是做大事的人，莫久久就是莫久久，哪怕再出现第二个‘艳照门’，莫久久还是可以脸不红心不跳，真是一个女中豪杰啊。”林未央把带子放回了自己的LV包包中。

“你真是侮辱了这么一个好包。”

“呵呵……”林未央笑得很干涩：“是吗？这样的包难道不应该装最让自己快乐的东西吗？”

“快乐？”莫久久走过她的身边：“你的快乐就是看见我痛苦吗？这未免太肤浅了吧。”

“当然不是。”林未央收起一脸假笑，早晨的风吹进莫久久的骨子里，让莫久久觉得今天格外的冷，她问：“那还有什么？”

“我要你身边的人都跟着你痛苦，让他们都以认识你为耻。”林未央说出这话的时候，脸上还是干净得好像刚出生的娃娃一般纯白的笑颜。

“国家还有‘八荣八耻’呢，我很荣幸，不过，林未央，你不要忘了我是谁？”莫久久的声音在空旷的天台上显得冰凉而残忍：“我可不是很大方的人哦。”

“如果有谁欠我的，我会让她加倍还回来。”

林未央似乎并不在乎地耸耸肩膀：“是吗？莫久久，你还是先想想你自己吧？你最好的朋友不是叫安夏沫吗？但是现在你可是睡了她的男人，你怎么向她交代呢？”

这句话就好象是扎进了莫久久骨髓里的一根针，死穴一般让莫久久的眼睛愤怒的通红，美丽嚣张的面孔在风的吹拂下更加的让人销魂震撼。

“你这个恶心的女人……”莫久久狠狠地打在了林未央的脸上：“你个烂货，这个世界上我还没见过你这么没脸没皮的母狗……”

林未央捂着自己的脸颊，顺着莫久久的肩膀看着正在走来的沈若白，她微笑灿烂的好像是一抹淡粉的朝霞，她的声音轻轻压低：“我的母亲赢了你的，所以我绝对不会输给你，你知道吗？爸爸快要立遗嘱了……”林未央灿烂的脸颊在阳光下竟然清纯得好像薄荷叶，莫久久再次伸出手掌……

“姐姐，请你不要打我，我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突然，林未央变了调子，声音像蠕动的软虫一般变得软绵绵的可怜无助，眼泪在眼眶中打转地几乎滴落下来。

就在莫久久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时，沈若白抓住了莫久久伸出去准备打林未央的手，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久久，住手。”瞬间，莫久久就被一阵讽刺的假象掠过心头，她狠狠地抽回自己的手问沈若白：“你怎么也在这儿？”

沈若白有些尴尬，他放下莫久久的手，低着头，脸上有一抹狼狈的红晕：“那个……那个……昨天晚上喝醉了，所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就和林未央躺在一张床上。”莫久久冷冷地说。

沈若白诧异地看着莫久久：“你，怎么知道？”他到处看着四周：“安凉呢？安凉去哪里了？”突然，脑海中一闪，他惊讶地看着莫久久：“你们……你们……”

第54节：真相大白(6)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会这样。”莫久久看着林未央越来越苍白的表情说：“沈若白，我们被算计了，林未央在我们的杯子里下了药。”停顿了一下：“春药。”一个字一个字清晰地从莫久久的嘴里吐出，好像咬牙切齿一般地想把林未央剥筋扒骨。

林未央突然大哭起来，她可怜兮兮地靠着墙角，天台上巨大的风几乎让瘦弱的她有些站立不稳：“姐姐，姐姐，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可是你不能这样冤枉我。”

……

沈若白心疼地扶林未央起身，责怪地看着莫久久：“久久，我知道你不喜欢未央，可是未央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你何必这样侮辱她，她也是受害者。”

此刻的沈若白已经疲倦得没有站直的力气，溪水一般干净俊朗的少年只是安静地站在林未央的身边，白色的衬衫有着微微地褶皱，他低垂着漂亮的眼睑，只看见长长的睫毛打落在脸上的一个扇形弧度。

“受害？”莫久久笑得有些夸张，但是她太漂亮了，所以即使这样也丝毫不减退她逍遥在外的美丽，她狠狠地说：“如果我冤枉她了，就让上帝拿雷劈死我吧，不过……”莫久久转身看着正在抹掉眼泪的林未央说：“不过，在我死之前一定会让你先去见它。”

林未央低头哭泣，小小的肩膀因为颤动而起伏，沈若白看着莫久久远去的背影只是轻轻地叹息。

莫久久走进房间的时候顾安凉已经穿戴整齐。

少年的轮廓在清晨的阳光中宛如有露水的气息，他抬头看见莫久久走进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的世界上空开始爬满密布的乌云。潮湿的雾气在眼眸里蒸腾，顾安凉的泪水顺着眼角一直滑落到地面上。

莫久久只是淡淡地靠着门边，没有再向前走一步，两个人就这样彼此凝望着不说话，窗外是早晨新的车水马龙，汽笛声，人们的叫喊

声都透过窗户顺利地穿透进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

顾安凉低下头去，墨色的长发遮挡住他漂亮的鼻尖：“对不起。”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出语调。

莫久久张开嘴唇却不知道说什么，如果只是说‘没关系’那未免头脑太脱线了，她走到顾安凉的身边坐下，狠狠地抱住他，炙热的眼泪从发达的泪腺中全部像水珠一般滴落在顾安凉宽阔的肩膀上。

该怎么办……

下一秒钟，谁能告诉谁，该怎么办?

顾安凉突然胸闷，他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好像因为缺氧而有逼近窒息的感觉，又好像是在干涸水里的鱼，无望地翻腾跳跃。

“为什么会这样？”顾安凉自言自语般地低喃。

莫久久想告诉他真相，却还是止住了说话的欲望，眼前的少年，忧伤遮盖住他清澈见底的眼，就好像是不小心被上帝遗落在世间的天使，却受了世俗之气。

莫久久握紧拳头，她每次都到莫大的伤害时都用这种方式让自己铭记，指尖刺进细嫩光泽的手掌心里，钻心的疼痛，这个世界，她只能让自己保护自己。

第55节：真相大白(7)

“你放心……”莫久久用手指挡住顾安凉说话的嘴唇：“我不会告诉夏沫的。”

顾安凉的眼睛闪亮一下，却又再度低下头轻声地重复：“对不起。”

莫久久失笑地揉揉他柔软而干净的头发，瞬间把空气落在他头上的灰尘给掸下去：“傻孩子，你和夏沫都是一样的傻孩子。”

顾安凉看着眼前漂亮的莫久久，她的漂亮已经强硬到变成了她的一个面具，让所有人都看不透她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坚强得，好像到无比庞大。

“谢谢你。”顾安凉只能这样说，他发现自己在莫久久面前竟然是一个没有成熟的孩子，渺小得几乎让她视而不见的程度。

……

安夏沫也在同一时间醒来。

她看看隔壁的床铺，仍旧是干净整洁的方块被子和枕头，看来莫久久并没有回来。她打开窗户，新鲜的空气瞬间流通到她柔软的身体里。

早晨的风是有一些凉意的，安夏沫突然觉得有一点儿冷。

她拿出手机给顾安凉发短信：安凉，我今天早晨不想上课了，我们出去玩吧。等了很久都没有等到顾安凉的短信，就在安夏沫想给顾安凉打电话的时候，顾安凉的短信才飞到安夏沫的手机上，只有短短的一个字：好。

安夏沫将手机放在炙热的胸口，突然感觉身体里荡漾出水波一般温柔的暖意。

幸福着的，好像空气都带有莫名的甜味儿。

……

这个世界总是有一张无形的网。

将很多很多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相关的人联系在了一起，千丝万缕又小心翼翼地在有形和无形中被牵绊着，受伤的，喜悦的，快乐的，忧愁的，每一种表情的后面可能都藏有更深厚的面具。

有人曾经问过，什么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动物?

狼，因为它永远有着所有生物无法比拟的野心和敏锐；虎，因为它永远有着得天独厚的霸气和主宰的权利；豹，因为它有着绝对的速度和凶狠的扑杀。

但表面上的，往往不是真的凶狠和可怕，它们并不知道，其实，当人不费吹灰之力拿着枪对准的时候，那才真的是死期。

人，是称霸世界的生物。

它，主宰世界的终极原因，是因为在表面上你永远看不出它有多可怕。

……

莫久久再次去了‘纸醉金迷’的时候就在第二天上午，她找到了那个服务生，然后跟随在莫久久身边的两个男人便把他带到了一个阴暗的墙角。

莫久久声音残忍的就好像是一把尖刀，她看着那个服务生被两个人狠狠踢打的时候，心中全是报复后残存在身体里属于胜利者的快感。

她踩着那个人的头，终于知道，林未央在借上卫生间的期间，给了服务生一千元钱，并且自己在烈酒里下了春药，当其他三个人都昏倒在包间里的时候便按照事先的计划把他们带到‘纸醉金迷’楼上的房间里。

一切的计划几乎天衣无缝。

可是，莫久久知道，自己无论怎么告诉沈若白，这一切都是林未央所设计的，他大概也不会相信，在他的眼里，林未央是一只无害的甚至是等待自己来可怜的小白猫，它能做的不是攻击不是防守，只是等待施舍。

第56节：真相大白(8)

莫久久看着天空，夏天越来越逼近，空气里变得越来越闷热，周围的行道树都开始了郁郁葱葱的发芽，整个世界也瞬间恢复了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

可是在世界被撕裂面具之后，留下的，会是什么？

莫久久一个人走在路上，安静的仿如一个精灵，‘纸醉金迷’的酒吧已经在她的视线中慢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黑点儿，但是，那个黑点儿却永远地真实地存在着。

身体里突然涌出无法比拟的疼痛，她想从包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洛亦辰，可是手却颤抖地将包掉在了地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才能让她安心，感觉到唯一的安全。

……

“喂，久久？”电话那端传来洛亦辰淡定而温和的声音。

莫久久的身体立刻像被掏空一般，她蹲在马路右边，一辆一辆的车经过她，无数道斑驳的树影打落在光洁的面孔上，她再也忍不住负荷般，失声痛哭。

“久久？久久？”电话那边是洛亦辰惊慌失措的声音。

“亦辰……”莫久久的声音含糊不清：“你在哪里？你知不知道……”她大力地喘着气重复：“我现在好想你，我现在好想你，我现在好想你。”

“你告诉我你在哪里？我现在去找你。”洛亦辰慌忙地穿好衣物走出巷子口，就看见莫久久蹲在自己家前的那条宽阔马路上痛哭。

突然的，洛亦辰的心像被收割机割得疼出血来。

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慢慢地走过去，然后，好像对待一件世界上最让人珍爱的艺术品一般小心翼翼地把莫久久抱在怀里，走回家去。

莫久久安静地躺在他的怀里，闻着属于他的最令自己安心的烟草香味儿。她深深地吸进鼻翼里，像小猫一般在洛亦辰的温柔下沉睡下去。

洛亦辰轻轻地哄着她："乖。"把哭的有些狼狈的莫久久放在干净的床上，自己的书桌上还有莫久久前天买来的几朵香水百合，空气中一片香甜。

洛亦辰什么也没有问，他只是将被子盖在她的身上就继续坐在椅子上写歌词，偶尔将遗落在自己眼角的泪水用手背用力地擦去。

……

那时候，莫久久以为一切的灾难也不过到此结束而已，却没有想到，两个月之后，她的验孕棒上清晰地出现了两条线，刺眼地像两把刀狠狠地穿进了眼睛里。

莫久久在当天夜晚便给沈若白打了电话，她甚至还把那个服务生录下的磁带放映一遍给沈若白听，沈若白什么都没有说，脸色却苍白得好像是褪了色。轮廓深刻的少年眼里潮湿了很久，却终究没有落下泪水来，他无力地靠着墙边，那一刻，整个世界都天昏地暗。

第57节：漫漫长夜(1)

[Chapter7] 漫漫长夜

现在把时光转换机还给多拉A梦。

时针已经指向了下午六点钟，黄昏时特有的叫卖声和放学时吵吵闹闹的孩子们分散了整条街道的大部分精力，天上还存有淡淡的火烧云，整个天都仿佛沉寂在这强烈的红色之下。

洛亦辰仍旧一杯酒一杯酒地喝着，面前不知道已经放了多少个酒瓶，歪七竖八地躺在了地上。干净的眉眼此刻已经微微有些模糊，亚麻色的头发也失去光泽。

安夏沫只是安静地坐在角落里，这几个小时，她一句话都没有说，好像突然失去声带的人，她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也好像在思考事情。

此时，安夏沫接到顾安凉打来的电话，她怔怔地看着手机上跳跃的‘安凉’两个字，心里平静的竟然只剩下苦笑，她推开手机：“喂，你好，我是安夏沫。”

“……”沉默。

“我还要回学校上课，如果没有话说，我挂了，再见。”

“等等……”顾安凉的声音依旧温润如玉：“我想和你说说话。”

“嗯。”

“能够出来一下吗？”顾安凉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跳出了嗓子口，身边的莫久久讽刺地将脸转向了另一边。

“嗯。”

“现在吧，我会在我们经常去的那家咖啡店等你。”想想后又补充一句：“我会等到你来为止。”

“我会去，就这样吧，再见。”安夏沫毫不迟疑地挂断了电话，她看见窗外大片大片的野草，觉得自己的心境也和它们一样荒芜。

眼前是已经醉得有些颓废的洛亦辰，安夏沫打电话给莫久久，电话在响了三声之后便被莫久久关了机，安夏沫听见冰凉的女声说：“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候再拨”的时候竟然嘲笑起自己来，她立刻给黎初七打电话：“喂，初七吗？我是夏沫……”

“嗯？”

……

“你为什么不接夏沫的电话？”顾安凉问。

“你忘了她的电话有定位追踪系统的吗？”莫久久懒懒地说：“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和你在一起。”

“那……我先走了，你一个人小心回去。”

“想好怎么说了吗？”

“我会尽力。”语言后是一脸坚持和固执的少年。

莫久久叹息：“什么都不要管，只要好好地去喜欢她，就行了。”莫久久看着顾安凉慢慢走远的背影，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斜，宛如水晶的少年就像是一个不存在的无污染水源。

可惜，却还是被污染了。

莫久久一个人继续靠着古老的大槐树，她的思绪此刻变得一片混乱，就好像自己的头脑中布满了电线，开关，灯泡，变阻器一样的物质，必须等自己耐心地一根一根连接组成电路，头脑里的思维才会像灯泡一样亮起来。

有一件事情，她谁都没有说过，包括对安夏沫都没有说过。可是，偏偏还是让洛亦辰知道了，她看着越来越灰色的夜晚，有些觉得可笑，黎初七，那么，我们又该怎么办呢？

还有妈妈……

莫久久想到这个词的时候，眼眶湿润起来。

……

夜晚好像遵守着某项约定如影随形地到来。

豪华盛大的晚会。

现在的你只要想到在电视中王子与公主的城堡，那么你就一定可以想象到沈若白家这次的晚宴布景。霓虹灯闪烁在整栋白色的别墅外。

中央的舞池是特地从海南运回来的价值20万的香水百合。

橡木的摆在庭院外面的家具，红色高纯度的葡萄酒，各种小巧精致的点心，每位穿着白色衣服摆着最职业笑容的服务生，所有所有你想要的一切，在这里应有尽有。

第58节：漫漫长夜(2)

沈若白穿着黑色的范思哲西服，深蓝色的领带上带了一款男式的香奈儿胸针，和他送给黎初七的那款是相同的，英俊而俊朗的他一出现便成为各种名媛贵族的焦点，他却只是径直地走过他们，站在了门口。

夜晚的道路静谧而深邃。

他低头看看手中的劳力士手表，现在才不到七点，黎初七还没有来，她现在一定很紧张吧，想着，沈若白的眼里就盛放着清澈的笑意。

一个人总是另一个人的劫，而另一个人总是心甘情愿地被劫锁住。

苏泽谦过来轻拍他的肩膀："喂，今天很帅啊。"

"谢谢夸奖。"沈若白轻轻地给他一拳。

"谢什么啊，我是说我自己。"苏泽谦打趣地眨眨眼睛。

"你真是要命……"沈若白装作受不了的样子，他打量着苏泽谦："你今天好像真的还蛮正式的。"苏泽谦在月光下显得狭长的眉眼微微地弯起来，他穿的是Parda的白色西服和浅绿色领带，配上清爽的发型，竟然像一个从杂志中走出的男模特。

"还在等黎初七吗？"苏泽谦明知故问。

"嗯。"沈若白又开始微笑，美好的男孩子在夜晚的霓彩灯光下竟然幸福的让人觉得不真实，他说："我已经打过电话给她了，她说她在路上。"

"哦，那就好，今天我让夏雨晴也来了。"

"啊？"沈若白不可思议地看着苏泽谦仿佛在看一个怪物："你不会被那家伙同化了吧。"

"同化没什么不好啊。"苏泽谦耸耸肩膀后指指自己的大脑说："有时候拥有她的头脑也是上帝的一种恩赐。"眼睛里尽管充满微笑，沈若

白却明显地感觉到他的悲伤，于是转过身不再说话。

……

安夏沫坐在咖啡厅里安静地喝着卡布奇诺，这是她最喜欢的一种咖啡，倒不是因为味道，而是因为它独特的名字，总觉得厚醇的好像是某种人生。

手表上指着七点整。

穿着白色Gucci衬衫的顾安凉拉开了咖啡店透明的玻璃门。

安夏沫抬头看着正向自己走来的顾安凉，依旧像以前一样有着雨水般的干净美好，高高的鼻翼上眉眼温和，在看见自己的时候眼睛会很自然地亮一下。

好像一切的一切只是安夏沫做了一场噩梦，醒来之后才发现，原来，现世安好。

“来了？”顾安凉拉开椅子坐下来说。

“嗯。”安夏沫喝着咖啡，随着人心境的不同，咖啡的味道也是不同的，就好像安夏沫从来没有加糖的习惯一样，顾安凉坐在她的对面，以一种莫名的眼光看着她。

“你想对我说什么？如果是去加拿大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那天林未央说的很清楚。”安夏沫的笑容像棉花糖，温柔而疏离。

“……”顾安凉只是习惯性地将白糖放进安夏沫的杯子里。

安夏沫皱眉，她喊来服务生：“我要换一杯新的，不要加糖。”随后她看着脸色苍白的顾安凉说：“人生还是原汁原味比较好……”

第59节：漫漫长夜(3)

窗外又是大城市应有的一片繁华而嚣张的夜景。顾安凉说：“安夏……”他深吸一口气，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其实，我真的很喜欢你。我很努力很努力地想和你在一起。”

安夏沫有些吃惊，这是她第一次听见顾安凉的告白。

也许这段日子他们之间好像越来越远，但是为了未来，再晚都不算晚，只要爱对了人，再远都不算远。

安夏沫胸口突然疼痛起来，像是一个按钮般整个身体也瞬间疼的厉害，她将自己的眼泪掩饰在浓浓的睫毛下，微笑安静如清晨荷叶：“安凉，这句话，我真的等的太久了。”

“已经久得让我不再去等了。”安夏沫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突然疲惫地想长长的睡一觉，一个大大的觉，谁也不会打扰到的一个人的漫漫长夜。

“……”顾安凉，眼前这个世界上最最优质的少年，眼里浓烈的悲伤仿佛将安夏沫淹没，他坐到安夏沫的身边紧紧地搂住她，好像要将她揉进生命里。

深刻地烙印。

顾安凉泪水大滴大滴地落进安夏沫白皙的脖颈里，手指抓住她纤细的手臂，整个人像落水紧紧地抓住唯一的水草般攀附在安夏沫的身上。

他的声音低沉如雾：“我爱你。”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不管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确定，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你。”熟悉的好像是薄荷一样的声音灌进安夏沫的耳膜，安夏沫突然有些恍惚起来，她好像看见了几年前的那个白衣少年，总是温和地微笑着的，牵着自己的手一路走来的顾安凉。

那个雨天，他坐在自己身边俯下身体对自己轻声说‘安夏，我很想你’的顾安凉，以及背着自己在磅礴的雨天中艰难地行走的顾安凉，初

见时伸出手对自己笑的如阳光般温暖的顾安凉。

这么多这么多的顾安凉在安夏沫的脑海中缓缓地重叠再重叠，最后映出的依旧是几年前，那个墨色头发，眉眼如画，轮廓深刻的干净少年。

顾安凉。

他就像是一颗种子般，早在自己不知道的时候悄然地生长在自己的心中，等到他已经在自己的身体里变成苍天大树的时候，自己才猛然地发现，曾几何时，他就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这个男子，这个好像和自己的血液连在一起的男子，真的是可以像电脑的鼠标一样说‘删除’说‘放置回收站’就可以点击一下而告终的吗?

顾安凉的身体在颤抖，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眼前看似瘦弱的女孩子在瞬间就能决定自己的喜怒哀乐，她其实就是他世界里那根最重要的撑天柱，如果失去了她，他的世界也随之轰然崩塌。

慢慢地。

安夏沫的手紧紧地回抱住顾安凉的身体，属于男孩子的虽然纤瘦却肌肉明显的后背，她轻轻地靠在他宽阔的肩膀上，感觉到自己此刻心里无比的宁静和安心。

随后，顾安凉轻声说：“安夏，有一天我和莫久久都被下了药。”

安夏沫的身体猛然地僵硬：“什么意思？”

第60节：漫漫长夜(4)

顾安凉把自己的脸埋在安夏沫的肩膀上："莫久久告诉我是林未央干的，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因为，林未央拿着一个磁带威胁我，如果我不假装和她在一起，她就把磁带给你。"

安夏沫觉得自己的思维瞬间被一个大锤子砸出一个窟窿。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顾安凉抬起自己的脸，他的手轻轻地揉揉安夏沫波浪般的海藻长发，满足地在她身边叹息："我好害怕，我以为我要失去你了，幸亏……还来得及……"

"……"苦涩的感觉让安夏沫有些无所适从，她更紧地抱住顾安凉，眼泪打落在顾安凉白色的领口，她轻轻地说："对不起……"

"不用说对不起。"顾安凉挡住她的嘴唇："这本不是谁的错。"

眼前依旧是顾安凉的眉眼，深邃的眼睛里依旧全部樱花纷乱的美好，她突然笑起来，很灿烂很灿烂地笑，她曾经希望眼前的一切都是自己做的一个噩梦。

而如今，上帝真的告诉她，那只是她的一个噩梦。

失而复得的感觉把安夏沫的身体涨的满满的，她狠狠地吸了一口属于顾安凉固有的泥土味青草香满足地闭上眼睛，"安凉，我也好喜欢好喜欢你。"顾安凉在安夏沫的耳边轻笑："我早就知道了……不过，还是谢谢你亲口告诉我。"

窗外是一片幽深的好像电影屏幕一般的苍穹，城市里很少能看见星星，只有一轮明月清冷地顺着远处的风时缓时急地飘动。两个人在小小的咖啡厅里就这样像取暖的孩子拥抱，此刻如果形容的话，就好像有一个摄影镜头从近处慢慢地拉远，将两人的此刻无限定格。

安夏沫回到宿舍的时候莫久久已经回来了，她躺在床上贴面膜，姣好的皮肤在纯白的面膜下透出水一般的水果光泽，真的是水果光泽。

“回来了？”莫久久放下手中的杂志语音很平淡：“明天就考英语四级了，做好准备了吗？”安夏沫看着她半天才轻轻地搂抱住莫久久，她的声音低沉：“亲爱的，对不起。”

莫久久一愣，随即也浅浅地笑出声音，她搂过安夏沫，把安夏沫的头用力地压向自己的胸口：“你听见了吗？你听见我的心跳了吗？耳测一分钟228下。”

“嗯？为什么？”

“因为……”莫久久轻轻地拍拍安夏沫的肩膀：“我现在很幸福。”安夏沫没有说话，她只是再次将耳朵靠在莫久久的胸口上，半响才说：“我感觉不到你的心跳，只是感觉到你的胸部，耳测的话型号大概是36D？”

“……”暂停一秒，莫久久大声笑起来：“真的？你知道我最近都去美容院挤奶的吗？看来那几个男人的手还真的是比较有用的。”

！！！

安夏沫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耳边出现了三道黑线：“你让男人……”莫久久安慰地揉揉她的头发：“现在都21世纪了，作为新人类别那么封建啊。”

“你还真的是潮人……”安夏沫撇撇嘴上了莫久久的床，翻身就搂住她。莫久久把她的手打掉：“喂，现在都三十几度了？你不热啊。”

第61节：漫漫长夜(5)

“才不会，我心情好。”安夏沫毫不掩饰自己眼底的笑意。莫久久也笑了，随即把自己的大腿放在了安夏沫的腿上，心疼地捏捏她的鼻子：“你今天晚上一定又哭了，要不然鼻尖怎么红红的？”安夏沫在莫久久的耳边轻声说：“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和顾安凉重归于好了。”莫久久懒懒地掏掏耳朵。“你怎么知道？”安夏沫诧异地问。“你这个笨女人，你的脸上到处都写着，以后顾安凉那头猪就是我的专利了。”安夏沫疑惑地摸摸自己光洁的脸蛋疑惑地问她：“真的有这样吗？”

“千真万确。”

莫久久摘下自己的面膜扔在一边：“不要给我秀幸福，我现在非常非常的满足……”她笑起来的样子快乐地像一只偷了腥成功的小猫咪。

此时，莫久久的手机响起来，她拿出手机看见短信上写着亦辰两个字的时候炫耀地在安夏沫面前甩甩胳膊，“看见没有，我们家洛亦辰还在想着我呢？”安夏沫也好笑地看着莫久久，她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轻松都弥足珍贵，自己和莫久久已经什么时候没有这么快乐地微笑过了？

好想，一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珍视。

突然。莫久久的微笑仿佛来不及收回地僵硬在嘴角边，眼底的温柔暖意缓缓地被冰凉代替。窗外的乌云似乎更加厚重了一些，月亮透过漆黑的一片薄雾，地面上显得更加的苍白。

刚才还沉浸在欢乐中的心，突然被时刻绷紧的一根弦扯断了。安夏沫看见莫久久的手机上安静地显示着几个宋体的大字：我们分手吧。

我们分手吧。

就在莫久久刚才还幸福地像小女人一般炫耀自己爱情的时候，洛亦辰的手机上发来这几个安静的字，它们躺在莫久久的手机上，几个

无害的字，拼凑在一起却好像是有无数锋利的爪牙。仿佛能够想象到洛亦辰在编写这几个字时的淡漠表情。

“久久……”安夏沫惊慌地推推还处于震惊中的莫久久说：“对了，洛亦辰好像还不知道你们的真实情况，所以他才会误会你要分手的，只要你和他解释一下……”

莫久久的手一松，手机落在地上在寂静的夜里有着特别的响声。她眯着眼睛看着上方，声音恢复了刚才的不咸不淡：“如果连互相信任都不能做到的话，这样的爱情不要也罢。”说着她盖上了被子，将身体转向了另一侧。

“可是……”安夏沫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拿出自己的手机给洛亦辰打电话，却传来冰凉的机械女声：“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安夏沫觉得她们的未来正在一步一步地坠入深渊，就好像踩着云端前行。

莫久久紧紧地抓着被子的手在颤抖，无论是什么时候的她，都骄傲地像一只受伤的小野兽，只要有人踩踏了她的地盘，哪怕遍体鳞伤，她也不会善罢甘休。

可是……如果那个人不是想走进来而是想走出去呢?

莫久久自己营造出的假象都被现实的五个字彻底的淹没，尽管她现在只是痛得想弯下腰去，她却依然只能把自己的挺得笔直。尽管她现在只想打电话给洛亦辰，她却只能把手机丢在地上。如果连自己都不懂得爱惜自己，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就真的没有人会爱惜你了。

第62节：漫漫长夜(6)

上穷碧落下黄泉，再也寻不见。

“久久……”安夏沫不安地搂着她在被子里依旧瑟瑟发抖的身躯：“想哭的话就哭，我还在你身边。”莫久久却只是干笑一声说：“夏沫，明天我就搬离这里，我该回家去了。”

“回家？”安夏沫问：“为什么回家？”

“我要好好地面对林未央和林培源了，人不能总是一辈子躲避，而且，该结帐的也应该要结了。”莫久久的声音平静得让人听不出她的想法，安夏沫心疼地叹息：“好吧。”

“如果你想要回来的话，我和雨晴会去帮你拿行李。”安夏沫说：“莫久久，你不是一个人的。”

莫久久转过身抱着她：“我知道。”

……

无数的名车停在透明的车库里，各种各样的人穿梭在黑色西服的少年之间。

眼若星辰的沈若白只是呆呆地看着远方，那里的尽头一直没有自己等待的人出现，不知道是失落还是自嘲，他的嘴角在月光下显得苍白而凄凉。

苏泽谦再一次拨打黎初七的电话，仍旧是关机。夏雨晴奇怪地嘟囔：“不可能啊，她本来是要和我一起来的，但是我嫌她化妆太慢就自己打车先来了，那妖蛾子在镜子面前整整化了三个多小时，她没道理不来啊。”

“你确定？她不会在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吧。”苏泽谦推测。夏雨晴狠狠地打他的头：“你个乌鸦嘴，你在瞎说什么呢，黎初七那个女人比谁都精明，她怎么可能会出事啊。”

显然沈若白听见了这句话，他的脸瞬间像石灰一般煞白，他拿着钥匙奔向了车库，骑着最迅速也最拉风的黑色巨型机车在众人的惊讶

下率先离开。

“哇，好帅啊。”夏雨晴看着转眼消失在转角的沈若白说。苏泽谦则摇着头，他的心里就好像出现了一个电梯，不停地上下运作，心里极其不踏实。

“沈若白是怎么回事？”沈母刘若云气愤地走到苏泽谦面前：“这还在宴会，他怎么这么不懂事，泽谦，你也不会看着他点儿？”

“嗯……伯母对不起，我刚才，也没有注意。”苏泽谦赶紧低头认错，在素来以‘严厉’‘狠辣’著称在商界的一号女强人，谁在她的面前都感觉是矮了一截。

“真是差劲，一点儿教养都没有，我今天本来是打算给他介绍相亲对象的。”刘若云余气未消，却在看见走向自己的另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子后立刻堆满了虚伪的假笑：“真不好意思，周夫人，你看若白他……”

“没关系，这样的孩子才有个性。”

“也是啊，现在的小女孩不都喜欢我儿子这样的吗？”说话之间还是有掩饰不住地骄傲。

夏雨晴把苏泽谦拉得离两位老女人远了一点儿说：“嗯……那个女人……”手指着刘若云说：“他是沈若白他妈吗？怎么管这么多？”

“嗯，他妈妈就是这样的，从小就没有给过谁好脸色。”

“那沈若白真是可怜，从小就被他妈这种变态女人管，难怪长大了他爱玩女人，原来是在报复。”夏雨晴自觉自己说得有理，不住地‘嗯嗯’点头。苏泽谦却没有夏雨晴的好心情，他觉得爱情指示灯开始彻底地堕落堕落……如果在沈若白妈妈知道黎初七只是一个没身没分的女孩子时，那他们家恐怕要天下大乱了。

第63节：漫漫长夜(7)

此刻，在灯火通明的沈若白家，夏雨晴竟然轻喊一声：“你看，有流星。”她兴奋地指着天上，苏泽谦则是赶紧闭上眼睛，双手握成拳虔诚地在心里说：上帝，拜托你。

“呦，你怎么还相信这个，太幼稚了吧。”夏雨晴一脸地不可思议，苏泽谦温和地笑笑说：“若白已经走了，我们也回去吧。”

“嗯，等我一下……”夏雨晴跑过去又拿来了一篮水果：“这样好歹不吃亏啊。”苏泽谦好笑地看着眼前晶亮亮的夏雨晴，好像只要看见她，自己的一切愁绪都迎刃而解了。

“雨晴，能够认识你，真好。”

“我也这么觉得……谁要是认识我，真的挺好的。”

“……”苏泽谦笑出声音来，他给她拉开车门，因为自己的爱车拿去改修了，所以他开的是一辆马自达六，夏雨晴等到车开了才想起来：“现在几点钟了？”

“嗯，大概十点不到。”

“啊……”夏雨晴的声音脱得长长的，她抓狂一般：“完蛋了，我回不去宿舍了。”

“是啊，所以我也没有往学校的方向开啊。”苏泽谦说得理所当然，他的车四平八稳地拐向了另一个方向。夏雨晴看着周围越来越陌生的景物：“那你要开去哪儿啊？”

“我家。”说得更是理所当然：“这么晚了不回家还能去哪儿？”

“可是，可是……我，你……怎么？”紧张让夏雨晴说不出话来，但是如果下车的话，自己又只能留宿街头，她在心里打了半天的自我防御，最后大气凛然地说：“好吧，去就去。”

苏泽谦失笑：“又不是让你去董存瑞炸碉堡，干嘛说得好像是壮士就义似的……难道……”苏泽谦漂亮的脸靠近夏雨晴了，夏雨晴被苏泽谦突然放大的面孔吓了一跳：“你干什么？”

“没什么，我只是在想某人的思想不单纯。”

“什么不单纯……”夏雨晴将他慌忙地从自己身边推开：“我告诉你，我可没有认为和你回家就要做什么不该做的事情，我根本就没想过。”

“嗯，我知道了，你没想过。”苏泽谦把车子停在了自己家宽敞的庭院里说：“下车吧，单纯的‘没想过’小姐。”说着帮她打开了车门。

……

夏雨晴气闷地下车，看见了眼前这栋丝毫不比沈若白家逊色的别墅房子，她用力地敲打着他宽阔的肩膀：“你家怎么也这么阔啊。”

“要不然就沈若白他妈怎么会允许沈若白和我在一起玩。”苏泽谦不屑地对着白色的大房子努努嘴巴，“不过你要小心，我们家有……”话还没有说完，就看见一只巨大的藏敖向夏雨晴奔过来。

“啊——！”夏雨晴猛地一下子就跳到了苏泽谦的身上：“你——家——怎——么——有——狗——啊——！”苏泽谦防止她摔下去紧紧地抱住她：“当然是看门啊。”

“快点让它走。”

苏泽谦只能抱着夏雨晴把那只叫做‘小乖乖’的狗放回了狗笼子里，当两个人走到客厅里的时候，夏雨晴还在担心地朝外面看：“那家伙不会进来吧。”

第64节：漫漫长夜(8)

“放心吧，不会。”苏泽谦的手碰触到夏雨晴的背，突然，像是鞭炮一般被触碰的地方在身体里都燃烧出火花，夏雨晴的耳根通红。

夏日的夜晚。

宁静而带有几分神秘的色彩。

两个人的薄衫都几乎湿透了汗变得有些透明起来，能够感觉到彼此肌肤之间相互摩擦而升腾出的热气，夏雨晴有些不知所措，她说：“你放我下来。”

“哦，好。”说完，苏泽谦的手一松，夏雨晴立刻就做自由落体运动，‘砰’地一声掉在了地上，夏雨晴痛呼一声：“苏泽谦，你个天煞的，每次碰见你都没好事。”

“我哪知道啊。”美好的少年在水晶灯下是干净的宛如露珠的微笑，他抓抓清爽的短发，涨满在胸口的快乐仿佛那一刻，他拥有了整个世界。

夏雨晴是个宝贝。

世界上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宝贝。

过了不久，突然又从房间里传出夏雨晴杀猪的声音：“你家怎么没有人？”

“我是人啊。”

“我是说其他人。”

“都忙。”

“啊——！你们房间的门竟然都没有锁的。”

“就你那光看上身分不出男女的身材引不起我什么兴趣的。”

“你敢说我身材不好，我可有C罩杯，你太小看老娘了，我马上脱给你看。”

“啊……不要，你再是再脱一件，我喊非礼。”苏泽谦的喊声让门口的藏敖狠狠地叫了几声。庭院里的两棵樱花树在夜风的吹动下继续

像雪一样飘浮着花瓣。

美好安静的夜，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理解……

沈若白骑着机车一遍又一遍地在这条必经之路寻找黎初七。细密的汗水将他身上的黑色的衣服包裹住健硕的身形，他仔细地一个一个看着眼前路过的女孩子。

黎初七。黎初七。黎初七。

这三个字几乎已经涨满了沈若白的胸口，从来没有过的害怕，哪怕在他知道她跳楼的原因都没有这么害怕过，他总以为自己有着足够的自信和资本打败洛亦辰，可是今天……他突然有些恍然大悟地明白，自己真的是太自信了，自信到好像已经快要失去她了……

难以抑制的疼痛从身体里蔓延到思维的神经上，忽然地一恍惚，眼前的太过闪亮的车直直地横冲直撞而来，沈若白的车头一偏，狠狠地撞在了路边的行道树上。

沈若白在黑夜中疼痛的几乎呻吟出声："初七……初七……你在哪里？"

而事实上，沈若白也确实在今晚彻底失去了黎初七。

……

莫久久在黑夜中搂着安夏沫说："夏沫，你还记得亦辰曾经在宿舍里打过安凉一拳吗？"

"记得，不久之前的事情。"安夏沫回答她。莫久久叹息："可是，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这个孩子是顾安凉的，那么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安夏沫的眼里也突然惊讶起来："好像是啊，那……"突然她停止了未说完的话诧异地看着面如死灰的莫久久。

"你怀疑……"

第65节：漫漫长夜(9)

“不是怀疑，我是肯定。”莫久久从床上坐起来顺便打开灯，整个室内一片通明起来，她接着说：“我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情，一定是黎初七。”她闭着眼睛将脑海中的思路理整齐：“她曾经拿过我的U盘，只有我的U盘里才有博客的地址和密码，而且送我去医院的是沈若白，付账的也是沈若白，那么那些所谓的医药单和病历会在黎初七的手里也并不奇怪。”

“她为什么要这样？没有理由啊。”安夏沫还处于诧异之中，或者在冥冥之中，她还是想替黎初七开脱的，尽管她自己也曾经这样怀疑过，最后却狠狠地被私心否定了。

“她有理由。”

“……”

“她深爱着洛亦辰，甚至，她曾经为了洛亦辰而想去跳楼自杀。”莫久久语调平缓，字句清晰，安夏沫却觉得是一个质量无比强大的炸弹再一次来袭。她愣了很久都说不出话来，嘴唇无意识地抖动。

“亦辰和我交往时我就知道了，只是后来我看见黎初七和沈若白在一起就没有在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自己真是太大意了。”莫久久讽刺地挑挑嘴角，灯光下像野玫瑰般的娇艳四射。

安夏沫眼眸渐渐地黯淡下去，莫久久继续说：“沈若白也知道，所以他疯狂找女朋友的原因恐怕只是来维护一个男人应该有的自尊，他深爱黎初七，却也明白黎初七不爱他，所以他要向黎初七证明，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女人等着他去爱……”

安夏沫只是安静地坐在莫久久的身边，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安慰她，也不知道她究竟需不需要安慰，所以她只是握紧了莫久久的手，希望可以温暖她。

莫久久苍白地笑笑，摸摸安夏沫柔软的头发：“好孩子，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但是……”她紧紧地缩了缩身体，无声地宛如呓语：“如

果只有我一个人全部承担的话，太辛苦。”

“我明白，我明白。”安夏沫慌张地搂紧莫久久，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安夏沫觉得自己是最懂莫久久的人，她武装的一切强大其实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

莫久久的心，千疮百孔的心，其实比世界上任何一种质地，都要柔软。

两个人在安稳的夜色中再次相拥着沉睡过去，莫久久脸上的几点泪痕也被风干了，不知道过了多久，莫久久等到安夏沫彻底睡熟的时候才走下床捡起自己的手机，她回复给洛亦辰一条信息：“嗯，我答应你，我们分手吧。”

莫久久打开窗户，夜风让她的头脑更加清醒，她突然想起洛亦辰告诉她的故事，心狠狠地被鞭子抽了一下，却不知道究竟是在为谁心痛。

黎初七认识洛亦辰的那年她才小学三年级，而他已经进入了初中，两个人虽然在一个学校，但是因为不同的年级被分在了南北之间最最远的教学楼里，初始还并不认识。

那天，洛亦辰放完学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看见有几个小个子的男生在欺负一个穿着白色裙子灰头土脸的女孩子，洛亦辰立刻燃烧出正义之气，在初中生的面前那几个小孩子狼狈地离开了，洛亦辰帮黎初七擦干净眼泪，又给她买了一个水果糖。

这就是两个人并不浪漫却开始纠缠的起点。

此后所有的人都会嘲笑洛亦辰身边的‘小跟屁虫’，起初洛亦辰总是很凶恶地让黎初七离开，但是黎初七除了眼底溢满晶莹的泪水之外就是倔强地跟着他，甩都甩不开，后来时间长了，洛亦辰才知道，黎初七只有一个妈妈，爸爸早在她出生那年车祸离世，因为她在班级里的不合群和好成绩，经常有成帮结派的孩子们以欺负她为乐趣。

久而久之，洛亦辰便不再赶她离开，甚至在每天放学的时候等着她一起回家，因为每次在看见黎初七被一帮孩子围着打的时候，洛亦

辰就气愤得好像一只小野兽，他赶走那群孩子后就心疼地将哭成泪人的黎初七小心翼翼地抱在怀里轻哄。

彼时的洛亦辰，已经是眉目清秀的样子，亚麻色的头发遮挡住漂亮的双眼，看见黎初七的时候总是扯出美好而纯洁的微笑。

而那时，小小的女孩子心里已经有了不一样的波澜，如果自己的生命中一直出现这么一个人，他以保护她为己任，而且会心疼她的眼泪，再加上干净透彻的容颜。

洛亦辰就已经成了她的天，她的地，她世界里的一切，童话里的王子都像洛亦辰这个样子的，有着俊逸的外表和保护公主时温和的胸膛。

黎初七一直都有根深蒂固的思想，那就是能够陪洛亦辰走到最后的永远只可能是她自己，哪怕他现在有无数的女朋友。

是的，那时上了高二的黎初七已经经历过洛亦辰至少双数以上的女朋友，虽然各有风韵，但是黎初七每次都有条不紊，对于胜利她总是十拿九稳，每次约会的时候，黎初七都会拉着洛亦辰的右手，而他的现任女朋友会怨恨地拉着洛亦辰的左手，三个人以奇怪的组合出现在各种娱乐场所。

那时，她天真的以为，洛亦辰是在等自己长大。

直到有一天，洛亦辰的身边出现了像妖精一般美丽的，具有绝对威胁性的莫久久，黎初七才觉得自己错得离谱，在这场还没有开始的战役，她才发现，洛亦辰并没有赐予她两军交战的筹码。可是……有过曾经那么多次成功搅局的事例之后，黎初七利用同学沈若白查到了有关莫久久的一切。

于是，高考填报志愿，甚至有意分在同一个宿舍里，都是有计划进行的，唯一一件在计划之外的事情便是，她不得不承认，莫久久是一只天鹅，永远地鹤立鸡群于上，而她自己，哪怕是站在与她对立的舞台上，竟然还是不小心喜欢上了这只美丽高贵的天鹅。

喜欢到，不忍心去伤害。